

負曝閒談評考

徐一士評考

遠園原著





時事新報——活潑顯豁的編輯

本報審察時勢之需求，顧全閱者之福利，所以需竭力顯豁，雖全報包羅萬象，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無掛漏之處，披閱全報，但覺精神煥發，活潑淋漓。

時事新報——光芒四射的評論

本報之評論，正氣磅礴，犀利絕倫，說人入所欲說，人人所不能說，不致說，為民衆之先驅，輿論之中堅，內外推崇，夙負盛譽。

時事新報——專家編輯的刊物

本報為活潑豐富，研究專門學術起見，特約專家，編譯各種刊物，分「特刊」與「週刊」兩種，俱係極有價值之名實作品，每日增換，周而復始，茲將各種名稱，分列如次

發行日期	特刊名稱	週刊名稱	附註
星期一	滬論	電影	(特刊) 隨正張發行，不論外埠，本埠，皆得閱讀。
星期二	現代家政	兒童	(週刊) 祇限本埠發行，外埠須另加報費
星期三	政論	攝影	
星期四	銀行與信託	國貨	
星期五	新醫與社會	飲食	
星期六	科學	馬達世界	
星期日	星學學燈	電學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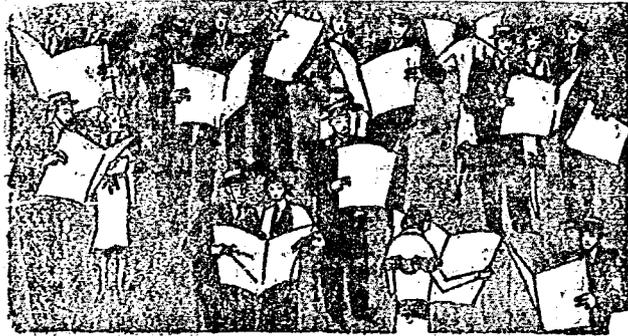
社：對本報之信仰力。有下列三點，可以知之。

發生大事變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如何紀述！

發生大問題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如何意見！

發生大困難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主持公道！

此種觀念，已普遍潛伏於全國民衆之心頭，真以本報態度，剛正明達，為公衆所信仰，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致之，故一二人之寇犯，本報每日銷行二十五萬份，開報早銷數之新紀錄，而本報又以服務社會為唯一之信條，代表民意，作民衆之喉舌，是以不備時局變化之際，一時盛行，平日銷數，亦日有遞增，蓋社會名界，早已認識本報之價值地位矣。



國家多事之秋

人人必讀國人自辦之

英文
大陸報

本埠 外埠

定價

一月	三月	半年	全年	全年
一元五角	三元五角	七元五角	十一元	二十四元
三元	九元	十五元	三十元	三十五元

學生須由學校證明另有優待辦法

大陸報館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一五四二一六

The China Press

四社文庫

乙部 第六種

負曝閒談評考

蘧園原著

徐一士評考

四社出版部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負曝閒談評考

原著者 蓮園
評考者 一士

目次

序	
第一回	用直鎮當筵說嘴 元和學擲稟傷心……………
第二回	沈金標無顏考月課 柳國斌得意打鹽梟……………
第三回	什長有才擊船獲利 老爺發怒隔壁擔心……………
第四回	裝模樣鄉紳擺酒 運財物知縣貪賊……………
第五回	兩角洋錢動嗟輪舶 一封電報敗興勾欄……………
第六回	家室勃谿闊買辦無端忍氣 園林消遣窮候補初次開心……………

第七回	恣遊覽終朝尋勝地	急打點連夜走京師	五三
第八回	崇效寺聊寄游蹤	同慶園快聆妙曲	六一
第九回	失鑽戒大人恨小利	誑冤桶賤價得名駒	七一
第十回	試駘驂天橋遠步	放鷹犬西山打圍	七九
第十一回	鄉秀才省闈觀光	老貢生寓樓談藝	七八
第十二回	講維新副貢失蒙館	作冶遊公子出學堂	九九
第十三回	講哲學妓院逞豪談	讀薦書寓齋會奇客	一〇九
第十四回	安壇第改裝論價值	蒼芳里碰和起競爭	一一九
第十五回	入棧房有心學鼠竊	辦書報創議起鴻規	一三一
第十六回	開書局志士巧賺人	得電報富翁歸視妾	一三九
第十七回	出鄉里用心尋逆子	入學校設計偏衰親	一四七
第十八回	仗義疏財解圍茶館	賞心樂事並誓名園	一五五

第十九回	化冤錢巧中美人計	打急電反動富翁疑	一六三
第二十回	學切口中途逢小竊	搭架子特地請名醫	一七一
第二十一回	掉畫船夕陽奏簫鼓	開綺筵明月照琴樽	一八七
第二十二回	祝萬壽藍頂耀榮華	借十金綠毛招禍患	一九五
第二十三回	斷烏龜難爲堂上吏	賠烏雀訛盡路旁人	二〇三
第二十四回	擺架子空添一夜忙	鬧標勁浪擲萬金產	二一三
第二十五回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	二二一
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總督受驚惶	入禁省章京逞權力	二三一
第二十七回	紫禁試說軍機苦	白屋誰憐御史窮	二三九
第二十八回	急告幫窮員謀卒歲	濫擺闊敗子快遊春	二四九
第二十九回	坐華繩像姑獻狐媚	入賭局狎友聽雞鳴	二四九
第三十回	割靴腰置酒天祿堂	栽觔斗覆試保和殿	二六五

序

負曝閒談這部小說開始出世，在前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和南亭亭長李伯元（寶嘉）的文明小史，洪都百鍊生劉鐵雲（鷗）的老殘遊記，是小說界同時的出品。牠們都是在中國小說定期刊物的老前輩繡像小說裏發表的。文明小史由第一期登起，共六十回，即有單行本。老殘遊記由第九期（癸卯）登起，登了十三回就打住了；後來經著者加以增補，成功了二十回的單行本。（大縣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蟻分送饅頭。）在繡像小說本是第十三回，到了單行本，成爲第十四回了。這一回的後頭添了六回，却在第十回『驪龍雙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聲叶篋襪』的後頭添了『疫鼠傳殃成害馬，獼犬流災化毒龍』一回，算是第十一回；於是乎繡像小說本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回，遞降做第十三、十四回。除所增補之外，兩本之間，字句上也還有不同之處，這一層，現在看老殘遊記的人們，多不知道了。胡適之博士的老殘遊記序，頗有相當的考證；但是這一個板本問題，

他却並未道及。至於負曝閒談，則由第六期（癸卯）登起，共登三十餘，以後沒有出單行本。時隔三十年，現在一般人知道這部書的很少了。

想當年，繡像小說纔發行，先慈就訂了一份，每期到了之後，先慈看過，便由我同吾兄蘇佛、凌霄及弟姪輩，大家輪流着看，也可以說搶着看；看完了，必要談說評論一陣，真是津津有味。近年偶一回想，覺得童年樂事，儼如昨日，而歲月如流，已三十年矣。當時我和凌霄對繡像小說中所登的各種小說作品，所最感興趣的，就是負曝閒談，其次纔算老殘遊記，如文明小史等等，更在其次了。到了如今，老殘遊記歷經名家品題，聲名大震，久而愈著。文明小史也還爲一般人所耳熟能詳，惟獨這部負曝閒談，除了前兩年我曾在北平京報上略爲說及之外，沒見有人談起，可算得顯晦有時。

這部小說，是一種描寫社會的諷刺小說，可以說是學儒林外史的，不過所描寫的方面不盡同。魯迅（周樹人）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民國十二年出版）裏論儒林外史說：

「……：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獨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骨幹，僅驅使各種

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鑄，各爲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

負曝閒談的價值，這段考語，也大致可以加得上。和負曝閒談同時代的含有諷刺性的社會小說，出品，學儒林外史的頗多。胡適之博士在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作於民國十一年）論及牠們的關係，說得很透徹。

「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學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這部書在文人社會裏的魔力可真不小！一來呢，這是一種創體，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二來呢，儒林外史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話，最普通，最適用。三來呢，儒林外史沒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拆開來，每段自成一篇；鬥攆來，可長至無窮。這個體裁最容易學，又最方便。因此，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小說體，就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

他在這「南方的諷刺小說」一類，舉出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說「全書的體例與方法，最近儒林外史」）文叻小史（說「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吳研人（我佛山人）的二十

年目觀之怪現狀，（說『還是儒林外史的產兒，有許多故事還是勉強穿插進去的。』）是與儒林外史有香火因緣在。負騷閒談亦正當歸入這個圈子裏，因為沒有刊印單行本的關係，胡博士未曾留意，所以一字未曾提及。

這種把儒林外史和清末的所謂『南方諷刺小說』都算作諷刺小說併為一談的辦法，魯迅不以為然。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把『諷刺小說』這個大好頭銜，作為儒林外史的專用品，書中清之諷刺小說一篇，專說儒林外史一部小說。而另外定出一個『譴責小說』的目標，來收容官場現形等等。他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尙駸若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傲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掙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癥，顯其敝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變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意深露筆

無藏錄，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藝之相去亦鮮矣，故則謂之譴責小說。其作者，則簡亭亭長與我佛山八名最著。」

清末之譴責小說一篇裏頭，他所舉的，除官場現形記、文叻小史、二十年目視之怪現狀之外，有老殘遊記和東亞病夫（曾孟樸）的孽海花兩種，同爲譴責小說的代表作品。（後兩種胡博士論「南方的諷刺小說」也都說及，不過沒有個別的和儒林外史並論。）至於負曝閒談，或許是因爲沒有單行本，所以也和胡博士一樣，沒有提及。

胡博士看了中國外說史略的說法之後，太爲贊成，在他的官場現形記序（作於民國十六年）裏說：

「……魯迅先生這樣推重儒林外史，故不願把近代的譴責小說同儒林外史並列，這種主張是我很贊同的。吳敬梓是個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肯夢想靠做小說吃飯，故他的小說是一部全神貫注的著作。他是個文學家，又受了顏習齋、李剛主、程綿莊一派的思想的影響，故他的諷刺能成爲有見解的社會批評；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諷世；他的見解高，故能

「哀而不慍，微而婉。」近世做譴責小說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為餬口的方法，他們所譴責的往往都是當時公認的罪惡，正不用什麼深刻的觀察與高超的見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畫，過度的形容，便可博一般人的歡迎了。故近世的譴責小說的意境都不高，中如劉鶚老殘遊記之揭諱官之惡，真可算是絕無而僅有的特別見解了。」

他同情於魯迅之說，也把所謂「譴責小說」的弱點指摘一番，但一方面他對於這類小說的優點，在這篇文章裏說來也甚剴切：

「……當時中國屢敗之後，政制社會的積弊都暴露出來了，有心的人都漸漸肯拋棄向來誇大狂的態度，漸漸肯回頭來譴責中國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敗，社會醜醜，故譴責小說雖有淺薄顯露，溢惡種種短處，然牠們確能表示當日社會的反省的態度，責己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社會改革的先聲。人必須自己承認有病，方才肯延醫服藥，故譴責小說暴揚一國的種種黑暗，種種腐敗，還不失為國家將興，社會將改革的氣象，但中國人終是一個誇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被誇大狂的心理趕跑了……在這一個人「諱疾而忌醫」的時代，我們回頭看那班

敢於指斥中國社會的罪惡的譴責小說家真不能不脫下帽子來向他們表示十分敬意了。」
魯迅所謂「命意在於匡世」也頗是這個意思，不過沒有翰之發揮得酣暢罷了。魯迅在他那篇的結尾說：

「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於謗書；又或有謾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

可見他雖不甚滿意於所謂「譴責小說」而亦認爲究非那些夠不上「譴責小說」能

負曝開談若照胡博士先前的說法，應該也列入「諷刺小說」那一類，裏若照魯迅的說法及胡博士的「中年定論」，這四個字是我隨便杜撰的，不大妥當，姑且用罷，望老博士別挑剔。」
那就可以擺在「譴責小說」裏頭。其實嚴格說起來，儒林外史中，何嘗沒有「譴責」，「過甚其辭」，「過度的形容」牠也豈能盡免所謂「譴責小說」的幾部書，又何嘗全沒有「諷刺」的意味？所以這兩個領域之間，實在不是有什麼銅牆鐵壁，把牠們的界限隔的很嚴，而且正可以說是有息息相通的關係。所謂「譴責小說」多數是學儒林外史，尤其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胡博士雖然有「

中年定論，然而他先前的說法，仍然是站得住的。由是觀之，負曝閒談說牠是一種「譴責小說」可以說牠是一種「諷刺小說」也可以說牠是一種「諷刺而兼譴責的小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蓬園新著』是繡像小說所登負曝閒談上的四個字，究竟蓬園姓甚名誰呢？這個疑問，我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會記得當年有人說過，就是撰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不過這似乎是指測之詞，沒有什麼佐證。就作風看來，不無相似的地方，但是技術上，負曝閒談比着小史和現形記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如有人知道蓬園確實是誰，告訴我，十分感謝）比起老殘遊記來，牠們的體裁不大一樣，閒談的布局，不如遊記來的較為完整，也沒有什麼「絕無而僅有的特別見解」。不過像遊記裏令人討厭的方士派的迂談謬論和怪事，閒談裏也是沒有的。（譴責清官，誠然是劉鐵雲的拿手好戲，但是他的意見也有太偏執的地方）

閒談工於描寫，筆墨極超脫，極靈活，趣味最為濃厚，除以諷刺或譴責的意味來烘托或描寫社會的罪惡或醜態之外，寫景狀物，都有特長。生趣盎然，情韻不匱，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實在是很值得

稱贊的。

牠的優點，我既略表；牠的劣點，我也須說出，以見我並非在這裏替牠胡亂宣傳。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之流的通病，負曝閒談也是有的，（所以有人說牠也是南亭亭長做的，）牠還有一樣毛病，就是有時好剽襲前人說部裏的材料；雖不甚多，終是疵累。總而論之，可以說牠『瑕瑜互見，瑕不掩瑜』。牠的壞處，不可掩飾；牠的好處，尤其不容磨滅。我們如不求全責備，牠在清末小說界應有之相當的價值和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呀。

吾友天廬，自主編青光，屢次向我徵稿。我因為事冗而且多病，加之家裏又遭了一件極悲痛的事情，心緒惡劣，與致索然，以致久久未能踐諾，可是老惦記着這樁未了的心願。最近他又有信來說：『青光打算登一種孤本的舊小說，叫我替他找上一種，並且要我做點說明和考證。這一次我實在不便再有推宕了，可是究竟拿什麼小說來貢獻好呢？想來想去，我便想到這一部黠黠三十年的負曝閒談，繡像小說久已絕版，牠所披露的小說，有若干種印了單行本，而這一種却是並未單行，去年一二八之役，商務印書館的藏書寶庫，付之一炬，在其本館裏是否還有這件東西整份的收存着，已是

問題。說到『孤本』二字，我所收藏的這一部負曝閒談，也可算得是『孤本』了，於是我便決定拿來加以標點，（書中偶有錯字，也順手校正。）試牠一試，我不敢吹什麼『發潛德之幽光』，庶不負作者一番苦心耳。

看了這部小說，三十年前的中國各種社會的情態，如同活動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複演在我們面前。所寫的情形，有從前如此，而現在還是如此的；有從前如此而現在已經不如此的；也有從前如此現在形式上已經不如此，而精神上仍然是「一線相承並非不如此」，所謂「換湯不換藥」的撫今鑒昔，足資反省，更屬意味無窮。其筆墨的好處，也很可供文學上的欣賞。

我不敢說有胡博士的『歷史癖』，『考據癖』，不過近年來也歡喜東塗西抹地做點小考證文字，對於負曝閒談的內容，也打算隨意考證考證，並且附帶着加點批評，冀爲閱者之一助，所以把蓮園的負曝閒談的原文，附上我的評考，總名之曰負曝閒談評考。

既然把這部書貢獻給清光，轉而向學者諸君貢獻，寫一篇序文，作相當的介紹和說明，在我似乎是不容辭的一件事情，不過我是個不會做什麼有系統的文章的，只好夾七夾八地亂寫一陣，

也就勉強算一篇序文罷。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在北平徐一士。

負暁閒談評考

序

三

負曝閒談評考

第一回

知直鎮常筵說嘴
元和學擲稟傷心



原著者 遠園
評考者 一士



俗話說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單說這蘇州，自從吳王闔閭築了城池，直到如今，那些古跡，都班班可考，不要說甚麼唐宋元明了。却說蘇州城外，有一所地方，叫作知直，古時候叫作俞里，千家詩上『俞里先生烏角巾，』就是指牠而說。這知直姓陸的人居其大半，據他們自己說，一個個俱是陸龜蒙先生的後裔。明哲之後，代有達人，也有兩個發過榜，做過官的；也有兩個中過舉，進過學的。列公不信，只要到三高祠門口，看那報條，貼得密密層層，有兩張新鮮的，有兩張被風吹雨打得舊的，都寫着貴祠裔孫某某大人，某某老爺，某某相公，攀了指頭也算不了。春秋二祭，城裏撫台派了官下

知直鎮常筵說嘴

元和學擲稟傷心

來，開着鑼，喝着道，到祠堂裏主祭。旁邊站着房分族長，朝珠補掛，頂子花翎，沒有一個不是鄉紳面孔。所以用直那些挖泥挑糞的平頭百姓，都敬重姓陸的如天地鬼神一般。

於今單表一個姓陸的人，單名叫鵬，表字霄翥。他父親陸華，務農爲業，平日省喫儉用，掙了幾十畝肥田，又蓋了三四間瓦房，家中又養了兩三條耕牛，糴了十多擔糧食。用直人眼淺，奉承他，稱他作財主大老官。陸鵬自小有些聰明，他老子花了三百文一年的束脩，把他送在村塾裏念書。不上數月，斗大的字就認識了不少；念到了三四年，更是來熟了，寫封把不要緊的信，雖有幾個白字，人家看了都還懂得。於是用直鎮一傳十，十傳百，都說陸家孩子將來是個人物，這風吹在陸華耳朵裏，自然是歡喜。

等到陸鵬十五六歲，他老子叫他跟了一個本家叔子，開筆作文章。這本家叔子雖是個老童生，到了縣府考覆試團案出來，總有他的名字。學台大人也會賞識過，說他文章做得平正，就可惜解錯了題，幾回要想進他，幾回又把他攔下了。他負此才學，不能見用於時，也就無志功名，在鎮上招幾個走從學生，一年弄個三四十吊錢，將就度日。那天陸華園親自把兒子陸鵬送過來，求他指教，兩面言

明每年束脩六吊，還有一錠銀子一封的贄見，他何樂而不爲？滿口答應了。從此以後，要陸鵬拿些錢交給航船上，叫航船上到城裏書坊店買了幾本啟悟集之類，朝夕用功。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鵬已是十九歲了，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順就是「起承轉合」的法子，也會了個齊全八套。他叔子有天對他說：「你有了這點本事，可以去考他一考了，自古道：『一場中莫論文。』」一戰而捷，也是難說的事。」陸鵬聽了，回家與他老子陸華園商量，他老子陸華園一方攛掇，叫他去考。當下收拾行李，雇了一隻柴船，父子兩個一同進城，到了考棚左右，看明白了告示上開考的日期，又尋到禮房買了卷子，爲着要搭幾個砂壳子的小錢，和禮房大鬧，經旁人勸散。

考過縣考，取了名字，接著府考。府太爺姓錢，名有用，旗人出身，當過筆帖式，滿文却十分精通，漢文上就不免吃虧了。幸喜幕中一位老夫子是個通品，無論那一路文章他都識貨。陸鵬的卷子，恰好落在他手裏，打開一看，原來做的是「宋冠題」，却還清楚，便取了覆試。一連兩覆，到了三覆的時候，因爲搶粉湯包子吃，被人推跌了一個筋斗，一隻右手登時青腫起來，不能拿筆，只好氣憤憤的回船坐着。因他終覆跌壞了手，沒有進去，發出長案，取在五十多名上。陸鵬看看離着道考尚遠，父子兩個

趁了原船，回到州。

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知道姪子府考取了終榜，過來道喜，說：「我說如何，頭一遭就高高取了，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不瞞你們說，我觀場的時候，府考連卷子都不曾完，除了名，扣了考；只得改了名字補考，整整用了四吊多錢，纔得上道考，到現在想着還是肉痛的呢！」他老子陸華園再三致謝，說：「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所以把這麼一個糊塗孩子都弄明白了。道考如果僥倖，那時候要好好送幾擔陳米，補補你的情。」他叔子說：「那到不在乎此。」又說了些別的話自去。

過了數日，便是關帝菩薩聖誕，角直鎮上，大男小女，都要到關帝廟去進香，這廟在王家村後樹陰裏面，房屋甚是寬大。到了這日，廟祝清早把地面打掃淨了，便有許多燒頭香的一羣去了一羣來。到了晌午，有個王家村上的王老爹，備了副三牲，整齊了衣帽，來替關帝菩薩祝壽。住持和尚法雨，曉得是大檀越到了，趕忙出來招呼着，擺上茶盤，斟上茶，請王老爹坐下。恰好陸鵬也來了，法雨便請他陪客，二人本來認識，彼此閑談着。王老爹抹着鬍子道：「陸相公，你不日就是秀才了！我却記得你抓週的日子猶如在目前一樣，叫我怎樣的不老！」陸鵬道：「可不是麼？」王老爹又道：「陸相公，你們

老人家巴了一輩子，纔巴了你這麼一條根，也不枉東廟裏燒香，西廟裏還願！再過兩日，他倒要做老封君了！說罷哈哈大笑。

少時擺飯，甚麼豆腐，粉餛，素菜，索粉，大盤大碗的端上來。除掉王老爹和陸鵬兩個，法雨又拉了幾個做買賣的來，坐了一桌。陸鵬一面吃着，一面說道：「前兒府裏終履，照例有一席酒，是大廚房備的。燕窩魚翅海參那些，倒還不稀罕，有一隻鵝，裏面包着一隻鷄，鷄裏面包着一隻鴿子，鴿子裏面包着一隻黃雀，味道鮮的，了不得！」同桌一個做買賣的，便把筷子放下說：「阿彌陀佛！一樣菜傷了四條命，罪過不罪過呢？」陸鵬板着面孔道：「你們沒福的，吃了自然罪過，我們却不相干！」另外有一個又嘴道：「陸相公，據你如此說法，你是有福氣的了！」陸鵬臉上一紅道：「怎麼沒有不要說別的，就是府太爺下座來替我們斟一巡酒，要不是有福氣的，就得一個頭暈栽了下來！你倆當是頑兒的麼？」當下衆人聽了他的話，默默無言，一時吃完，各自散去。

不想陸華園有日爲了跟西莊李家耀麥子，李家一會說他升斛不對，一會說他麥子裏又攪了幾句，李家倚着人多勢衆，就打起來。陸華園捱了幾下拳頭，心不甘服，便千方百計的想

出出氣兒。他有個小舅子，叫周老三，是在城裏元和縣當快班夥計。自己特特爲爲費了三四文，雇船錢，趕到城裏，找出小舅子，那裏知道，他小舅子跟着本縣大老爺到黃城相驗去了，要三四天纔回來。他小舅子有個妹子，是他的小姨，留他住下，問明來意，就說：「這個不妨，縣裏的針線娘，跟我就如親姊妹一般，讓我過去言語一聲，託她在裏頭幫忙。外頭的事託了老監，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陸華園千恩萬謝。

不上五天，他小舅子果然回來了，陸華園見了面，如此長短，述了一遍。周老三把帽子一拚，拿小辮子望頭上一盤，說：「這還了得！不是太歲頭上動土麼？」趕忙出去找着頭兒，細細的商量了半天，又叫代書做了張呈子，說是行兇傷人。陸華園裝作受傷，弄了兩個人扶着，扶到縣裏。

元和縣大老爺把呈子看了一遍，叫作作下去驗傷。作作稟說腰裏有傷一處，大老爺離座一看，却一些影兒都沒有，便問作作：「既然有傷，爲什麼瞧不見？」作作回說：「這是內傷。」縣大老爺道：「胡說！」作作嚇得連忙退下。又問陸華園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沒有？」陸華園說：「有一個兒子。」縣大老爺說：「你兒子爲什麼不來？」陸華園道：「小的本來要他同來的，他說：「一字入公門，

九牛拔不出。」縣大老爺道：「更胡說了！」把呈子丟了下來，不淮。

陸華園回到他小舅子家裏，互相埋怨。周老三想了半日，想出了一個主意道：「何不叫外甥卜來，只說他也在場被打，叫他到學老師那裏去哭訴，學老師准了，移到縣裏，縣裏不好意思不答應他。」大家都說：「有理。」周老三隨即替他姊夫寫了一封信，燒上許多香洞，專差一個人下去，把陸鵬偏了上來。陸鵬心裏不情願，對他老子說道：「鵬是你闖的，於今却要我出頭，我那裏有閑工夫管你的帳？」他老子再三央告，陸鵬方始允了。

次日照計行事，陸鵬去了。等到下午，只見陸鵬忿忿的來了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說：「你們用的好計，那知依舊落了空！」大家問起情由，陸鵬道：「不要說起！我跑到學裏，門斗進去回了，足足等了三個時辰，學老師纔出來，我把情節說上去，學老師說我多事，把稟擲在地下，他竟自進去了。」說罷，在袖中拿出稟帖，面上果然有許多泥跡。大家面面相覷，正在沒法的時候，忽然闖進一個人來，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各省提督學政的官兒，明朝和清朝的制度不同。明朝各省（那時正式名稱不叫「省」，叫「布政司」）不過沿着元朝的「中書行省」下來，「省」也還是通稱。不設提學道，簡稱為「學道」。本官是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北直隸和南直隸，是派監察御史督學，叫做「學院」。清初也還有學院和學道之分，未久即廢止學道，各省一概改官為差，派京官提督學政，全成了學院了。不過被派的京官，是從侍郎起，以及內閣學士，京堂，翰詹科道，部曹，內閣中書，比明朝的學院專放御史（道）範圍廣得多而已。學道考試叫做「道考」，學院考試叫做「院考」。本書寫的是晚清故事，陸鵬經過縣考府考之後，自然便是院考，乃有「離着道考」云云，實在應作「離着院考」云云方合。然而這却不算本書之錯，因為當時世俗相沿尚多稱「院考」為「道考」，書中也不妨從習慣而稱了。（儒林外史所寫的事情，託之於明朝，而明朝學道和御史

督學別分著者吳敬梓也就沒有弄清楚。

陸鵬說嘴一段，寫一當時勉強算個起碼的智識階級人物對人狂吹，頗爲有趣，大有儒林外史上匡超人、牛浦郎等之風味。他所說「府太爺下座來替我們斟一巡酒，要不是有福氣的，就得一個頭暈栽了下來」云云，這種「福薄災生」的奇談，我們中國人是向來有如此說法的。戲劇裏天齊廟（亦稱斷后）這一齣，演包相爺拿請瞎婆上坐受自己磕頭來試驗她是不是太后，他大磕其頭，而瞎婆坐着昂然不動，並沒有「一個頭暈栽了下來」於是瞎婆之爲太后，確鑿無疑了。你看包相爺剛要跪拜時的警告：「瞎婆，你要坐穩了」是何等的嚴重呀！這還是「戲」而已矣。而此類之事，見於古來文人記載的，也往往而有。如南唐人 尉遲渥的中朝故事說：「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在廳欲食時，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罇，食及數口，梳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好利害！常人吃宰相堂飯，便要送命，府太爺雖比不上宰相，然而被他斟酒，福薄的如何當得起？又宋人 朱弁的曲洧舊聞說：「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公在童觀時，嘗從郁老先生學，至是首入

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於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不數月果卒。」你看靈不靈？如不是「兩朱衣掖之」，「丁謂磕頭的時候，這位鄉曲小儒說郁老先生安得而不登時？」一個頭暈栽了下來？」書中所寫陸鵬的鬼話，可以說和我們古來號爲有學問的人的見解在系統上是有關係的。

第二回

沈金標無顏
柳國斌得意打噴鼻

却說這人闖了進來，大家定睛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周老三的夥計，走的氣急敗壞的，說：「頭兒，老爺叫了你兩遍了！你還不去麼？」周老三正躺在舖上抽着鴉片煙吃，趕忙爬起來，他頭上那頂帽子，本來只賸一根帽簷兒扣在脖子底下，那帽子却撇在腦後，用手往前一推就是，站起來，頭也不回，跟着他夥計到了衙門裏。知縣正坐在堂上，問了兩件別的公事，周老三退了下來。

剛剛出得頭門，覺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老三那裏去？」引轉頭來一看，原來是槍快王九說：「老九，我倒被你嚇了一跳。」王九說：「咱們去香一筒好嗎？」老三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箇呵欠，把眼睛揩揩，一聲兒不言語。王九說：「你放心不要你請啊！」老三方纔搖搖頭道：「那倒不在乎此，我還有差使。」王九道：「你別弄鬼了，跟着我走罷。」說畢，拖了老三就走。老三搭趂着一同到了一家小煙館，推門進去，裏面橫七豎八有十幾張舖，也有做買賣的，也有縣前朋友。老板過來招

呼道：『周頭兒，王頭兒，請這裏來。』二人對面竊下，王九讓老三先燒。老三道：『我剛抽了幾口，還是你先燒罷。』原來老三是要吃熟槍的，第一口冷槍，白費了許多煙，不能過癮。王九知道他這個脾氣，自己使嚙嚙吃了幾筒，然後再與老三。

二人正在談心，瞥見一個人，頭上戴着八品軍功，倒拖着一桿洋槍，拿着一塊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一脚跨進了門檻。板迎着說道：『老爺，今兒恭喜是超等。』那人撒着廬州府腔道：『你妹子說甚麼超等，一等多不等！』周老三母王九纔知道他是候補武官，今兒上轅門考月課，打靶子回來的。別轉頭來，又見他探帽子，脫衣裳，一面叫道：『快給我排十灘煙！』煙館裏的夥計拿了過去。又叫道：『快給我去端麵，另外打四兩高粱！』忙得個不亦樂乎。旁邊舖上有兩個老頭兒在那裏竊私語道：『像他這樣子，將來打起仗來如何呢？』一個老頭兒答道：『他到了那個時候，我知道他準是躺在地下等死！』這話不打緊，倒把周老三跟王九兩人引的大笑，當下周老三跟王九吃完了煙，會了鈔自去，按下不題。

却說這位打靶的老爺，姓陳，名金標，安徽省合肥縣人氏，出身是在江湖上耍拳弄棒，有年在

杭州梅花碑底下擺下場子，胡亂弄幾個錢混飯吃。因他四門開得好，蒙本處提標營營官的少爺賞識了，替他補了一分糧，又給了他一道八品軍功的獎札。過了一年，便升什長，由什長升哨官，把他興頭的了不得。駐紮鳳山門汛地，這鳳山門外有個小小的市集，不過百十家人家，却還熱鬧。

有天，沈老爺正伏在桌子上打盹兒，猛聽得外面大喊大叫，合着一片鑼聲，心上着了一驚，打發一個副爺悄悄的往後門溜出去打聽，原來是鎮上鬧強盜呢，把個沈老爺嚇得魂不附體。正待叫手底下的關門，找石頭把門頂住，禁不住鎮上的百姓飛風也似的來報。沈老爺一想不好，若待出去，那些強盜都是亡命之徒，我若被他害了，豈不白死；若待不出去，將來被上司知道了，這個罪名可喫不起！一時心上就如十五個吊桶在那裏七上八落，到後來，咬咬牙齒，硬硬頭皮，吩咐手下副爺，搨了洋槍，自己騎着一匹別人家的馬，一面催手下那些副爺進發。那些副爺東藏西躲，總在沈老爺的馬前馬後打轉，沈老爺發了極了，嘴裏就罵他們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這些膿包，一個都沒有中用的麼？」正罵着，忽聽前面樹林裏的一聲，沈老爺在馬上着了忙，對手下的副爺說：「你們趕緊跑到前頭去看看，看看這鎗是空鎗還是實鎗。要是空鎗，我老爺可不怕。」那副爺尋思道：我們

這位老爺，他的膽量比葉還大，不要管別的，我姑且哄他一哄再說。主意定了，往前奔了幾步，轉了一個灣，隨即縮回來。跑到沈老爺馬前稟道：「不好了！不好了！強盜就在面前了！」沈老爺登時面如冬瓜一般的青，忙說：「回馬，回馬！」那裏知道那匹馬兩天沒有吃草料了，餓得在槽頭上打覘，被副爺們硬牽了出來，裝上龍頭，配上鞍轡，又被沈老爺打了兩鞭子，此刻站在那裏發楞，任你如何吆喝，他動都不動。沈老爺又是狠狠的幾鞭子，那馬索性伏了下來，把沈老爺一個倒栽葱栽了下來。沈老爺生怕強盜殺來，一骨碌從地下爬起來，也顧不得腰膀痛，撇了衆人，如飛的跑回去了。衆人見老爺跑了，也都一閃而散。鎮上打劫的那家人家，看着強盜把東西一件一件搬下了划子，還放了兩槍，如飛而去。

這裏沈老爺在屋子裏，把石頭頂住了門，過了半天，毫無動靜，纔敢探出頭來，問了一問，落後又呼么喝六的去蹤勘了一遍。詳報了上去，上頭將他撤任，幸虧還沒有「限期緝獲」的字樣，這却是提標營營官少爺替他想的法子。

沈老爺看着浙江站不住了脚，打聽得江蘇太湖留防營有個幫帶，跟他是同鄉，又有點親，從前

在浙江也會過面，他橫豎是單槍獨馬，一無牽掛，當下由杭赴蘇，尋着了那位幫帶，說明來意，意思想要投效，那幫帶說：『現在人浮於事，實在無從安插，老兄暫請住下，再行想法罷。』沈老爺住了下來，終日催那幫帶替他想法，那幫帶被他鬧得急了，只得寫了封信，薦他到撫標營裏去。撫標營裏收留了下來，叫他候補。

目下新撫臺定了新章，凡營裏候補的人到了臺六九，一概都要打靶，中了三槍的算超等，中兩槍的算特等，中一槍的算一等。這回月課，他老人家正犯了肝氣，又不能不去，那裏知道把槍端上，準頭對了又對，這槍子却個個從斜裏飛掉了。打完了靶，又氣又急，煙癮又上了，實在熬不住，所以打撫臺轅門上溜了下來，到這煙館裏狂抽了一會，又亂吃了一會，他的肚子這纔不受委曲。

直挨到上燈時候，一步一步的纔挨回家來，他的家住在一個實窰胡同裏，到了門口，在身上掏出鑰匙，開了門進去，把牆上掛的油盞點着了。歇息了一會，又夾隔壁的小廝賣了些菜，打鍋做飯，坐在燒火凳上，把柴引着了，一面往竈堂裏送，一面唱着京調取成都，耳邊忽聽見有人打門的聲音，想了一想，今天二十九，是個小盡，大約討賬的來了，一時間不得主意，又聽見那門外的人叫道：『沈

大哥，快些開門。」却是同事柳國斌的聲音，纔一塊石頭落地，趕忙站起身來答應道：「來了，來了。」把門開了，彼此見了面，請進客堂坐下。沈老爺道：「柳大哥，不怕你見笑，舍下實在乏人，燒茶煮飯，都是我兄弟自己動手的。如今且請寬坐，待我到窻下把飯弄熟，再和柳大哥談心。」柳國斌道：「請便，請便。」足足等了一個多時辰，纔見沈老爺捧着一把紫砂茶壺，一個黃砂碗，把醬油顏色一般的茶斟上一盃，連說：「怠慢得很。」柳國斌接了茶，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就提起：「現在新撫臺爲着鹽梟鬧事，想要發兵剿捕，你我何不跟了去，不要說打敗了鹽梟，可以得保舉，就是好歹搶了幾條船，拾着幾包鹽，都可以賣好些錢呢！」沈老爺連搖手道：「柳大哥，這些事情却只好讓你們去做了。我的身子又弱，在風口兒尙且站不住，何況打鹽梟呢。至於說弄錢這樁事，那個不想？但是也有命在那裏，命裏該應得錢，一個也不會短；命裏該應不得錢，一個也不會多。」柳國斌見他說出這種話來，當下又住道：「算了，算了，天不早了，我要走了。」沈老爺也不留他，送了出門，關門進去。柳國斌正在自言自語，說沈金標無用，遠遠的看見一頂轎子，一對燈籠，如飛而來，欲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描寫小武官兒的醜態，『運挖苦帶損』可謂淋漓盡致。打土匪一節，寫來比官場更形記之寫官得官等，更爲刻意形容，酣暢雖然酣暢，究嫌過甚甚詞，也不是本書中上乘文字，取其可供發笑而已。

『頭上戴着八品軍功』云云，頭上『軍功』之爲『八品』，『一瞥即辨』寫來頗欠斟酌。清朝頂戴，自七品以下，都是兒女英雄傳上安老爺所謂『金角大丁』。八品之與七品，九品是分不出來的呀。（按照大清會典，本不是完全沒有分別的，七品是『素金頂』，八品是『起花金頂』，九品及未入流是『鏤花金頂』，但是因爲位分小了久已沒人考較這些，一律都成了『素金頂』，通稱『金頂』，不管牠什麼『花』不『花』了。）所謂『軍功』也稱『功牌』，『獎札』，平常多是五品，六品，因爲不但不是實官，連虛銜都夠不上，已經很不值錢了。『八

品軍功，「向來少見。」

王九約周三「去香一筒」一段，似乎是抄襲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四回，牠的原文是：「……只聽得這個叫那個道：『喂，老塔呀，明兒沒咱們的事，是個便宜。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個羊肉館兒，好齊整餡兒餅，明日早起，咱們在那兒鬧一壺罷。』那個嘴裏正用牙齧着根短煙袋兒。兩隻手却不住的搓那個醬瓜兒煙荷包裏的煙，騰不出嘴來答應話，只吮了一聲，搖了搖頭，這個又說：『放心哪，不吃你啣。』纔見他拿下煙袋來，從牙縫兒裏激出一口唾沫來。然後說道：『不在那個，我明兒有差。』……』細爲對勘，可見其襲用的痕迹。

第三回

什長有才擊船獲利
老爺發怒隔壁擔心

却說柳國斌走到前面街上，看那兩對燈籠簇擁着一乘轎子，轎子裏面坐着一位官，這官架着碗口這麼大的一對墨晶眼鏡，兩隻手靠在扶手上，一隻手却托着腮，在那裏想明日的心事呢。柳國斌正看得出神，一個護勇拿着藤條，上來吆喝道：「深更半夜，什麼人還在街上行走連老爺來都不迴避麼？」柳國斌吃了一驚，轉過頭來，看見是護勇，便笑了一笑道：「老弟兄，推板點罷！咱們是一塊土上的人，誰欺的了誰？」這護勇聽得柳國斌的話來得硬札，順手把那個護勇手裏的一碗燈籠奪了過來，望柳國斌面上照了一照，慌忙說道：「原來是柳老爺，請便，請便！」柳國斌也不理會他，慢慢的走，走到家中。

妻子迎着他問道：「回來了？」柳國斌道：「回來了。」他妻子道：「早上跟你說的話怎麼樣了？」柳國斌楞了一楞道：「什麼話？」他妻子便罵道：「天殺的！難道連吃飯的事體都不打算打算麼？」

什長有才擊船獲利 老爺發怒隔壁擔心

「柳國斌道：『飯是天天吃下肚子去的，有什麼打算？』他妻子道：『前兒吃的是鍋巴，昨兒吃的是粥，已經兩天沒有見飯面了！你還裝什麼幌子呢？』柳國斌恐怕他妻子爭吵起來，單牆薄壁，街坊鄰舍聽了便要笑話，只得佯笑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這樣的喉急，你別嚷，一到明兒就有錢了。』他妻子道：『你要錢，除非去偷人家鈔票！』柳國斌當下正色道：『你越說越不是了！我們當老爺的都做了賊，那些平頭百姓不一個個都該做强盜麼？』他妻子道：『你開口老爺，閉口老爺，你也不撒泡溺，把自己的影子照照看，配當老爺不配？』柳國斌當下被他妻子搶白了一頓，氣得啞口無言，後來連鴉片都抽不進，把手搔着胃脘，只喊『阿嚏！』原來他犯了肝氣了。

等到第二日，一早營裏頭的差官就跑來打門，說：『大人都上了砲船了，老爺還只管慢吞吞，到底要這功名不要？』柳國斌無奈，只得掩着衣襟，趂了雙鞋，勉強掙扎，下得牀來，隨着這差官垂頭喪氣而走。

看官，你道柳國斌是什麼人？他也是個把總，現在鹽捕營做了一個哨官，他的官運不佳，剛剛這時候，太湖裏的賊梟鬧得不亦樂乎，要去拿他，他竟開槍拒捕，營官把這情節通稟撫臺，撫臺批下

來：『着該管帶認真巡緝，毋任鹽莢之利，任彼侵占！如有拒捕等事，格殺勿論！』營官得着了這道札子，一面準備軍器，一面調齊船隻，定在平望鎮會齊，分頭巡緝，這一下子可把柳國斌派在裏頭了。可憐他自從做了哨官以來，前任的頂收就去了，一百多吊，另外還有營官那邊號房裏，門房裏，廚房裏，都得點綴點綴，把這位柳老爺弄了個家產盡絕。剛剛到舢板子上，過得幾天安逸日子，家裏奶奶一會兒說沒有米了，一會兒說沒有柴了。看看關餉的日子，離得尚遠，便把他熬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昨天晚上跟沈金標說的話，原是拚死吃河豚的意思，那裏知道果不期然把他架弄上了！他又苦，又是恨，又是怕，又是急。及到得營官那裏，營官照例吩咐幾句話，什麼『奮勇當先，不得退後』，又是什麼『吃了皇上家的糧，該應做皇上家的事。』那些老套頭，下來了，只得整理船隻，收拾槍砲，硬着頭皮跟了營官一同向太湖進發。

古人說的好：『太湖三萬六千頃。』遠遠過去，白茫茫一片，無邊無岸。有些打魚的小划子，看見大際舢板子來了，他早已遠遠的躲開了，省得那些副爺們這個要蝦子，那個要黃鱔，應酬他們不了。巡緝了一日，一些兒沒有尋着了收口的地方，把舢板子一溜兒灣了。

等到明天天亮，大家正在燒飯，聽見啾啾啾的聲響，看見蘆葦裏搖出幾隻快船來。大眾還不在意，一會兒砰的一聲，有顆槍子剛剛穿在柳國斌的那隻舢板子上的布篷上，打了一個窟窿，柳國斌大喊：『鹽鼻來了！你們快些預備！』說完了這句話，便把兩隻手捧住了頭，往艙底下一滾，運氣都不敢出一出。這裏倒底人多勢衆，登時嗚嗚的掌起號來，把舢板子排開，裝槍的裝槍，上砲的上砲，忙了一會，剛剛完畢，那鹽鼻的快船就蜂屯蟻聚而來。只聽見槍聲如爆竹一般，夾着喊殺之聲，真是驚天動地。柳國斌這隻舢板子上，有個什長，倒是個膽識俱優的人物，一眼覷定一隻人少的鹽鼻快船，就是一個田雞砲，那砲子落下來，正中這隻快船。嘩喇一聲，這船成了齏粉，那鹽一包一包的沉下去，什長急的跺腳說：『你們這些飯桶，撓鈎在那裏，還不快快的搭起來！』衆人聽了，趕緊把撓鈎尋到手中，一包一包的搭起來，可惜一大半已送到海龍王的廚房裏去了。

有一個燒飯的伙子，這人最是鹵莽，舉起一大包鹽來，望艙裏一丟，不想柳老爺在底下蹲着呢！這一下子把柳國斌碰了一個『狗吃屎』，頭昏眼黑，那浸過水的鹽，分量又重，幾乎把他壓死。幸虧什長眼快，喊聲『且慢』，三脚兩步跨下艙去，把鹽包推開，把他老爺拖上來，望後艙頭一送，說：『老

爺別害怕，歇息歇息罷！什麼事都沒有！」柳國斌氣喘吁吁的道：「老弟兄，全仗大力！只要保全我的性命，就是感恩不淺了！」

這裏兩人說話的當口，那邊驢鼻早已敗陣下去，一聲胡哨，都走了。營官發令，播鼓揚威，緊緊的追趕。追趕了一陣，領哨上來稟道：「前面的汊港太多，恐有埋伏。況且古人說的話，叫做『窮寇勿追』。卑弁不敢作主，請大人示下。」營官點了點頭，傳令收軍。那些舢板子又放了幾個砲，這纔「鑼鼓金鐘響，人唱凱歌回。」按下不題。

且說蘇州有一座大酒館，開在闔門城外，名叫近水樓，打開了窗戶，就是山塘河。這山塘河裏全是燈船，到晚上點了燈，明晃晃的，在河裏一來一往，甚是好看了。因此這近水樓吃酒吃菜的人更來得多了，每天擠不開。這近水樓有座河廳，十分軒敞，可以擺得下十幾席酒。老板會出主意，把牠用落地單一間一間的隔開了，算做房間，這些吃酒吃菜的也可以方便。

這日柳國斌得勝回來，有些同事的要與他慶功，大家湊湊分子，在這近水樓定了一間寬大的房間，這些同事的都先到了。等到將要夜了，方纔看見柳國斌踱了進來。五月天氣，漸漸熱了，他穿着

半新舊的熟羅長褂，外罩天青質地紗沒有領頭的對襟馬褂，袖子放下來足足有二尺三四寸長。這身行頭，他本來是沒有的，全靠那幾包鹽賣在鹽公堂裏得了幾十兩銀子，這纔到估衣舖裏選了一身。今日因爲大家和他慶功，所以要穿出來光輝光輝。當下衆人看見了他，一齊作揖。柳國斌也還了一揖道：「兄弟何德何能，敢勞諸位破鈔。」衆人齊聲說道：「一盃水酒，幸勿見哂。」等到了座，堂倌送上酒，送上菜，衆人又一個一個跟柳國斌把盞。

正鳴的興頭的時候，忽聽見隔壁房間內有個人撒着京腔罵道：「這些亡八羔子不曉得是幹什麼的！酒也涼了，菜也涼了，叫破了驢子，連人影兒都不見一個！我問他忙些什麼？」又聽見旁邊一個人也氣忿忿道：「老三，別這麼着，咱們打他幾下，罵他幾句，倒便宜了他。回來告訴了老爺，一條鏈子把他鎖到衙門裏，他這纔吃不了兜着走呢！」柳國斌聽了，把舌頭一伸道：「好大的勢頭！」少時便聽見老板出來招呼的聲音，跑堂的過來賠不是的聲音，甚是熱鬧。

這個當口，由外頭跑進一個人，脚步趕的登登的響，一揭開簾子，便道：「我的大爺呀！叫我那裏沒有找到！却在這裏作樂呢！」那個叫老三別這麼着的就趕緊問道：「有什麼事情沒有？」外頭來

的說道：「怎麼沒有老爺正在那那發氣，坐堂打人，老爺們要遲去了一回子，說不定三五十板子一個！那兩個人嘴裏『阿呀，阿呀！』脚裏却似沾了油的一樣，一步一滑的忙着去了。這裏大家笑道：『原來是虎頭蛇尾！』」

柳國斌和衆同事直吃到二更多天氣，纔謝了擾，回家而走。衆人也各自西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這一回也是調侃小武官兒的。上回寫沈金標騎馬陸地捕盜，此回寫柳國斌乘舟水上打梟，均極諷虐。而一則撤差而去，一則名利雙收，有幸有不幸，亦復相映成趣。

曝聞談評考

第三回

二六

第四回

裝像樣鄉紳擺酒
運財物知縣貪賊

却說蘇州有一個頂闊的閩鄉紳，姓吳，官名一個圖字。父親吳祝，由翰林出身，開了坊，陞到工部侍郎，雖沒有外放，錢却弄得不少。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這吳祝跟一個軍機大臣是親戚，他在這軍機大臣面上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有些人想放缺的，想得差的，總得孝敬這吳祝幾個，求他在軍機大臣面上吹噓吹噓。或者寫封把書字給該省督撫，那是比聖旨還靈，而且這吳祝「公平交易，童叟無欺。如蒙枉駕，不誤主顧。」這個名氣傳揚開了，他的生意就十分擁擠，日積月累，他的官囊也就可想而知矣。等到吳圖出世，吳祝早已一病身亡，幸喜丟下萬頃良田，千間廣廈，過的日子着實富餘。

吳圖幼年在書房裏用功，等到十七八歲，就出去考小考，學臺大人點名的時候，看見他的三代，就曉得是吳祝的兒子，因此留了神，等到發案，高高的進了。次年鄉試，三文一詩，做得花團錦簇，只不過請人家搶了一個頭場，又買了三場臆錄，等到發榜，又高高的中了。吳圖進學中舉，却如此容易，人

家總以爲他這進士總鼈在荷包裏了，那裏知道三上春官，擢不到一名進士，便把他氣的死去活來。幸虧他有的是家當，便援海防新例，報捐了一個道臺，分省浙江，也當過幾回差使；只是他的人糊塗不過，無論什麼事，一味的敷衍，海臺見他這樣，便叫人通個風給他，勸他不要候補了，還是回去享現成福罷！儼然戀棧，就要把『心地糊塗，遇事顛頂』八個字，參他用銀子換來的功名。吳圖無可如何，後來一想，索性趁老太太還在，告個終養，『不爲忠臣，便爲孝子』，也叫人家說得好聽些。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吳圖在家，不知不覺已是兩年多了。在蘇州頗結交得兩個勢要：一個叫潘明，是位丁艱回籍的太史公；一位李百德，是位原品休致的臬臺。這三個人如兒若弟，天天聚在一塊兒飲酒看花，倒也不至於寂寞。

有天，潘明寫封信給他道：『明日在倉橋浜張紅玉家請一位北京來的團領，要吳圖跟李百德二人作陪，吳圖答應了。』

等到明日，吳圖一早起來，梳洗過了，用過早膳，便傳轎夫伺候，順路拜過幾個客，看看到了午牌時分，轎子便望倉橋浜如飛而來。原來蘇州的規矩，要是有人到妓女家裏請客，上半天就得過來，起

碼要擾他一頓中飯，一頓點心，這妓女家裏就得伺候他一天，這是各處的風俗不同，也不用細述。

話說這張紅玉已牌抽身而起，纔洗臉，潘明已經來了，正在開談着看張紅玉梳洗，外面傳呼吳大人進來，婢女打起簾子，吳圖早進來了。

張紅玉把他上上下下一打量，見他穿的是竹根青寧綢夾袍子，張紅摹本緞馬褂，腳下一雙三套雲的鑲鞋，襪子却是烏黑，想是許久不換之故。只見他坐下來，對着潘明寒暄幾句，嘴裏就叫一聲「來」，房門外一個二爺答應了個「是」。只聽見他吩咐道：「把東西拿進來罷。」二爺又答應了個「是」，繼匆匆的走了出去。先搬進一隻小轎箱，外面是用青布套套就的，却不曾落鎖，二爺順手把轎箱開了，取出一件又長又大的品藍線縐的背心來。吳圖立起身來，把馬褂解開鈕子，兩隻手就不動了。二爺輕輕的替他脫去，把背心替他披上，這纔回過身來把馬褂疊好，放在轎箱裏。又在轎箱裏拿出一套白銅漱盂，一隻江西細密的飯碗，一雙鑲銀的象牙筷，把轎箱關了，望美女榻底下一塞。吳圖還罵道：「混帳東西，你什麼要緊，回來把衣裳倒亂了，又得收拾。」二爺一聲不言語，只骨都着嘴跑了出去，少時又拿進一隻白銅的小面盆來，白銅面盆裏還擱着一條雪白的毛巾。張紅玉看了，不禁好

笑，隨即問他道：「吳大人你的舖蓋來了沒有？」吳圖覺着有點不好意思，仰着臉只看壁上掛的單條字畫。

一會兒張紅玉也梳洗完了，下人等搬進飯來，是四盆四碗，也很精緻，另外有一壺酒。就請二人對坐，又斟過酒，自己打橫相陪。一時飯畢，李百德也來了，三人坐下說笑。

春天天氣容易天變，一霎時太陽陰陰，便瀟瀟的落起雨來。潘明急的蹣腳，說：「我們那位老同年，要下雨他一定不得來了！」李百德道：「何不把你轎子去接他？」一句話提醒了潘明，立即喊自己的轎班進來，「到西門內斌陞客棧，接昨天京裏下來的黃大人。」一面吩咐他到家裏拿了雨衣再去，轎夫答應。

等到三點多鐘，轎夫仍舊盪着空轎子回來，說：「黃大人早出門了，他們管家說是就要回來的，所以叫小的們等了半天。後來看看雨越發大了，黃大人尙未回來，小的們恐大人等的心焦，所以先來覆大人的命。」潘明聽了無話。

直等到上燈時分，方聽底下喊客人上來，三人都喜道：「這一定是黃兄了！」豈知是隔壁房間

內陳媛媛的客人，前來躲雨的，潘明急得搓手。

不多一回，樓梯上一陣怪響，只見一人像水淋雞一樣，手裏倒提着一把雨傘，大踏步逕至房裏來，潘明眼快，搶前一步道：「樂材兄，你怎麼這箇時候纔來，小弟候之久矣！」黃樂材一時不得勁兒，趕忙把手裏的雨傘往紅木炕牀旁邊牆角上一戳，那傘上的雨早點滴滴溜了一地，回過身來，方和他三人拱手，隨口寒暄幾句，然後坐下，他的管家也跟了來了，拿過一雙鞋把他主人脚上一雙釘靴換下。

潘明又述了打轎子來接的一篇話，黃樂材連忙道歉，說道：「對不住的很！剛纔是拜周方伯，瞞三位說，方伯是小弟的年伯，拉住了，一定叫喫了飯去，小弟脫身不得，只好擾了他一頓，不想就下起雨來。方伯本來要傳衙門裏的轎子送小弟回棧房，小弟恐怕開發他們少了，於面子上不好看，發多了小弟却不值得，因此苦苦辭了，冒雨回了棧房，又換了雨具，纔望潘兄這兒來，可是有累候久了，實在對不住的很！」潘明又謙遜了幾句，便喊擺檯面，一時看盛玉碗，酒進命壺，也說不盡當時情景。

看官可曉得這黃樂材的履歷原來這黃樂材是榜下即用知縣，分發江西到了省，却是好班子，自然容易補缺，不上半年，便補了萬載縣。這萬載縣是出夏布的地方，雖不算十分富饒，也還去得過。驢想這位黃樂材是箇窮讀書出身，見了錢便如蒼蠅見血，到任不久，腰包裏着實多了幾文。

有天因爲一樁弟兄爭產的官司，他接了詞狀，便肚裏打主意道：好賣買來了一面准了，拘集兩造當堂判斷，弟兄兩個，呈上一包田契，一包房券，還有二十幾箇莊摺，至少三千一箇，他一時沒了主意，便發落道：「你們祖上又不曾做官做府，那裏來這許多產業？一定是盤剝重利，所以有這些不義之財！現在本縣既往不究，一概充公便了！」這弟兄兩個如何肯依呢？急的眼中出火，他還大喝道：「你們當這些東西是本縣要麼？」這弟兄兩個異口同聲道：「不算老爺要，難道算是朝廷要不成？」他聽了大怒，便喝「掌嘴！」快班過來，把這弟兄兩個，一人五十嘴巴，趕了出去。這弟兄兩個越想越氣，就在府裏告了一呈子，府裏在外面，也聽見些風聲，便道：「這還了得！」一面具稟稟過撫臺，馬上把他撤任，繳印聽參。

他一想我的官沒得做了，我的產業倒是現成的了。那裏知田地房屋，都是呆貨，一點不能搬動。

要把他變價，一時也無人敢買，只索性丟了，提了莊歇，滿滿的裝上幾箱子，帶着家眷，連夜運出城，就在埠頭叫了一隻船，叫家眷們押着，逕回原籍去了。

他在省裏耗了兩個月，部文回來，把他革職。他又一想：知縣革了，叫化子沒有糊塗了！何不進京去打幹打幹，拼着多花些錢，弄箇開復。主意定了，便端整行李，到上海趁了輪船到天津，由天津坐火車進京，第一箇見了座師，少不得受他座師埋怨一頓，又混了兩個月，他座師吩咐他道：『現在正在風頭上，你且出去過一兩年，等冷了冷場，我再同你想法。』他無可如何，只得回籍。

他原籍是湖州府嘉興縣，蘇州是必由之路，所以帶便看看望潘明，潘明倒並無勢利之見，不因他革職人員把他兩樣看待。一聽他到了，第二天就在張紅玉家替他洗塵，也算是仁至義盡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這一回劈頭就另寫一事，全不和上回銜接，蓋認爲上回的事情，已算告一段落，不妨另起爐灶，向他方面描寫也。儒林外史『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寫法已經很自由了，但是每回也還勉強聯絡，等到清朝末葉，文木老人的私淑弟子們，有的更加自由，於是就有了這種硬行另起爐灶的寫法了。此種書也可當得是『如集諸碎錦，合爲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亦可不必求全責備了。（像繡像小說上所登的李伯元的小說，文明小史，活地獄，都有這種另起爐灶的寫法。）

『次年鄉試，三文一詩，做得花團錦簇，只不過請人搶了一個頭場，又買了三場謄錄。』按八股時代，鄉會試均三場，頭場四書文三篇，詩一首，二場五經文五篇，三場對策五篇。『三文一詩』卽是頭場，既『做得花團錦簇』矣，何以又說『只不過請人搶了一個頭場』？科舉之『糊名易書』，起於宋朝，所以防弊。所謂『糊名』，就是彌封；所謂『易書』，就是謄錄。應試者的卷子，由書手另行謄錄之後，纔送達閱卷者，以免熟人認識字跡。各省謄錄，有謄的工整的，也有

膽的草率的，如顧天鄉試及會試，歷來多膽寫的清楚，應試者無須花什麼小費；江南鄉試，則膽寫的不好，應試者生怕因膽錯就誤了「功名」大事，往往花點小費，請膽錄先生手下留情，仔細點鈔寫。吳圖是蘇州秀才，下的是江南鄉試，所謂「買了三場膽錄」就是指的這個。（前清最後兩科，廢了八股，改試策論，膽錄也廢了，應試者頗有以書法的優劣沾光或吃虧的。）

「報捐了一個道臺。」按「捐官」這個詞，通用已久，然而實在是不通的。「捐」翰私財於政府，政府授之以「官」，捐出去的是錢，不是官，得進來的纔是官呀。「捐貲得官」簡稱爲「捐官」，而「捐官」二字的本義，當作棄官解。「捐了一個道臺」猶言棄了一個道臺，一出一入，意義剛剛相反。「捐官」這個詞，現在有個天然的巧對，便是「繳械」，怎麼說呢？近年以來，常在報紙上看見「某軍繳某軍之械」或「某軍被繳械」之類的句子，官家電牘，往往用之。「繳械」居然作「收械」解了，意義也是剛剛相反。凡此之屬，相沿通用，都可以說已經「約定俗成」，錯而不錯了。

「等到吳圖出世，吳祝早已一病身亡。」「婢女打起簾子，吳圖早已進來了。」兩用「早

已」都不甚妥適，大概是著者方言的關係。

黃樂材拿「方伯」薰人的一段談吐，也似儒林外史中人物的聲口。

黃樂材的官兒，是知縣，論理是够不上稱「大人」的。（革職不革職，倒沒有什麼關係。）書中寫他被稱為「大人」，或者可看作官場現形記寫通判陶子堯在上海妓院稱「大人」一類，好在本回題目已標明「裝模樣」字樣了。（晚清外官通例，知府以上稱「大人」，同通州縣，均稱「大老爺」，革了職的也可以照舊稱呼。）

「這黃樂材是榜下即用知縣，分發江西，到了省，却是好班子，自然容易補缺，不上半年便補了萬載縣。」按即用知縣的招牌雖硬，但是也不一定有補缺很快的把握，晚清「捐官」之例大開，候補的官兒太多，即用知縣也有許久補不着缺的。我聽人說過一個故事，也是在江西的，有一位即用知縣，到省多年，不但一直沒有補缺，署缺，連一個長差使也沒有弄到，窮得吃盡當光。最後他得了一個好法子，移寓巡撫衙門左近，在自己大門上用很大的字題了個特別的門聯，上聯是「即用終不用」，下聯是「皇恩仗憲恩。」意思就是說，皇帝老子叫即用，本省的大

憲偏偏一直不用，雖然受了皇恩，沒有大憲的恩典，也是枉然。巡撫出門，看見了，不由得吃了一驚，連忙囑咐藩司給他補了一個缺，如果即用知縣都因為「好班子」的關係，自然「容易補缺」，如黃樂材這位縣大老爺早就該補了去，何必費這回事呢？當時關於即用知縣，官場中有個口號是：「一日可補，百年可補」就是說，大憲要用「酌補」的例給他補缺，可以補得很快，若是一定按輪子給他補缺，儘可以讓他多等些時候。不過「百年」二字，也是故作驚人之語，大概如沒有什麼特別的緣故，十年之內總可以補得到缺。不至於遙遙無期。李秉衡做山東巡撫的時候，他自己雖然是個異途出身，却最看重兩榜進士的即用知縣們，說他們都是讀書人，應當優待。等他去任的時候，山東的即用知縣，幾乎一掃而空，個個補了缺了。這是一個特例，並非何省何人皆然。歐陽宋卿（昱，江西宜黃人，同治癸酉拔貢，歷居大吏幕府。）的見聞瑣錄裏說：「聞小巖年丈（按指梅啟照也）說：蘇州有一即用知縣，湖北人，生性迂拙，不識應酬，到省二十餘年，不惟無署事，并未得差遣，孑然一身，典質俱盡，遂自經而死。」這是即用知縣一個最慘的例子。

寫黃樂材判斷兄弟爭產等情，意在「譴責」，頗有趣，而嫌近於兒戲。

「他原籍是湖州府的嘉興縣。」按湖州府有個長興縣，並沒有嘉興縣。嘉興縣係嘉興府治，此有誤。

第五回

兩角洋錢動嗟輪船
一封電報敗與勾欄

却說黃樂材與主人吳圖，陪客李百德，歡呼暢飲，直到三更時候，他那管家方纔提着一盞沒有革職以前糊的燈籠，照他回去，一宵無話。

次日黃樂材便叫管家去買了小火輪船的票子，打算動身到上海，由上海動身到天津，由天津搭火車進京，好謀幹他開復功名的大事。一面又叫管家拿張片子，到吳圖家裏辭行，吳圖少不得又送兩色禮物，以代程儀。黃樂材收拾停當，算還店錢，雇了個挑子，把行李挑至盤門外青陽地小火輪船碼頭，管家一件件點明白了，打發挑子去後，自有船上的夥計接進中艙。

舖陳好了，黃樂材騎下抽煙，一會兒搭客都滿了，言語嘈雜之聲，夾着做小買賣叫喚之聲，喧成一片。等到汽笛一響，小火輪船解纜開行，方覺得耳根清淨。黃樂材這時已經把煙抽足，立起身來，巴着艙門觀看沿路的景緻。瞥見一個年輕的，嘴裏啣着一支紙捲煙，露出半個面孔，在後面艙門口，呆

呆的對着岸上瞧着，一時又把隻手舉着在篷邊的鐵柱，露出指頭上一個晶瑩澄澈的金剛鑽戒指。黃樂材心裏想：這人必是公子哥兒！心上正在盤算，船上的夥計進來開飯。黃樂材胡亂吃了一頓，管家也飽了。看看到了二更時分，只聽見後面艙裏有人仿着小叫天唱那賣馬一段的戲，聽了又聽見自己喝彩道：「好呀！黃樂材猜去，一定是白天看見的那個少年了。」

明天天亮，黃樂材尚在朦朧睡着，船上夥計早喊：「客人們洗面，要到碼頭快了！」黃樂材被他驚醒，一骨碌爬起來，把衣裳穿好。管家伺候盥漱已畢，船上夥計來討酒錢，管家只給他兩角錢，船上夥計攢在地下不要。黃樂材便罵道：「好個混帳東西，這樣的撒野！回來拿片子送你到上海縣去！」船上夥計把兩隻眼睛睜的圓彪彪的道：「你不要說是上海縣，就是上海道也沒奈何我！我要不好好的添上幾角錢，回來看你上得成岸，上不成岸！」黃樂材歎了一口氣道：「現在的人都要靠洋勢了！你看他只不過做了洋人造的小火輪船上的一個夥計，就有這樣的威風殺氣，真正了不得！」後來還是管家做好做歹，添了兩角洋錢，方纔嚙嚙嚙的走了。

主僕二人上了岸，叫好小車子，把行李分裝在上面，二人跟在後頭，逕向雅仙居棧房進發。黃樂

因是初次到上海，不免東張西望，猛聽見隆隆聲響，一部馬車如飛而過，馬車上坐的正是昨天同船的那個少年，二人也不理會。

到了棧房門口，接客的連忙領進，看定了一間住下。忽然想起城裏有箇朋友，姓鄒名齊賢，現在正在上海縣當錢穀老夫子，甚是得意，何不去找找他呢。飯罷，吩咐管家看了門，一箇人叫了部東洋車，講明拖到城門口。進城之後，逢人問詢，來到上海縣衙門，向宅門上說明來意，領入錢穀房。

那位鄒老夫子正架着大眼鏡在那裏三七念一四七念八算本年的糧串呢。看見了他，慌忙作揖讓坐，送了茶，問了些別後的景况，便道：「樂材兄是難得到上海的，兄弟帶豎沒有什麼大事，情可以奉陪進箇兩三天，今天姑且到酒館子上去談談如何？」黃樂材道：「只是打攪不敢當。」鄒老夫子道：「樂材兄說甚麼話來？多年朋友都要這般客套，那就難了。」說着掀開嘴唇，蹺起兩撇黃鬍子，哈哈的笑了，樂材無話。鄒老夫子又把糧串收拾收拾，向抽屜內一塞，把暗鎖鎖了，回過頭來又換衣服。那時已經天黑了，兩人踱出上海縣衙門，出了城。

鄒老夫子低頭想道：到那裏去呢？一會兒道：「還是鴻運樓。」黃樂材也不曉得甚麼紅運樓，黑

運樓，唯唯而已。鄒老夫子一路上又和他說長說短，不知不覺走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大酒館。鄒老夫子讓他先進去，黃樂材便知道是鴻運樓了。進去揀了座頭坐下，堂倌奉過烟茶二事，便請點菜。鄒老夫子點了一席壳子，堂倌答應，自去安排。少時酒到，鄒老夫子又同他把過盞，就問他這番來意，把進京謀幹開復的事略說了幾句，鄒老夫子點頭道：「這是樁極容易事體，說不得多化幾個錢就是了。」黃樂材道：「可不是呢？」鄒老夫子忽然笑嘻嘻的道：「樂材兄如果再得了缺，這錢殼一席，有個小徒很過得去，可以叫他過來效勞。」黃樂材滿口答應，鄒老夫子不勝之喜，直到酒闌席散，堂倌送上開的橫單，鄒老夫子拈着鬍子看了一看，吩咐記在帳上，堂倌一疊連聲的答應，鄒老夫子仍舊讓黃樂材先走。

剛剛出得鴻運樓門口，又看見昨天同船的那個少年，吃得醉醺醺的，同着兩三個朋友，腳底下起起趑趄，嘴裏說道：「老江，咱門上西公和去打個茶圍罷。」一個人接着道：「毓翁你真醉了，這兒是法蘭西，西公和在大英地界四馬路，這麼遠的道，你走的動嗎？」少年道：「你這人真是不開眼，咱們還拿鴨子嗎？有的是馬車，東洋車，一會兒就到了。」說着嘻嘻哈哈的去了。鄒老夫子回轉頭來，對黃樂

材道：「你認得他麼？」黃樂材道：「是却是同船來的，認可不認得。」鄒老夫子道：「他是現在貴州巡撫的兒子，闊得狠，與敵東極其要好，到蘇州去是到省去的。」黃樂材道：「他這個樣子，難道也是官麼？」鄒老夫子道：「如何不是？還是個鹽運使銜的儘先卽補道哩！」黃樂材聽了，不禁肅然起敬。鄒老夫子又丁寧：「明日千萬在棧房裏候我，我遲到掌燈時分來。」黃樂材答應了，彼此拱手而別。黃樂材仍舊叫了東洋車回棧房不題。

且說那少年姓陳名毓，俊父親現任貴州巡撫，單生他一子，便十分的溺愛，因此書也不甚讀，等到十三歲上，就給他捐了一個官。看看長成，加捐道臺，并捐鹽運使銜。他原籍是浙江人，指省江蘇，這回由貴州進京引見，帶了無數銀子。他的手頭又撒漫，整捧的拿出來給人用，從不皺一皺眉頭，因此在京中頗結交了幾個朋友。

引見已畢，領憑到省，拜過了客，看看無事可做，心裏想：不如住到上海去，雖蘇州又近，況且上海的堂子是甲於天下的，借此也可以消遣消遣。故此在上海新馬路租了一所六樓六底的房子，門口貼起陳公館，用了四個跟班的，一個廚子，一個打雜的，自己又打了一部馬車，用兩個馬夫。另外還有

一位書啟師爺，這位書啟師爺是貴州巡撫衙門裏教讀王師爺的兒子，為人甚是伶俐。陳毓俊此番引見，是他陪着去的，摸着了這少東家的脾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也就很紅。現在上海公館裏雖沒有什麼事可做，不妨做做現成葷片，等少東家得了差缺，再作道理。

這天陳毓俊是一個洋行裏做買辦的，叫做江斐度，替他在鴻運樓接風，散了席，看看時候還早，所以要到西公和去打茶圍。當下馬夫拉過馬車，便讓江斐度，還有江斐度舅子叫作范仲華的，搭了一車，馬夫加上一鞭，不多一刻就到了西公和門口。三人跳下馬車，陳毓俊吩咐馬車在第一樓後面等。

躡進弄堂，找着江斐度的相好王小香牌子，三個人走進院子，看見樓上燈燭輝煌，夾着呼么喝六的聲音，甚是熱鬧。江斐度道：『我們回去罷，他們這兒不空。』陳毓俊道：『就是不空，他們也得找個地方給咱們坐。』江斐度無法，只得頭一個上樓，二人跟着，相幫喊了一聲，樓上自有姑娘接着，連說：『對不住！請亭子房間裏坐。』少時王小香出來，應酬了一遍，便飛了陳毓俊一眼。陳毓俊是個中老手，那有不領會的道理，當下喜的他手舞足蹈。

三人正在說笑，聽見院子有人問道：「裴老爺可在這裏？」娘姨答應，那人便登登的上來了。娘姨領着他進了亭子房間，也來不及招呼，說：「老裴，行裏來了電報，叫你快去！」江裴度驚惶失色，便道：「甚麼事？」陳毓俊道：「只怕是外國的貨來了，你忙什麼？」江裴度道：「委實不放心，容兄弟回行去看一看。」陳毓俊道：「要走咱們一塊兒走，這是你的地方，你走了咱們還坐得住嗎？」說罷，一閃而出，王小香送之不迭。欲知江裴度行裏接到的是甚麼電報，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這一回開首就弄錯了，上回寫妓院一局主人是潘明，陪客是吳圃和李百德，這回却誤爲「主人吳圃。」這還可以算不大要緊。上回分明是說黃樂材由北京回籍，路過蘇州，這回竟成了由蘇州上北京，更是笑話了。此等錯誤，蓋由著者撰稿送登每月兩期的繡像小說，一回送出，未留底稿，等不到看見印出來的，便須續寄下回，記憶偶失，便形矛盾。不過看負隱閒談，重在其

描寫社會之技術等，至於所雜寫的人名行程之類，可以不必斤斤較量。列子上說九方皋相馬，伯樂所謂「得其精而忘其麤」不妨引爲閒談解嘲。

黃樂材和船上夥計爭吵一段，寫得頗爲得神。官場中人對於平頭百姓，可以拿官勢恐嚇他，而他若沾了點洋味兒，却惹他不起，此種情形，今昔同慨。

黃樂材對於同船的那個執繩少年，以爲不過是個「公子哥兒」罷了，及至聽了鄒齊賢所說，纔知道是位使他「肅然起敬」的監司大員。潤少爺「捐」候補道，是晚清「捐」例大開的時候極盛行的。第四回寫吳圖「捐」道台，所謂「幸虧他有的是家當」也。官場現形記卷二十九所說：「……承祖父餘蔭，文不能拈筆，武不能拉弓，嬌生慣養，無事可爲，幸遇朝廷捐例大開，上代有的是元寶，只要抬了出去上發，除了督撫藩臬，例不能捐，所以一個個都捐到道台爲止……至於襤褸孩提，預先捐個官放在那裏，等候長大去做，却也不計其數。」也可以和閒談此回所寫陳毓俊的情形相同參看。

第六回

家室勃谿闊買辦無端忍氣
園林消遣窮候補初次開心

却說江斐度跟着那人，一氣趕回行裏，其時已有十二點鐘模樣，自來火半明不滅，江斐度把他縮亮了，急將電報新編一個一個字的繙出來，方知道什麼地方倒了一座銀行，他行裏也關到十多萬。江斐度正如一瓢涼水，從頂門上直灌下來，口內無言，他舅子范仲華道：「姐夫，何必如此？只等到明天與洋東碰了頭，再商量一個絕好的主意。」江斐度無法，只得咳聲歎氣的出得行門，偏偏包車夫又不知去向，把他恨得跺脚，只得叫了一部東洋車子，拖回新開。

等到了，給了銅錢，尋着自家的門口，蓬蓬蓬敲了三下，老娘姨在內接應，將門開放。江斐度剛踏進門口，看見天井裏放着一部包車，認了認是自己的。再回頭一看，他那個車夫披着衣裳，揉着眼睛，昏頭搭腦的撞將出來。江斐度正是一肚子沒好氣，開口就罵，那車夫不服道：「我本來等在行門口的，後來你爲着坐了陳大人的馬車，所以叫我回來的。」江斐度仔細一想，果然不錯，便沒得什

麼話說，登登登一直上樓。

走進外間，看見他娶的那位姨太太正低着头，在燈底弄什麼呢。聽見脚步聲響，回頭一看，便問道：「回來了，替我買的東西在什麼地方？」江斐度一楞道：「甚麼？」他姨太太道：「就是外國緞子，顏色漂亮不漂亮？花頭新鮮不新鮮？」江斐度啐了一口道：「還願得買外國緞子哩！我們的身家性命都要不保了？」他姨太太道：「什麼身家性命，什麼保不保，我都不管，我的東西是不能少的。」江斐度又好氣，又好笑，隨手一屁股坐在躺椅上，兩隻眼睛直勾勾的對她瞧着。

停了一會，他姨太太又發話道：「我給個信給你，這下半月是跑馬信，馬車呢倒不用愁，已經叫人包好了，就少一件出色的行頭。你明後天無論如何總要替我去買，要不然，我自己會到洋貨舖裏去，看定了貨色，記上你的賬，不怕他們不相信！」江斐度恨極，說：「你們這種人，不管人家死活，一味要裝自己的場面，真正可惡！」他姨太太道：「這個場面是裝你的場面，難道還是裝我的場面麼？」江斐度聽了詫異道：「怎麼說是裝我的場面？」他姨太太道：「你是個有體面的大買辦，要是你家里的人出來，拖一男，掛一塊，那還像甚麼樣？」江斐度道：「裝你場面也罷，裝我的場面也罷。到那個

時候再看罷。」他姨太太方始無言。

於今且提陳毓俊，陳毓俊自與江斐度作別，坐了馬車，回到新馬路公館，即有家人們伺候着，洗了臉，漱了口，便到書房裏過癮。問問小王師爺回來沒有，家人答道：「睡下多時了！」他伸手便從桌子抓過一張新聞紙來，又在懷內掏出一支麻色的雪茄烟來，家人們趕點上火來。他一面吸雪茄烟，一面看那新聞紙，翻來覆去看了一會子，把新聞紙擱下，他家人早端上半夜茶來。陳毓俊用畢，便在書房裏踱了幾箇圈子，伸手摸出一隻打簧金表，一擡早聽得滴滴的報了兩下，又打了三下，便知道是兩點三刻了，隨即上樓安睡。

到了次日四點餘鐘光景，忽然有人敲門甚急。那些家人想道：我們少爺的朋友是向來不作與早上來的。開門一看，那人有些不對徑。你道爲何？原來那人年紀只有三十餘歲光景，面黃肌瘦，身上穿着天青羽毛的夾馬褂，下面青不青藍不藍的夾袍子。家人便問：「你是來找誰的？」見他袖子裏頭挖出一張片子來說：「拜會你家主入。」家人接過片子一看，是馮勳。揚着腦袋一想，髣髴沒有來過似的，因此細細盤問了一番，方知道他是陳毓俊的表兄，名字叫馮勳，號叫馮正帆，是浙江省金華

府人氏幼年進過學，後來改了幕，處過兩回濶館，多了幾文錢，就報捐了個佐雜功名，到省候補。一候候了十多年，候了個家產盡絕，這回幸虧從前的舊居停替他在方伯面上吹噓吹噓，派了個濶河釐局分卡的委員，總算是苦盡甜來了。因要到差，路過上海，打聽得老表弟住在此地，一則探望探望，二則還想借幾個到差的使用。一到了上海，本想住在老表弟家裏的，後來一想，他們是濶排場，我這樣的行李蕭條，未免叫他瞧不起。就在一家小客棧裏暫且住下，第二天纔衣冠楚楚的來拜會這位老表弟。

當下家人把他讓進書房坐下，家人便上去通稟。過了半天，還沒有消息，把他急的抓耳撓腮。停了一會子，小王師爺起來了，先過來招呼了一招呼，落後陳毓俊慢慢的在樓上下來，彼此作了揖，分賓主坐下。小王師爺看見沒有他的事了，便溜之乎也。陳毓俊一回問問他的景况，一回問問他的行徑，馮正帆直陳無隱。陳毓俊把眉頭皺了又皺，像是不耐煩的光景。誰知這位馮正帆，早晨只拿了八個錢買了兩個燒餅吃了，這會肚子裏已經餓着，不住的轆轤的作響。馮正帆不好意思，把背僵了，竭力去壓住他，陳毓俊看了不禁好笑，因問：「中飯怎麼樣了？」家人回稱：「還要略停一停。」陳毓

俊便提著嗓子，吩咐：『快拿來！』家人答應着，一疊連聲的傳到廚房裏去了。

少時，家人們請到對過去用飯。馮正帆一看，只對面擺着兩個座頭，心裏想：那位王公呢，爲何不見？又不便問。陳毓俊舉箸道：『馮正帆樂不可支，一看桌子上，雖是便飯，却也大盤大碗的，十分齊整。一時吃畢，仍到書房裏坐下。陳毓俊便告便上樓去了。馮正帆無聊之極，踱到正間閑望，只見一個廚子端着一盤魚，一碟菜，一銅鍋的飯，望小王師爺房間裏去，纔知道小王師爺吃的是另有一種東西，心中不禁歎息。

等到陳毓俊下來之後，便道：『表兄今天沒事嗎？』馮正帆道：『沒事。』陳毓俊道：『如此咱們去逛逛罷，你也是難得到上海來的！』馮正帆無語。陳毓俊便問：『馬車呢？』家人們答道：『早來了。』陳毓俊道：『叫他們勻一個進來。』家人傳出話去，馮正帆眼睛裏忽然看見一個戴紅纓帽子，身穿綠呢袍子，週身滾着闊邊的，跑了進來。心裏想這是甚麼人？後來看見他把水烟筒袋子拿了出去，方知道他也是個當跟班的，等到陳毓俊邀他出去，看見馬車還坐着這樣打扮的一個人，方纔明白就是陳毓俊說的馬夫了。

霎時一鞭展去，雙輪如飛，馮正帆不住的四面留心細看，只見一片大空場，圍着鐵欄杆，陳毓俊對他說道：「這就是跑馬廳了。」馮正帆點頭不置。及至到了一處，陳毓俊和他下得車來，一片森林夾着松柏柳榆之類，青的旋青，綠的碧綠，望上去極像墓道。轉了一轉，露出一所房子來，那房子却造得十分華麗，上下都是用紅磚一塊一塊砌就的，頂上幾處像寶塔一樣，溜尖溜尖。二人踏進門來，好大一間廳，擺着百十副座頭，但是人影寥寥。陳毓俊道：「太早了。」馮正帆道：「難道這兒逛的人都要老晚纔來麼？」陳毓俊道：「可不是？」二人徘徊了半晌，揀個座頭坐下，有人泡上茶來，促膝談心。良久良久，方看見一串人魚貫而入，還有些婆娘在內。馮正帆正待要問，陳毓俊忽然不見，心下着了一驚，隨即立起身來找尋，不知找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這一回好像是著者不甚經意之作，但是信筆點染也頗疏落有致。

第七回

恣遊覽終朝尋勝地
急打點連夜走京師

却說馮正帆一回頭不見了陳毓俊，四邊亂找了一會兒，纔見他好好兒的在那邊坐着呢。三脚兩步跑的走過去，一看不對徑，却是爲何？原來陳毓俊與一個二十多歲年紀的婦人，在那裏唧唧噥噥的講話。再把這婦人上上下下的打量，見她穿的甚是時興，臉上塗脂抹粉，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東張西望。馮正帆心下盤算：這是甚麼人呢？要說是表弟的姨奶奶又不像，要說是表弟的親戚又不像，恣恣恣恣了一會子，他纔從恍然裏跑出了一個大悟來，自忖道：要不是人家常常說的上海的信人罷！既知道是信人，回頭一想：我還是遠遠的走開爲是，儻若給甚麼熟人看見了，說我初得差使就到上海這般胡鬧，那還了得！心裏這麼想，眼睛裏看出來，便覺得那信人和天地鬼神一般。少時陳毓俊的話也說完了，便整了過來，揀了一張桌子，泡茶坐下。

不多一刻，聽見門外車轆轆，馬蕭蕭，一大堆人，嘻嘻哈哈，踉將進來。爲頭一個，穿着雪青湖縐夾

衫，登着烏靴，紫巍巍的一張面孔，一部濃鬚，口裏銜了一支東西，那東西在那裏出烟呢。不勝稀罕，忙問陳毓俊，毓俊說：「這是雪茄，出在呂宋的，所以又叫呂宋烟。」馮正帆不提防今日倒曉得一個典故。那老頭兒後面跟着幾個年輕的，都穿的很華麗，就在他二人對面坐下。

少停高談闊論起來，只聽那老者大發議論道：「上海張園一帶，栽着許多樹木，夏天在邊上走，不見天日，可以算他東京帝國城。大馬路商務最盛，可以算他英國倫敦。四馬路是著名繁華之地，可以算他法國巴黎。黃浦江可以算他泰晤士江，蘇州河可以算他尼羅河。」幾個年輕的一齊拍手道妙。一個年輕的說道：「上海商務，是要算繁盛的了。天下四大碼頭，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中國上海，這是確鑿不移的。」

馮正帆聽了半天，沒有一句懂得的，覺得發煩的很，因和陳毓俊談了些別的事情，看看天色傍晚，便催着陳毓俊要走。看陳毓俊還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催了兩遍，陳毓俊纔和他上車回去。又在各處兜了幾個圈子，直兜到大小店舖俱點燈了，方始在一家門口停住。毓俊和他下得車來，進得門去。

覺得不是新馬路公館的模樣了。忙問這是甚麼地方。毓俊說：「你別管！」馮正帆無可奈何，上得樓去，看見一個圓圓的東西掛在扶梯口裏面，也沒有蠟燭，却點得雪亮，耀得人眼睛都睜不開，還有一個穿竹布大褂的管家，斜織着身子，引他二人，到一間小小房間裏。陳設的器具，也有方的，也有圓的，也有扁的，也有長的，這器具的質地，馮正帆却認得就是玻璃。毓俊問他要甚麼菜，他纔知道是個吃飯的飯館子，便道：「隨便也罷。」毓俊知道他不懂，替他寫了幾種。少時又見穿竹布大褂的管家，拿了一個盤子進來，盤子裏一塊一塊的東西，摸摸冰凉挺硬，馮正帆就不敢去驚動他了，一會又拿上一盤子湯來，馮正帆端起來一呷，陳毓俊早哈哈的笑了，還說道：「你別裝着勢，嘔人了！」一時糊裏糊塗的吃畢，也不知道是甚麼味兒。後來看見刀叉等件，說：「你今兒可破費了，難道還請我吃燒烤麼？就是吃燒烤，也得廚子來動手，難道自己可以切嗎？」陳毓俊道：「你別管，看看我的就明白了！」

馮正帆忽然腹脹，想要小解，陳毓俊叫人領了他去。溺畢回來，走過一個門口，裏面丁丁冬冬有琵琶的聲音。心裏想：「這是誰在那裏唱曲兒呢？」巴着下半截門一瞧，原來都是些穿紅着綠的小

姑娘，馮正帆想道：這裏風氣真真不好！上館子吃飯，還叫小姑娘們陪着，他也太樂了！正在呆呆的立着，有個人拿着無數盤子，急忙忙的走過，一個不留心，撞在他身上。豁瑯一響，全行碰翻，潑了他一身的汁水，淋漓盡致。馮正帆怕這人要他賠盤子，趕忙一溜，溜到自己房間裏。

陳毓俊見他這樣，便問怎麼樣了。馮正帆對他搖手，陳毓俊莫明其妙，又叫人揩了把手巾替他揩抹乾淨，然後叫開帳來。一個人便來訴說，馮正帆碰破他的盤子，陳毓俊睜着眼睛道：「你要他賠盤子，他還要你賠衣服呢，倒底是你盤子值錢，還是他的衣服值錢？」這人無言而去。馮正帆方曉得有這樣一個巧妙。

出得這館子，方纔看見門上有三個銀硃寫的大字是金谷香。

毓俊又帶他上戲館，揀定座位，便告個「失陪」，匆匆要走。馮正帆一把拉住，問那裏去？陳毓俊道：「過癮去。」馮正帆無可如何，叮囑快去快來而已。馮正帆坐又不是，立又不是，背上像有針刺的一般。眼睛看着戲，耳朵裏聽着鑼鼓，臺上又跳出一個黑盔黑甲的人。哇呀哇呀的鬧了半天，把他頭腦子都弄脹了。良久，良久，始見陳毓俊回來。戲散，陳毓俊要拿馬車送他回棧，他怕陳毓俊拉他去逛

窰子，一定不肯說：『我認得路，我走回去就是了。』陳毓俊無奈，與他作別。

馮正帆出得戲館，記得一條橫馬路，跑過去拗一個灣，就是棧房。他便一步一蹣的蹣了半條馬路，看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有些女人在屋簷底下，遮遮掩掩，見他到來，個個有招呼之意。馮正帆心中不解，正走之間，有個又粗又麻又胖又黑的揚州婆子，拉了他一把，他着了急，嘴裏就罵：『混帳東西，連廉恥都不要！』揚州婆子咬咬呱呱回罵了他幾句。

馮正帆既脫此險，便一直回去，開了房門，帶來的小管家，名喚三兒，過來伺候，安睡下去，一宿無話。第二日一早，差小管家送片子到陳毓俊公館裏去辭行；下半日收拾收拾，即往灤河差次而去，後文不提。

且說昨天那老頭兒，姓周，名自謙，號勁齋。是一個佐雜出身，謀到了一個差使，兩年下來，很多了幾個錢，加捐知縣。正值簡放出洋欽差之際，他又鑽得路子，當了一個隨員。期滿回來，便以異常勞績，保升知府。前年晉直捐內，又化上許多銀子，過了道班，便是一位巍巍乎的觀察公了。因他到過外國，所以開口就是倫敦，閉口就是巴黎。

這天回去，接到一封京裏打來的電報，是要他進去，大有機會可乘。周勁齋見了，如何不喜呢？當下囑咐家人，趕緊到招商局去定輪船上的大餐間。一面歸歸行李，弄弄鋪蓋，一夜不曾合眼。次日又到各處辭行，就有一班天天見面的朋友，在一個花園裏替他餞行。餞完了行，又到各相好處打了一轉，說明進京的說話。看看十點鐘左近，周勁齋便一直上船，船上買辦，叫作施禮仁，與他向來熟識，招呼得十分週到，一路無話。

等到輪船進了塘沽口，由小船駁至紫竹林，住在鴻安客棧。本來天津的客棧都是用火炕的，這鴻安却比別家講究，是拿幾塊松板搭成的床鋪。歇息了一夜，次日搭火車進京。不到半天，便到正陽門，叫了驛車，裝了行李鋪蓋，逕奔打電報給他的爛麪胡同賈子塾家。子塾到衙門去了，早有家人接住，把他安置在書房裏。原來北京的房屋，都是三開間一進，兩明一暗，接着一個院子。這賈子塾是工部員外郎，頗通聲氣，前回曾與周勁齋同事，兩個人氣味十分相投，便做了拜盟的兄弟，所以這般照顧他。

周勁齋外國雖是到過，北京却没有到過，一舉一動，都存一點小心，怕人說他怯，笑他不開眼。這

回正坐在書房裏，四邊一瞧，裱糊的倒也十分乾淨，就是地上髒一點，桌上舖滿了一層灰。心裏詫異說：「好好一個書房，爲什麼不收拾收拾呢？」後來聽見家人們說：「收拾過了，風一刮又是一塌糊塗。」方纔明白他們聽其自然的道理。

看看天要黑了，賈子塾還不見來，急得他如熱鍋上螞蟻一般。等到掌燈時分，忽聽一聲咳嗽，一個家人回道：「老爺過來。」便打起了簾子，賈子塾低着頭進了書房，二人作揖坐下。欲知二人談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寫新得差使的小官兒馮正帆初到上海看見信人，主張遠渡走開，恐被人說他初得差使就到上海胡鬧，「覺得那信人和天地鬼神一般。」下語甚趣，也可說「敬鬼神而遠之」了。官場現形記卷七，寫由山東奉委到上海購辦機器的候選通判陶子堯，初到上海未「破戒

「的時候，說他『由山東臨來的時候，姊夫曾數囑過他，說：『上海不是好地方，你又是初次奉差，千萬不可荒唐！化錢事小，聲名事大！』陶子堯做官心切，便把此話牢記在心，自己拿定主意，到了上海，不叫局，不吃花酒，免得上當，』同是一樣心理，可以合看。而『天地鬼神』一語，形容尤妙。

寫馮正帆看戲，「檣上又跳出一個黑盔黑甲的人，哇呀哇呀的鬧了半天，把他頭腦子都弄脹了。」按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九回，寫安老爺在鄧九公家裏看戲，「一時又見從上場門跳出個黑盔黑甲的黑臉人來，也不聽見他唱，只拿了桿槍，哇呀呀，哇呀呀，喊了個地動山搖，咕咚，咕咚，跳了個塵飛烟起。鬧了半天，……」兩段對照，其間好像又不無淵源。此處雖不一定是著者有意襲取，但不能說不受兒女英雄傳的影響，看來著者是最喜歡看兒女英雄傳這部小說的，所以信手拈來，往往兒女英雄傳化。

寫周勁齋「加捐知縣……便以異常勞績，保升知府。」按知縣保知府，中間還隔着一層。使館隨員滿期的保案，雖是「異常勞績」，而這種跳過一層的保法，非通例。

第八回

崇效寺聊寄游蹤
同慶園快聆妙曲

却說賈子蟄走進書房，與周勁齋見禮畢，談了一會正經，又說了一會閒話，慢慢的提到寫信叫他進京的那樁事，周勁齋忙問如何，賈子蟄道：「機會呢，是有，只要你肯化上兩文。」周勁齋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道：「老把兄，我難道是不識竅的人麼？」賈子蟄道：「不是啊，你老弟的事，愚兄有不帮忙的道理麼？」又湊着周勁齋的耳朵道：「裏面張口張得却不小，愚兄代你磋磨磋磨再說。至於愚兄這面，同你老弟是自家人，有也罷，沒有也罷，都不在乎此的。」周勁齋聽了，起身謝過。從此周勁齋就在賈子蟄家住下，等候消息。

有天起來得早，想要出去逛逛，便叫賈家的管家去叫輛車子，講明了一天給三十弔錢，是明欺周勁齋沒有到過京城，所以開他一個大價錢。周勁齋一算，二十弔錢合起來不到四塊錢，在上海上趟張園，有的時候還要貴些，何況是一天，因此欣然應允。當下換過衣服，又問賈家借了一個管家，因

他自己帶去的底下人都是外行之故。

勁齋上了車，那管家跨上車沿，掌鞭的拿鞭子一灑，那車便電掣風馳而去。周勁齋在車裏望，人烟稠密，店舖整齊，真不愧爲首善之區。忽然那裏轉了灣，望左邊一側，勁齋的頭在車上咕咚一響，碰得他頭痛難當。隨即把頭一側，那裏知道，這車又望右邊一側，勁齋的頭又在車上咕咚一響，這兩下碰得他眼前金星亂迸，勁齋想道：京裏的人可惡，就連車也可惡！好容易熬了半日，熬到了一個所在。

勁齋下車一看，原來一座大廟，題着崇效寺三個字。原來崇效寺是個名勝所在，當初相傳，寺裏有三株古樹，一株是紅杏，一株是青松，一株是碧梧，後經兵燹，把這三株樹都砍了，現在只繪着一個卷子，在寺裏藏着，凡有名人，皆留題詠，當下勁齋步進山門，見這崇效寺規模濶大，氣象崑巍，心裏贊歎了一回。

剛剛打從抄手遊廊進去，劈面轉出三個人。一個是灰色搭練布的夾袍子，上面穿着藍呢半袖馬褂，却拿黑絨挖了大如意頭，週身鑲嵌一個把衣裳都掖在身上，繫一根元色整疋湖縐的腰帶。一

個穿着短打，頭上貼著大紅布攤的頭痛膏藥，一手托著畫眉籠子，一手盤著兩個鐵彈，忒兒郎當，忒兒郎當的不住聲響。三個人都拖着大辮繩兒，一個看着周勁齋笑了一笑，嘴裏說：「糟豆腐！」勁齋茫然不覺，三個人便挺胸凸肚的揚長而去。回頭一問賈家的管家，賈家的管家說：「這三個人都是「混混。」」勁齋方知道是流氓。

逛了一會，覺得沒有甚意思，回頭又問賈家管家道：「還有甚麼好頑的所在？」賈家管家道：「那末看琉璃廠罷。」勁齋道好，重新上車，徑向琉璃廠進發。

這番光景，竟不同了，只見一家一家都是舖子，不是賣字畫的，就是賣古董的，還有賣珠寶玉器的。有一家門上貼著「代辦泰西學堂圖書儀器。」勁齋進去一看，見玻璃盒內擺著石板鉛筆墨水壺之類，向掌櫃的要一本泰西的圖書看看，掌櫃的慎重其事，拿將出來，原來是本珀拉瑪，勁齋笑了，還了他。掌櫃的道：「你老準是不懂，我告訴你老，這是洋人造的洋書！你老要是能觀念通這本書，就可以當六國繙譯！」周勁齋一聲兒不言語，望外就走。

又到隔壁一家，見玻璃窗內貼着許多字樣兒，都是些狀元，什麼翁同龢，駱成驥，張謇，進去一問，

可以定寫，連潤筆連蠟箋紙價，一古腦兒在內，也不過三四錢銀子。勁齋暗暗納罕，心裏想道：「種名公到了外省，一把扇子，一付對聯，起碼送他十兩二十兩程儀，要是多些，就一百八十，如何在京裏倒反減價招徠呢？」隨手買了些銅墨盒鎮紙之類。

又逛了一會，天色不早，想要去喫館子，因向賈家管家問京城裏面那一家館子好。賈家管家回說：「至美齋。」勁齋交代了掌鞭的，及至到了至美齋，是小小的一個門面，進去了堂倌趕着招呼說：「這邊有雅座。」揭開門帘進去，一望那個雅座，只能設坐四個人，一帶短窗，緊靠着一個院子，院子裏堆了半院子的煤炭，把天光都遮住了，覺得烏漆墨黑。煤炭旁邊，還有個溺窩子，此刻已是四月間天氣，被倒西太陽晒着，一陣一陣的臊氣，望屋裏直灌進來，勁齋閉着鼻管，皺着眉頭，將就坐下。

跑堂的送上茶壺茶盃，問：「老爺請客不請？」勁齋說：「你去拿副筆硯。」寫明「懶題胡同賈宅」賈子塾老爺，跑堂接着去後，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弄得他如熱鍋螞蟻一般，看看日色平西，跑堂的點上一枝白臘，又坐了一會，纔看見賈家的管家回說：「老爺過來。」勁齋連忙起身讓坐，子塾稱：「有勞久候。」跑堂的曉得沒有別客了，擺上箸碟，又拿了一疊紙片過來，便陪着笑臉問：「老爺

們要什麼菜？」勁齋先讓子蟄要，子蟄要了精溜魚片兒，炮鷄丁，燴銀絲，紅燒大腸四樣。跑堂的問勁齋要什麼菜，勁齋說：「炒個肉絲，帶爸爸！」跑堂的站在一旁楞着，勁齋道：「你怎麼難道連爸爸都沒有麼？」子蟄聽了哈哈大笑道：「不要就是餚餚罷！」跑堂的始諾諾連聲而去，勁齋覺得叫錯了名字，惹人發笑，臉上很磨不開，一陣紅，一陣白，還虧子蟄是個積年老猾，知道他不好意思，便拿別的話來把他又開了。二人喝着酒，喫着菜，口味倒還不錯。

勁齋覺得身後有些熱烘烘起來，把馬褂也脫了，袍子也剝了，及至院中小解，方看見這雅座的隔壁是連着一副大灶頭，烈烈轟轟在那裏燒着呢。焉有不熱之理？

趕忙催飯，會過了鈔，便和子蟄一車回去，不題。

又過了兩天，子蟄忽然高興，邀他到前門外大柵欄聽戲。勁齋久聞京師的戲子甲於天下，今番本打算見識見識，焉有不往之理。午飯後同車而出，到了一個很窄很窄胡同裏面，門口花花綠綠，貼着許多報條。門口有塊匾，叫同慶園。進得門去，一條土地，七高八低，走起路來要着實留心，方不致於蹉跌。勁齋覺得陰森之氣，逼得人毛骨悚然，忙問怎麼樣。子蟄道：「到了裏面就好了。」過得一重柵

稱，便覺人多於腳。子蟄要官座，官座已經沒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看座的回說沒有了，子蟄發怒：「混帳王八旦」的大罵了一頓。那看座的受了他的發作，顛倒讓出兩個座子來。勁齋一想：原來北京人是欺軟不欺硬的！

勁齋與子蟄坐定，其時臺上正唱著天水關。子蟄道：「這些都是乏角兒，不用去聽他。」勁齋不懂，回臉一望，只見嚷賣冰糖葫蘆的，瓜子兒的，川流不息。還有一個人站在人背後，說「滂」勁齋說：「什麼叫做滂？」子蟄道：「端一盃來你喝喝。」少時管家端上一盃來，勁齋見是雪白的東西，面上點着一個紅點兒，十分可愛，用手一摸，覺是冰涼的，便說：「太冷啊！可要拿點開水沖沖。」子蟄道：「並不涼，你喝下去就知道了。」勁齋喝過一口道：「原來是牛奶。」等到喝到第二口，不知如何的胃裏受不得了，哇的一聲，吐將出來。子蟄道：「別勉強了！」就把牠端過去，叫家人喝了。

一會台上唱過了四五齣戲，大家嚷道：「叫天兒上來了！」原來叫天兒這日唱的空城計，二人聽過一段搖板，便有人闐然喝彩。還有閉着眼睛，氣都不出的，也有咕咕嚕嚕在那裏罵的，說：「你們老爺別只管喝彩，鬧得我聽不着！我今天好不容易當了當纔來聽戲的！」勁齋暗暗詫異，叫天兒唱畢，

大家就散了。一片擁擠，就如潮水一般。

二人方到得戲園門口，勁齋望身上一摸，忽然啊呀一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上一回寫一個由內地初到上海的「阿木林」這一回寫一個由外省初到北京的「怯八義」都可引人發噱。

寫周勁齋坐車挨碰，並非挖苦，的是南方人沒坐慣北方的轎車（亦稱驟車）難免的事。一次挨碰，必是腦袋上左右連碰兩下，過來人當知之，此處描寫得甚細。至於「那車便電掣風馳而去」在今日觀之，形容的字眼實在太用得過火了。不過在書中所寫當時的北京城市，「行的工具之車，不但沒有什麼摩托車電車之類，就連馬車人力車腳踏車之類也還沒有，則轎車比起載重的所謂大車來，便算快得多。著者更特加以動目的形容，於是乎「電掣風馳」

矣。記得庚子年我同吾兄滂霄等，隨侍先君在山東，由武定府往省城的路上，先君坐的是一輛雙套轎車，（兩個騾子拉着走的叫雙套，是上長路用的。不上長路的，都用一個騾子拉，叫做單套，如周勁齋所坐的便是。）我們坐的是一種『大車』（極笨大，便於堆放多數行李。一輛木車上套着的牲口，多至五頭，往往牛馬騾驢四項俱全。）大車走得極慢，和轎車同時出發，我們跟着走在前面的那輛轎車，覺得飛也似的快。（也就彷彿所謂『電掣風馳』）打尖，住店，都是轎車先到了許久，然後大車從容不迫的來到。時至今日，在『行』的工具中，轎車自然也早已算落伍了，所謂快，所謂慢，本來不過是比較之詞而已。（自飛機等通行後，火車之類便又失其快。）

寫周勁齋在崇效寺所遇的『混混』，寫得神氣十足。惟以『規模濶大，氣象崔巍』八個字，寫周勁齋眼裏的崇效寺，不甚貼切。大約著者並沒有逛過崇效寺，始作想當然耳之空泛的考語。

『珀拉瑪』是 Primer 的音譯，即所謂華英初階也。三十年前中國人學英文，初學的課

本，大都用此。由此而向上，便是華英進階初集(First Reader)至五集(Fifth Reader)。當時讀過華英初階的，就彷彿英文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其實是很淺。如讀完華英進階五集，就要被認為登峰造極了。說人的英文程度如何好，總是說他讀到或讀過華英進階第幾集。

寫吃館子一段，又有兒女英雄傳化的地方。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二回，寫鄧九公對安老爺述說在青陽居吃飯的情形，「鄧九公道」……及至上了樓，要了菜，喝上酒，口味倒也罷了，就只喝了沒兩盅酒，我就坐不住了。」安老爺道：「怎麼？」他又說道：「通共一間屋子，上下兩層樓，底下倒生着煖烘烘的個大連二灶。老弟你想，這樓上的人要坐大了工夫兒，有個不成，了烤焦包兒的嗎！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馬褂子也脫了……那雅座兒只管後牆上，有個南窗戶，比沒窗戶還黑，原故那後院子堆着比房簷兒還高的一院子硬煤。那煤堆旁邊，尙是個潑窩子，太陽一曬，還帶是一陣陣的往屋裏灌那臊蟲蟲的氣味，我沒奈何的就着那臊味兒吃了一頓受罪飯！」對看自見其胎化處，惟尙有剪裁耳。

寫戲園情形，甚有致，而喝滂酪一段，娘家也在兒女英雄傳。英雄傳第三十八回，寫安老爺

路邊涿州遊天齊廟，「程相公此時是兩隻眼睛不够使的，正在東陵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吃酪罷，好乾酪哇。』程相公便問：『甚麼叫個湧？』安老爺道：『叫人端一盃你嚐嚐。』……一時端來，他看了雪白的一盃東西，上面還點着個紅點兒，便覺可愛，接過來就嚷道：『哦，冰生冷的！只怕要拿點開水來沖沖吃罷！』安老爺說：『不妨，吃下去並不冷。』他又拿那銅匙子舀了點兒放在嘴裏，纔放進去，就嚷說：『阿，原來是牛奶！』便蹣牙裂嘴的吐在地下。安老爺道：『不能吃，倒別勉強！』隨把盃酪給蕨花兒吃了。『亦可對看。』

『你們老爺別只管喝彩』句之『喝彩』在北京口語上不甚自然，不如改爲『叫好』。

第九回

失鑽戒大人恨小利
誣冤屈賤價得名駒

却說周勁齋身上一摸，一隻四喜袋不知去向，便急得面容失色。賈子蟄忙問可是給「小利」偷了東西去，勁齋道：「豈敢。」子蟄道：「偷了什麼東西去。」勁齋道：「是一隻四喜袋，四喜袋裏別的不打緊，只有一隻五個下利的金剛鑽戒指，要值到一千塊洋錢！」子蟄道：「你好糊塗呀！戒指爲什麼不戴在手上，倒擱在腰裏呢？」勁齋道：「我爲吃了飯要洗臉，所以把他取了下來，放在四喜袋裏。出門的時候偶然忘記，這回被小利偷去了，纔想起來。」子蟄道：「京城地面，小利最多，一個不留神，就要會把東西丟了。你這個戒指值到一千塊錢，那就不是玩的了！咱門姑且回去，想個法子把他找着纔好。」勁齋道：「報官如何？」子蟄笑道：「別說報官，就是出奏也沒用的！」勁齋悶悶不樂，只得垂頭喪氣，隨着子蟄出了戲館，回到子蟄家中。倒見子蟄過意不去，替他托了衙門裏的人到處查緝；又寫了一張賞格，貼在正陽門洞中。過了幾天，毫無影響，勁齋也只索罷了。

有天勁齋出門拜客，走在半路上，忽見買家的管家跑得滿頭是汗，在那裏東張西望，一見勁齋如獲異寶一樣，忙跑過來道：「請周老爺停步！」勁齋便問何事，管家一手在腰裏拉下一條絹子來，擦腦門上的汗，一手垂下去請了一個安說：「老爺大喜，剛纔王中堂宅裏打發人來，說上海的回信已經來了，老爺委了招商局的總辦。」勁齋一喜非同小可，便與買家管家一路回到子塾家中。子塾已經戴着大帽子在客堂裏候着道喜。勁齋忙了兩日，打點出京，也不去提他了。

且說京城裏有個關公子，姓孫，排行老六，正是北邊人所謂「窩桶」，南邊人所謂「洋盤」，據說他的老子是個軍機大臣，權傾中外，因此人人叫他孫六公子。這孫老六平日專喜的是鬪鷄走狗，家裏養着幫閒無數，出起門來，把這人都帶在後面，幾十騎馬，猶如流星趕月一般。

這日正是新秋天氣，孫老六忽然高興，說：「咱們到南城去逛窩子！」幫閒人等聞然應了。馬夫牽過馬，第一個孫老六，鞍認，其餘幫閒人等，還有家人小子，一窩蜂的趕出南城外。

南城外有一段，人烟冷落的地方，前面一個喇嘛僧，跨下「小銀合」，走得飛快，孫老六說：「咱們搶過他的先！」一使擋勁，那馬便兩耳一聳，長嘶了一聲，直竄過去。那喇嘛僧也是照樣一

催孫老六偏偏又落在他的背後了。孫老六一時無名火發，又仗他有幾分膂力，逼進一步，照着喇嘛僧的光頭上，啞的就是一拳，以為這一下總把他揍下來了，那知喇嘛僧昂然不動，孫老六大為驚異，一想「一不做，二不休」，爽性再是一拳，喇嘛僧驀然回轉身來，把孫老六的拳頭夾在脇肋底下，用力一提，把孫老六就提了過來，幸虧孫老六還有點家數，隨即跳上「波羅蓋」，跟着喇嘛僧你一拳我一拳的打起來了！手下家人小子，見此情形，發了一聲喊，使鞭子的鞭子，馬棒的馬棒，像雨點一樣，望喇嘛僧身上落將下來。喇嘛僧雖有工夫，却也「雙拳難敵四手」，早從「小銀合」上，掉將下來。孫老六大樂。一看左邊有一泥潭，那潭裏的泥滿滿的浮着，便喝令家人小子：「把這撒野的擲下泥潭去！」家人小子一聲答應，你推我搯，咕咚一聲，那喇嘛僧直沉的沉下去，把泥濺起，家人小子弄了一身，連孫老六的春紗大褂也沾了幾點。孫老六忙用手巾揩去了痕跡，大夥兒便嘻嘻哈哈的一溜烟跑了，後來喇嘛僧虧得有人救起，纔不致有性命之憂。

孫老六在窰子裏避了一夜，第二天將要進城，隨有來報說：「有許多喇嘛僧在城洞裏候着，要報仇呢！」孫老六一時間不得主意，幫閒裏面有一個叫智多星的，便附着孫老六的耳朵，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說了一遍。孫老六便叫窰子裏的夥計，叫了一乘車子，自己換了一件又長又大的洋布大褂，外加蜜色紗的夾背心，戴上一付墨晶眼鏡，混進城去，這個時候，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要說是看見了和尙頭纔擔心事，就是看見了天生的禿子，也覺得心頭小鹿撞個不住！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又是初冬光景了。京城內世家子弟，到了這時候，有種興致，就是鬥鴉，那鴉生的不過麻雀般大小，鬪起來却勇當先，比蟋蟀要利害十倍。却是一種，那鴉鬥天要把，把得牠瘦骨如柴，然後可以拿出來鬥。有些旗人們，一個個腰裏掛了平金繡的袋，把鴉裝在袋裏，沒有看見過的，真真要把牠當做新鮮笑話。

孫老六是最歡喜這門的，他的鴉分外養得多。有天腰前腰後掛了無數的袋，袋裏裝了無數的鴉，手裏還把着一個雪白雪白的，叫做『玉鴉』，是容易化了重價買來的。剛剛出得大門，有個賣冰糖葫蘆的喊，孫老六叫住了，買了一串，在嘴裏吃着，劈面遇見一人。

這、是誰？原來是孫老六的舅舅，現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這位山東道監察御史，平日十分儉樸，布衣粟食，自命清廉，性情又十分古執，一句話不對，便反插着兩隻眼睛，叫罵起來，所以孫老六畏之

如虎。今天冤家碰着對頭人，孫老六早已毛骨聳然，將兩隻手藏在背後，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這位山東道監察御史，看見了他，把頭點點，便走將開去。

孫老六嚇出一身冷汗，轉回頭來，對着後面小跟班道：「險啊！」順手又把冰糖葫蘆望嘴裏送，那裏知道記錯了這手把着一個玉鶉呢，使勁一咬，把個玉鶉的頭脰嚙一聲咬將下來，孫老六覺得味道兩樣，定睛一看，魂不附體，連說道：「糟了，糟了！」他心上氣不過，也不顧什麼了，用手望屁股背後一拍道：「唉！」耳朵裏聽見吱的一聲，又拍死了一個「麻花！」這「麻花！」也是鶴鶉當中的健將，戰無不勝，孫老六仗着牠贏得好些錢，曾經有人還過三百兩銀子，孫老六捨不得賣，一旦死於非命，叫他怎的不痛呢？一時哭又哭不得，笑又笑不得，那種神情實在難過。只得將小跟班喝罵了幾句，說：「你們爲什麼不替我當心當心！」小跟班裏面有個叫白張三的，十分狡猾，便回道：「少爺自己都不能當心，小的們如何能當心！」孫老六氣極，趕上去打了他一個耳刮子，再要想打第二下，白張三已飛風的跑了。

孫老六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聽見馬蹄聲響，由遠而近，仔細一看，是他至友快馬陳三。這快馬

陳三年紀也有五十多了，無論什麼馬，他騎上去，格外走的快，所以人家送了他一個綽號，叫做快馬。陳三膽下的一個小跟班，正想找個人給他解圍解圍，一看見快馬，陳三直着脖子嚷道：『三爺，咱們少爺在這兒呢！』陳三聽見，坐望一看，連忙收住繩繩，跳將下來，說：『老六，我正要找你。』孫老六道：『你有什麼事，咱們家去說。』陳三便叫小跟班牽了馬，一直到孫大軍機的宅內。

二人來至書房內，陳三四面一望，看見牆上掛的胡琴，絃子，笛，那些樂器，就像軍器架子一樣，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不覺笑了一笑。值書房的端上茶來，喝過，陳三就告訴他道：『昨兒李驥子拉了一匹棗驢來，要賣給我。我試了試，腳底下倒還不錯，可惜我這兩天家裏打着飢荒，那裏有錢給他？所以我來問問你，你要不要？』孫老六道：『他要多少呢？』陳三道：『他說是二百銀子，那裏能發依他？給他一百五十兩銀子，也就罷了。』孫老六道：『既然如此，叫他上我這裏來拿就是了。』一面吩咐至張房裏去交代一聲。陳三見事已成，便歡歡喜喜的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文字，生動活潑。孫老六錯吃鷄鶩一段，寫來尤爲得神。此種錯誤，人在精神恍惚或別有所注的時候，往往有之，所謂心無二用也。記得西洋從前一位科學家，有天要把一個鷄蛋煮幾分鐘，一手拿着錢，一手拿着鷄蛋，走到廚房裏去。忽然另想起一件科學上的問題，腦中思索起來，忘其所以的良久，一看，原來手裏一直拿着那個鷄蛋，鍋裏却煮的是錢。這下這個笑話，和書中所寫孫老六的事情，可謂不類而類。

撤去周勁齋，改說孫老六，此回更在一回裏面硬行另起，越發自由。

第十回

試睡驢天橋穩步
放鷹犬西山打圍

却說快馬陳三歡歡喜喜的回到家中，便打發人去把李驢子叫了來，吩咐他明日把馬牽到孫軍機宅裏去，他家六爺要買呢。李驢子曉得孫老六是個冤大頭，那有不願之理，當下諾諾連聲的去了。

第二日一早，快馬陳三正在洗臉，李驢子已經牽了馬來了，二人一同到了孫軍機宅裏。管門的說：「六爺還睡着呢。」白張三見了快馬陳三，因為昨日是他的救命恩人，否則至少要挨幾下嘴巴子，當下殷殷勤勤讓三爺書房裏去喝茶，李驢子自在門房裏老等。

看見十一點鐘打過，孫老六睡得糊裏糊塗的，兩隻眼睛還睜不開。一面鈕衣扣，一面嘴裏哈着氣，見了陳三嚷道：「好早啊！」陳三道：「也不算早了。」孫老六道：「你來了什麼時候？」陳三道：「有一會了。」孫老六一屁股先在炕上坐下，這纔讓陳三上炕，便問：「那馬呢？」陳三道：「拴在驢子

裏樹上，你可要去瞧瞧？孫老六道：「別忙，別忙！等我一定神兒。剛纔被他門把我架弄着起來，一點兒沒有吃呢，一點兒沒有喝呢，鬧得我有些發虛。」正說着，家人端了茶點出來。孫老六用過了，白張三又跟他裝上一袋蘭花烟，孫老六接在嘴裏，抽着呼嚕呼嚕的響，抽了一袋，又是一袋，直抽到第三袋上，纔略略有些精神。回頭叫白張三去叫李驪子，就知李驪子趁空已跑出大門外去吃高湯老餅了。

等了一會，李驪子纔慌慌的走進書房，見過孫老六。老六先開口道：「昨兒三爺跟我說，你有匹小「賽驢」要賣一百兩銀子，有這回事嗎？」李驪子道：「有這回事，馬已經牽來了。」孫老六道：「好，咱們過去瞧瞧。」說着就走，陳三和李驪子跟着，走到那馬身旁。那馬火炭一般的赤，週身上下沒有一根雜毛，像是個神駿。

孫老六點頭道：「還勉強去得過，你不是說過的，一百兩銀子，拿五十兩銀子去就得了。」李驪子笑道：「貨買賣價，那裏有這麼大的虛頭。」孫老六道：「別累贅，六十兩。」李驪子咬定一口要八十兩，再少不行，陳三做好，做歹，總算七十兩銀子。一面孫老六叫李驪子到賬房裏去領銀子，一面和

陳三說道：「三哥回來咱們吃了飯到天橋去出一個轎頭看。」陳三答應，李驢子收了銀子自去來。三就在孫老六書房裏午飯。

一時飯畢，自有馬夫牽了馬，孫老六跨上去，到也合式。另外又叫馬夫配了一匹「珍珠青」給陳三騎着。二人按轡而行，來到天橋，正是仲冬時候，綠陰已盡，露出一道垂虹，說不盡野曠草低，天高樹遠。中間一條道路，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在京城裏是有一無二的了。孫老六一面走，一面將腰一挺，把襠勁一下，那棗騮馬忽喇喇跑將開去，四個蹄子如翻鏡撒盃一般，孫老六甚是得意。騎了兩盞，便跳了下來，一面招呼陳三也下了馬，在一個小茶棚子裏坐下。跑堂的送上茶來，孫老六便誇說：「三哥好眼力，這馬果然不錯，足值一百兩銀子。」陳三忙回道：「六爺肯出大價錢，那有買不着好貨的道理？」

孫老六道：「可不是呢。南邊人的俗語，叫作「貪強買豬婆肉。」不要說別人，咱們賬房王老順的兒子，專好貪小便宜兒，上回上黑市去買東西，有次買了一隻燒鴨子，剛想用刀剖，誰知道是拿顏色紙糊的，氣的他望河裏一扔。又有一回去買了一雙靴，有天穿了出去，碰着大雨，靴桶子是高麗紙

做的，一碰着潮都化了，只好打着赤腳回來，這人是喜歡貪小便宜的報應嗎？」陳三聽了，哈哈大笑。
孫老六又說：「咱們喝過了這壺茶，三哥你上去把那馬試試。」陳三道好。一時會了茶錢，陳三鞍鞍上去，剛纔掃了半個圈子，那馬長嘶一聲，耳朵一聳，胸脯一挺，但見四個蹄子在肚皮底下滾。旁邊看的人都直着嗓子喝彩，把孫老六樂得跳將起來。陳三要顯他的能耐，等那馬掃過一盪，掃到第二盪，把繩繩望「判官頭」上一擱，在腰裏掏出套料的鼻烟壺來，把鼻烟磕在手心裏，漫漫的聞着。人坐在上面，絲紋兒不動，猶如端着一碗水似的，把個孫老六看得目瞪口呆。一時陳三把馬扣住，下來了。孫老六伸着大拇指，拍着陳三的肩道：「三哥，我真服你！」陳三還陪笑說：「我在六爺面前獻醜。」二人說了幾句，彼此作別。

又過了幾日，孫老六靜極思動，約着王尙書的兒子王大，周侍郎的兒子周瞎子，沈祭酒的兄弟沈桐侯，李郎中的姪兒李毛包，一同去打獵。這些朋友平時最淘氣不過的，人人聽了，都是興與頭頭的。大家帶了把式匠，挑了帳篷鍋竈，拿了器械，把了鷹，牽了狗，家人小子有些氣力的都跟了去。在西山左近，安上帳篷，埋上鍋竈，就如行軍打仗一般。看看天色晚了，各人坐在一處吃飯，嘻嘻哈哈

的，鬧得糊裏糊塗，孫老六張着嘴合不攏來。

沈侯桐是專於綽趣的，什麼古典，笑話，燈虎，記着一肚子。大家每日輪流作東道請他，要他替大家解悶，有時還作揖請安的，央告他。王大儂子是只曉得吃喝睡，真是個膠子。周瞎子人甚精刻，幸虧得登在北邊慣了，性情近於豪爽一路，所以還與大家合得來。季毛包心直口快，無論什麼事，總是他做『擋人牌』，因此上大家喜歡他。這五個人日日湊在一起，實在熱鬧。

有一日在各處搜尋了好半晌，甚麼東西都沒有。孫老六的一隻大獵狗，在枯草裏追出一隻鬼子來，把式匠一眼看見，便把臂上的鷹解去了紅布遮眼，放將出去。那鷹名叫『兔獲』，每隻要賣到百十兩銀子，在空中打了一轉，一翅撲將下來，把爪拳起，就如拳頭一樣，在兔背上一拳。這鬼子正被狗追得發昏，不提防這一下子，便滾在地下。那鷹把牠抓了提在空中，又把牠扔下來，扔了下來，又把牠抓上去，等鬼子死了，把式匠連忙把鷹收了回去。

大家一擁前來，早有孫老六的小子，把鬼子脚往兩下裏用力一分，那鬼子便裂為兩半，鮮血直冒出來。孫老六咕都都一氣喝了，說：『真好鮮味兒！真好鮮味兒！』大家都要爭着嘗嘗，只有沈侯桐

便道：『好髒！』孫老六把大家看看，把自己看看，嘴上都是鮮血淋漓滴滴，連下頰都染紅了，不由他不笑。小子打過水來，把手巾擦淨，便命將這兔子剝了，回來弄着吃。

周瞎子有個小子，叫作麻花兒。這麻花兒膂力很不小，年紀纔十七八歲，因為隨着大家趕，兔子把他丟在後面。這小子一時要解手，找着一個墳背後，蹲了下去，看見前面來了一條狗似的，渾身金黃的毛，站了起來，朝着他一撲。麻花兒笑道：『怪好頑的！』也學他的樣子，朝他一撲。這東西剛剛壓在麻花兒的身底下，四個爪子只願在地上爬。麻花兒道：『你再爬！爬深了！變成一個坑，爽性把你埋下去！』嘴裏一邊說，心上一邊想：把牠如何處置呢？渾小子自有渾主意，把一條腿跪在牠的腰裏，用一隻臂膊把牠的頭扛起來，用一隻臂膊把牠的屁股也扛起來，使勁的一拗，括的一響，把這狗似的東西生生拗了。麻花兒不勝之喜，手也不解了，把帶解下來，捆住了他四隻腳，橫拖倒曳的拖了，回來對着大家道：『我得了一條大狗！』

大家都不識貨，說：『果真是一條大狗。』沈桐侯仔細一看，說：『不對，狗雖然嘴是尖的，然而不至豁到兩邊。我看是另外一種異獸。』沈桐侯正在考慮，把式匠聽見這話，分開眾人，上來一看，說：『

我的爺！這個是狼啊！你怎麼得來的？」麻花兒一長二短，訴說了一遍。把式匠道：「幸虧你當牠狗，你纔敢去撲牠，你要曉得牠是狼，早嚇得一團糟了！說不定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麻花兒不覺毛骨悚然，連大衆都有些害怕起來。

孫老六道：「咱們這幾天也頑了，不如換一個法子罷。」王大傻子便張着嘴笑他道：「你說出這種話來，怯不怯，要是我，什麼豺狼虎豹，大爺一概不懼！」孫老六聽他說出傻話，便丟了一個眼色，叫兩人走開了，背着王大傻子商量說：「咱們回去罷，他要在這兒喂狼，讓他去，咱們可不奉陪！」沈桐侯本是個文弱書生，首先贊成。當下衆人偃旗鼓，一路回城。王大傻子也只得隨着他們，這就書上所說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此回開頭，馬價和上回所說不符。

試騎關天橋邊步 放獒犬西山打圍

走馬打獵，都寫得甚有興會。『孫老六把大家看看，把自己看看，嘴上都是鮮血，淋漓滴瀝，連下頰都染紅了。』似有語病。

○紀曉嵐（胸）姑妄聽之（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之一）云：『人情狙詐，無過於京師……燈下有唱賣鑪鴨者，從兄萬周買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傅以泥，外糊以紙，染爲炙燻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爲真。又，奴子趙平，以二千錢買得皮鞞，甚自喜，一日驟雨，著以出，徒跣而歸，蓋鞞則烏油高麗紙，揉作纒紋，底則粘糊敗絮，緣之以布。』這就是此回所寫孫老六說帳房王老順的兒子買燒鴨子、買靴上當一段所本。

第十一回

鄉秀才省闈觀光
老貢生寓樓談藝

却說江南蘇州府有一個小地方叫做諫壁，不過三四百戶人家，大半是務農爲生的。其中有一家姓殷的，頗有積蓄，在這三四百戶中，要算魁首了。曾經有人說過，當初乾隆天子南巡的時候，路過鎮江一帶，批評了兩句話，叫做：「窮山惡水，潑婦頑童！」不知是真是假，然而那地方的風俗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殷家有個兒子，名喚必佑，自幼留心書史，到了二十歲上，恰值學臺歲試，報名應考，不知不覺的高高進了，自然榮耀非常。就有鎮江城裏大戶人家，請去教讀，一年也可賺四五十吊錢的束修，況且殷必佑本是有家過的日子，便着實寬裕了。

那年碰着朝廷恩典，特開恩榜。端午過了，看看已是七巧之期，殷必佑便告訴東家，要去南京鄉試，東家自是應允。殷必佑一面整頓舖蓋，以及考籃書箱之類，預備動身，一面找了一個老童生同他代館。等到中元一過，殷必佑打開黃歷，檢了一個破日，約了幾個同伴，逕往南京看官，你道殷必佑爲

何要檢破日呢？原來是取破壁而飛的預兆話，休煩絮。

且說殷必佑順風順水，不上三日，到了南京，進了旱西門，尋到石壩街預先租定的寓所，歇息了一兩日，進場『錄遺』案發，又高高的取了，准其一體鄉試。殷必佑自是歡喜，每日在寓裏養精蓄銳，靜等秋風一戰。

到了初八，一早抽身而趨，隔夜由東家那裏借來的小廝，將吃食賞辦齊備。殷必佑一樣一樣放入考籃，還對別人說：『這是功名大事，不可草率。』收拾好了，將辮子挽了個疙瘩，把一件千針幫的背心穿在裏面，還有什麼銅邊近光眼鏡，毛竹旱烟桿，戴的戴在臉上，拿的拿在手裏。東家那裏借來的小廝，一手把考籃抗在肩上，跟着殷必佑，一路吆喝着，直奔貢院而來。遠遠的看見『天開文運』的燈籠點得輝煌耀目。

殷必佑往人山人海裏搶將進去，早聽得丹徒縣門斗在那裏唱名了。殷必佑心中吃了一驚，側着耳朵仔細一聽，還不到一半，自忖道：還好，還好！我虧得是錄遺場裏取的，名字還在後頭。要是有了正科舉，名字排在前頭，不早早點過了嗎？

等了一會，點到他了，接了卷子，一看是月字四號，打開『天地元黃』的扇子一找，巧巧在東文場引着東家那裏借來的小廝，進了龍門，找着月字號，號軍把他的考籃接了去，歸了號。東家那裏借來的小廝替他鋪好號板，釘起號帘，這纔回去。

殷必佑忙着把吃食一齊取出，還有沙鍋、風爐，叫號軍生些炭，拿出半個豬頭，用水將就洗了洗，放在沙鍋內，又拿出一大把葱蒜，也不切斷，就放入沙鍋內了，加上兩瓢渾水，煮將起來。一會兒撲鼻噴香的味兒，已漸漸透露出來。這時候進來的人更加擁擠，有看朋友的，有找號軍的，絡繹不絕。殷必佑坐在號子裏，兩眼望着沙鍋，是怕有什麼人橫衝直撞，損傷他這宗寶貨！

一會兒聽見三聲炮響，來着明遠樓上嗚嗚啞啞的吹打，大約是封了門，進出的人覺得略略清淨了，霎時一輪紅日，推下西山，他的豬頭也熟了。拿出盞風燈，插上一枝蠟燭，照得號子內通明雪白，便動手將豬頭盛起，却已爛於泥了。又把沙鍋洗過，放米下去，燒起飯來，不到一個時辰，飯也熟了。取過碗筷，將豬頭和飯狼吞虎嚥了一頓。

飯罷，收拾收拾，攤開褥子，待要想睡，無奈堂上人聲嘈雜，牆下梆鑼四起，鬧得他不能入夢，只得

把旱烟一袋一袋的慢慢抽去，磨延時刻。良久良久，方纔入了黑甜鄉。各號的人也睡了，準備明日鏖戰，一時鼾聲大作，四面都是呼嚕呼嚕的，和打雷一般。

等到殷必佑一覺醒來，覺得滿臉漆黑，睡得糊裏糊塗的，嘴裏便叫：「小柿子，燈也滅了，還不起來撥撥啊！」這小柿子就是東家那裏借來的小厮了。一個號軍正在號門外打盹，便接嘴道：「莫慌，莫慌！要火我這裏打呢。」殷必佑纔知道叫錯了。號軍從身上摸出鑲刀火石，劈劈拍拍，打了幾下，打着了火，點了燈。殷必佑問道：「有多少時候了？」號軍道：「大約三更天。」殷必佑一聲兒不言語，重新再睡。

看看參橫月落五鼓鷄鳴，殷必佑朦朧中覺得有人推他一下道：「先生題紙來了。」殷必佑一聽這話，一骨碌爬起，揉揉眼睛，見頭題是「辭達而已矣。」二題是「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心裏便咕咚一下，三題是「滕文公問爲國一章。」詩題是「小庭月色近中秋，得秋字，五言八韻。」殷必佑將題紙折起，翻開褥子，起身下地，要號軍弄了些水，洗過了臉，把帶來的晒乾鍋巴在開水內一沖，略放些糖，一塊一塊的咽了下去，這肚子也就不爲難了。先把帶來的木板大題匯海，細細的將目錄一

行一行查去，頭題却有一篇對題，二題只有「上律天時」一句題目，三題完全脫空。

祇得將頭篇對題刻文翻出，恬吟密詠了一遍，覺得平平無奇，心中甚悶。想了一回主意，又費了一回上下文，那知毫不相關的，便放大了膽。轉念這「辭」字是要風華掩映的，趕忙將文科大成文對觸機四書類與查查。誰知文科大成剛剛缺了一本，是有文學一門的，悶不可言，只得歎了一口冷氣道：「罷了罷了！」另取了一張紙，將刻文上的濃重字眼摘了幾個下來，以備用入自己文章裏面。構思了半日，研得墨濃，蘸得筆飽，起起草來。纔得了個前八行，塗了又塗，改了又改，看看終究不能當行出色，急得他抓耳撓腮。好容易敷衍完了八股，藏在一邊。二題三題亦然如此，不必細表。等到做五言八韻詩，更覺煩難，又怕出韻，又怕失黏，又請教隔壁下江先生，說沒有毛病，這纔一塊石頭落地。

膽真了，上堂交卷，已經放過三排。跨出頭門，有些苦人想做這注買賣，搶著考籃，望肩抗，也不管站在旁邊那些穿太極圖的鞭子板子和雨點般下來。殷必佑看見考籃被一個後生接去，伸手把這後生的辮子揪牢了，直到石壩街寓裏，看這後生把考籃安在地下，一面掏出一塊手巾，擦腦門子。

上的汗，這纔把手一鬆，隨意拿了幾個錢給他後生去了。

上了樓，幾位同伴的早在那裏高談闊論了。一個丹陽縣廩生開口道：「今年的題目，看似容易，其實煩難。頭題『辭達而已矣』，千手雷同，無所見長。兄弟曾經讀過才氣文章的，是一個叫韓湘南的，有一篇叫做『文不在茲乎』，換了破承題，鈔將上去，却足足的有七百多字，諸公想想看，『辭達而已矣』，『文不在茲乎』，真是天然的轉語！這種盡本，湊巧不湊巧，現成不現成！」殷必佑聽了，茅塞頓開，拱手看：「如此說來，今科一準要高中了！」那丹陽廩生道：「這也看！」面上却很露出得意之色。旁邊椅子上坐着一個灤陽縣的監生便道：「晚生是做兩板股的一股『辭』，一股『達』，」其中還有個樞紐，彷彿是個一淺一深的樣子。」丹陽廩生點頭道：「格局不錯，只要措詞得當，就可有望了。」這灤陽監生對面有個揚州甘泉縣老貢生，搖頭提腦道：「我的念給你們聽，破題是：『辭以達意爲貴，不以富麗爲工也！』」殷必佑嗤的一笑道：「這是朱註！」甘泉老貢生道：「惟其是朱註，別人不敢用，所以我鈔他！」丹陽廩生默然無語。灤陽監生還啞嘴弄舌的道：「妙。」殷必佑悄悄的扯了他一把道：「你真是沒有見過過文章的，用了朱註，你都要這般的佩服，少時看見我自出心裁

的，不要跪下磕頭麼！『甘泉老貢生憤然作色道：『你們這樣不是『非堯舜，薄湯武』麼？』言罷登登登下樓而去。衆人見他動了氣，也有埋怨殷必佑不該鄙薄他的，也有說這老貢生不自量的。殷必佑也不理會他們。

過了二場，又過了三場，便趁了原船，回到錢江上岸。又帶了些土產送與東家，擇日到館，仍舊當他的教讀老夫子。

看看滿城風雨，漸近重陽。殷必佑因爲自己做的文章鈔出來之後，經了許多親友稱讚，他心中也覺得熱蓬蓬起來了。看官要曉得，應考的人在這兩天，也最好過，也最難過。求籤問卜，測字扶乩，沒有一椿不做到。如飲狂藥，如溺迷津，而且方寸中轆轤上下，正應着俗語一句，說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雖然可笑，也喜可憐。這都不提，欲知殷必佑果然中否？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此回又是撇開上回，另起一頭。

寫殷必佑鄉試入闈，情景如畫，使矮屋風味躍然紙上，不過又有取材於兒女英雄傳的地方。英雄傳第三十四回，寫安公子鄉試闈中情形，有「……便放下號帘，盪了包袱待睡，可奈牆外是梆鐮聒噪，掌上是人語喧嘩，再也莫想睡得穩。良久纔睡熟，一時各號的人都睡了，準備明日鏖戰。……恰好這個當兒，公子一睡覺，一睜眼，見屋裏漆黑，又轉了向兒了，糧裏糲糊的，叫了聲：「花鈴兒！你看燈都待好滅了，也不起來接撥！」那老號軍便打了個岔，說：「老爺，你老放心睡罷，沒燈啊，是我吹熄了。」公子又不曾留心他說的所以然，只想誤呼着小婢，倒來個老軍，不覺自己失笑，不好再提，便合他要了個火，點上燈，看了看牆上裱的那個鏡，已經歪正了。」對照着看看，雖非直抄，不能不認為有藍本的關係。

寫殷必佑在場裏做「試帖詩」，「等到做五言八韻詩，更覺煩難，又怕出韻，又怕失黏（就是平仄不調）。又請教隔壁下江先生，說沒有毛病，這纔一塊石頭落地。」按清初沿襲明制，江南一省包括現在的江蘇安徽兩省，後來纔分而為二，把江甯府蘇州府等處叫江蘇，安慶府

徽州府等處叫做安徽。可是這兩省的鄉試，始終還是合闈，統於「江南鄉試」的範圍，一律在南京貢院下場。不過安徽稱爲上江，江蘇稱爲下江。各按各的名額取中，這是院蘇二省上下江的分法。若就江蘇一省而論，一般人又多分爲上下江。上江指的是本省長江以北的地方，下江指的是本省長江以南的地方。因爲方言口音的關係，江北人對於平仄之類，沒有江南人弄着那樣便利，因之做起詩來，容易出毛病。殷必佑之所以請教下江先生，就是這個道理。這也是當時常有的事。

殷必佑是鎮江人，鎮江是在江南，不在江北，不但以兩省中額的上下江說，他是下江人，就以江蘇一省的上下江說，他也是下江人。不過鎮江雖在江南，却近於江北，方言口音，還不脫江北味，和同在江南的蘇常等處相差很遠，所以他對於平仄之類，也不敢自信。這裏所謂下江先生，大概是專指的蘇常等處的人。（記得我的朋友孫幾伊先生對我說過，他因爲鎮江和常州是鄰封，而口音差得太遠，曾經沿路到他們交界之處，做過一番實地考察其口音變化次序的

工作。

鄉秀才省闈觀光 老實生實樓談話

九

八股時代，北方做「舉業」的士，大都以平仄之類爲苦。八股縱然做得好，試帖詩若是出了毛病，依然壞事。諫書稀庵主人（陳恆慶，山東羅縣人）歸里清譚云：「吾萊府翟文泉（云升）先生……撰韻字鑑一書，實爲山東末學之津梁。大抵山東口音太重，讀平上去入不能盡叶，詩句每多失黏。自有此書，一翻閱而自知，予主陵縣三泉書院時，其縣六十年無科第，生員文字有極佳者，惟詩多失黏。乃令其各購韻字鑑一部，教之翻檢。秋遇鄉試，遽高中，周遇盛一人，閩縣狂喜。」殷必佑之請教下江先生，可以說拿他當一部活的韻字鑑用。

寫「寓樓談藝」一段，極有興趣，極有精采，是出色文字。吾兄凌雲三十年前曾在這一段上加了個「文筆真如游龍戲水」的眉批。

那位灤陽縣的監生，做「辭達而已矣」的題目，一股「辭」，一股「達」，寫來好笑。梁蔭林（章鉅）制藝叢話云：「張船山先生在澄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股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太守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死鬼，誰知道被一個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

吃不得的大燂八塊」可爲噴飯。」（比就是股，八股也叫八比。）又聽人說過，河南某書院考試，一位考生對於題目魏徵趙普論上的魏徵趙普，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而且不會做散文，於是就「徵」一股，「普」一股地做了一篇不知所云的八股。最妙的是，一股的末句是「則徵之而已矣。」對股的末句是「則普之而已矣。」都可以看做一類的笑話。

那位甘泉縣的老貢生，居然把朱註做破題，不能不說是荒乎其唐，不過這類事情也是「古已有之」的，制藝叢話云：「聞陳大士少時讀書作文，卽高視闊步，不讀朱子集註，初應童試，題爲「君子易事而難說全節。」構思竟日，不完卷而出，其友詰之，則曰：「我只得一破題，甚得意，自謂他手所不能，竟至以下不能再著一語。」其友曰：「試述之。」大士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友笑曰：「此集註語，君何據爲己有耶！」大士爽然自失，自是始讀朱註。」陳大士（際泰）是明末有名的一位八股家，也曾鬧過這樣笑話，和那位老貢生，所差的不過一個無心，一個有心罷了。又梁應來（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前明某省某科，題爲「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於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易，不知當時未符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又是一個拿朱註做起講的，而且中了解元，更奇爲那位老貢生解嘲了。制藝叢話又云：「相傳河間紀文達師，少負神童之譽，而務泛覽博涉，不主故常，四子書讀一過即棄去，應歲試時，題爲「名之必可言也」二句。」師破題云：「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遂真劣等，自是專攻經義，逾年遂領解。原來大名鼎鼎的紀曉嵐，也曾經裁過這樣一個跟頭，他這個破題，正是「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的下文，拿下文做破題，其「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比着拿朱註做起題，或起講的更妙了。

第十二回

講義新副貢失策館
作治邊公子出學堂

話說殷必佑好不容易熬來考去，熬到重陽之後，打聽得放榜的日期，是在二十四晚。一面托南京的朋友，要是中了，預先給個信；一面又關照自己家裏，二十四晚上不要關門睡覺，諸事已安，纔略把心放下。

到了二十四這日，便把他急的如鑿鍋上馮蟻一般，在書房中踱來踱去。有時想着文章內那句少意義，那句欠工夫，便心灰意冷，流下淚來。有時想着文章內那句極精神，那句頂光耀，便興高采烈，哈哈大笑起來。學生們看見先生又是哭，又是笑，弄得絲毫不懂。

這晚東家又備出四碗菜來，一碗是炒蜆肉，一碗是炒雞蛋，一碗是燴銀魚，一碗是燒豬肝，另外一壺酒。小厮捧將出來，說這是東家預備着給先生等榜的。殷必佑自從到館之後，每天豆腐青菜，把他鬧得慌了，今兒看見這四碗菜，一壺酒，猶如天上落下來的寶貝一般。當下一個人自斟自飲，吃得

有些醞釀了，纔把飯來吃，吃罷了飯，一頭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直到大天白亮，方纔驚醒，依舊杳無消息，知道舉人選了，便歎了一口氣，一步一步挪出城來，雇了一只帽船，逕回諫壁。在船裏看見夕陽紅樹，沙鳥風帆，幾第秋色，也解不脫他心裏的牢騷。不到兩個時辰，搖進了一個小小村莊，這就是諫壁了。

他家的父親拄着拐杖在門前和僱着的長工說話，旁邊立着兩三個雞舍，像是等他個的。見了他，齊說道：「回來了！回來了！」般必佑忙問：「你們爲什麼這樣亂嘈嘈的？」他父親道：「今兒一早，學裏的門斗到家裏來，說你中了一名副榜，鬧着要多少錢多少錢。我們不肯，他把園裏米也擄去了，園裏的豬也捉去了，像強盜一般兇狠。如今不得主意，等你回來，和他理論。」

般必佑聽了，半憂半喜，憂的是中雖中了，却不是整個兒，將來若要取功名，還要上鹽院，鹽院不過省了歲科兩老，喜的是鹽院一下，勝於名落孫山。他平常把做官念頭，橫在胸中，捐局章程看得爛熟，將來由副貢底子或是加個知縣，是可以免保舉一筆錢的。當下開言對他父親道：「這都是小人之見，父親不必生氣。」一面說，一面引他父親進去，並讓幾個隣舍坐下吃茶，長工自去開柴爐。

殷必佑剛到堂中，看見報單高高貼起，是「捷報貴府少老爺殷必佑江南鄉試中式第二名副貢」，又不覺鼓起幾分興致來。

又一會，里正圖董得了信息，趕來賀喜。剛纔那幾個隣舍，也各從家裏到來，帶了幾升炒米和幾十個歡喜團，與他賀喜。殷必佑的父親是個土財主，除了耕種佃鋤之外，其餘絲毫不懂。早上爲着學裏鬥挑了他的米，捉了他的豬，心上十分着惱。現在看見里正圖董都老封翁長老封翁短的奉承他，纔知兒子這副榜有些用處。轉念一想，把一腔怒氣，都化在瓜哇國去了。

過了幾日，殷必佑也得出門去拜老師，會同年，做那些故事。東家那裏，明年既運了館地，又加了束修，更喜之不盡。眼巴巴到下科去再中他一個整個兒的，誰知那年皇上家裏下詔維新，把八股一齊廢去，另換了什麼「策論」，還有叫作「四書五經義」的。殷必佑聽了，賽如打了一個悶雷，心裏想：「這策論，書院小課也常常問的，倒是這四書五經義，自己敢具結，不知牠是件什麼東西！」無可奈何，請教別人，別人亦祇能略舉大凡，不能窮源竟委。

這個時候，鎮江的風氣漸漸開通，就如黑暗裏得了一線光明，然尙不能十分透澈。有幾個念書

的，立了一個閱報圖書社，把上海出的各種報紙，譯的各種書籍，一種一種的買齊了，放在社裏，聽憑人家翻看，藉以啓發愚蒙。殷必佑的東家本做錢莊生意，在上海立有字號，殷必佑特爲爲托東家叫人在上海另外買幾種好的報，幾種好的書，以便簡練揣摩，學戰國時候蘇秦的樣子。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殷必佑在這上用功了半年，心裏也有些明白了，懂得有什麼『五十年歷史』、『五大洲全球』那些字面。有時與人談論，便要舉其一二，誇耀於他。比他下一肩的那些秀才們，便送了他一個外號，叫『維新黨』。殷必佑想道：『維新黨』三字，是個好名目，我不妨擔在身上！自此人家叫他做維新黨，他亦自居爲維新黨。動不動說人守舊，說人頑固，人家如何答應他呢？自然而要鬧出口舌來。

○鎮江城裏有兩個發科發甲的老前輩，聽了便不自在，說：『殷家小子偶爾僥倖，中了一名副榜，不想巴圖上進，却學這種口頭禪來嚇人家，想來不是個安分的！』他東家聽了，便透個風給殷必佑，叫他以後斂跡些，殷必佑大爲不然，立時辭了館地，到家收拾收拾，帶了盤纏，要到上海學堂裏去念書，竭力做他的國民事業。他父親也攔阻他不住，只好聽其自然。

原來那時候上海地方，幾幾乎做了維新黨的巢穴，有本錢有本事的辦報，沒本錢有本事的譯書，沒本錢沒本事的全靠帶着維新黨的幌子，到處煽騙，弄着幾文的，便高車駟馬，鬧得發昏。弄不了幾文的，便窮路盤纏，窮的淌屎。他們自己跟自己起了一個名目，叫做『運動員』。有人說過，一個上海，一個北京，是兩座大爐，無論什麼人進去了，都得化成一堆。殷必佑這個維新黨，既無本領，又無眼光，到了上海，如何能彀立得穩呢？自然是隨波逐流的了！

先到一個什麼學堂裏去投考，投考取了，搬了舖蓋進去念書。上半天念的西文，下半天念的是中文。吃虧一樣，殷必佑是鎮江口氣，讀拍拉瑪不能圓轉自如，自己心上十分着急。遲之又久，聽聽自己，聽聽別人，漸漸的一模一樣，方纔罷了。

學堂裏的規矩，除掉念西文念中文之外，另外有一兩個時辰，叫他們退到自修室裏，做別樣的工夫。刻公要曉得，自修室就是自己的房間，名為做別樣工夫，其實叫他們歇息歇息。有幾個好動不好靜的，使你跑進我的自修室，我跑進你的自修室，有品行的不過談天說地，沒品行的三個一羣四個一簇的講嫖賭吃着的經絡。講得絲絲入扣，井井有條。

殷必佑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聽了心癢難熬，想出去小試其技，無奈這學堂除掉禮拜日可以聽憑學生出入，其餘日子門口稽查極嚴，殷必佑只得禮拜日這個空兒，約了幾個同窗，上上茶館，看看馬路上的車水馬龍光景，已覺得心曠神怡。晚上回到學堂，不免遐想。

有天禮拜一個同窗的姓單名幼仁，却是個世家子弟。他父親是個實缺道台，因見他在任上鬧得煙霧塵天，恐怕於自己聲名有碍，故此打發他到上海學堂裏念西文，趁此可以攔住他的身子。誰知這位單幼仁是大爺脾氣，不會進學堂的時候，住在棧房裏，便終日在窩子人家厮混，及至進了學堂之後，却似飛鳥入籠，常常要溜着出來，做那偷雞摸狗的事體。學堂總辦因與他父親是會榜同年，想要開除他，怕與他父親面上不甚光彩，因此只好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任他胡行亂走。他不懂得幾時又和殷必佑說得入港，彼此投機，這天悄悄約了殷必佑同去吃花酒。殷必佑喜的心花怒放，把家裏帶出來的大呢小袖對襟馬褂，二藍線綉棉袍，一齊穿上，跟着單幼仁搖搖擺擺，出了學堂門，逕奔四馬路而來。

到了一條弄堂裏，殷必佑抬頭觀看，許多密密層層的都是金字招牌。殷必佑肚裏疑心：「這裏

不要是我們審東家說過的那些票號。轉眼之間，單幼仁忽然不見了。殷必佑大驚失色，定睛一看，原來在那邊等着他呢。於是兩人牽到一家拾級登樓，單着人在側邊伺候着。看見單幼仁，便嘻嘻哈哈的攆將進去。殷必佑還在後面。

進了樓閣，卓有信人過來招呼坐。殷必佑雖是客，雙兩眼見那望圍窗講過，什麼短，什麼規矩，又虧得他虛心好問，所以着單講於心。不過臉紅，發不起一腔氣，雙時紅了。單幼仁提筆寫成條子，吩咐分頭講客。

不多一會，殷必佑耳輪中聽見雙之聲，一個人圍圍動來，穿着一件竹布長衫，下邊黑橫皮鞋，頭上戴着一頂外國帽子，又寬又大，倒懸歪一樣。殷必佑講過，雙叫做金，殷必佑心中暗暗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寫殷必佑等候榜訊及報中副榜等情節，能敘極佳，惟時間上有欠周密處。

殷必佑由八股先生變為雜藝，「志士」寫來亦妙，節對於當時上海所謂雜藝的官體賣，筆端尤有精神。

寫單幼仁約殷必佑出去喫花酒，先着「有天禮拜」四字，下乃大叙單幼仁老來應酬敷衍，然後再着「這天悄悄約了殷必佑同去喫花酒」云云，文字上氣脈未免欠貫串。

寫殷必佑中副榜，「學裏的鬥斗」到他家裏報喜。教官衙門中供役之人，叫做「鬥斗」。這個名詞，從前承用已久，但是爲什麼要叫做鬥斗呢？這個問題，雖然很小，卻曾經難倒一般博學鴻詞的老先生們。據陳子莊（其元）庸間齋筆記云：「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太科，徵書至學，學官輩開斗詩文傳與荐者，問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鬥斗二字，於何時助取何義名？皆瞠目不能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已百有餘年矣，計有博學者能知之，「好難考據的「鬥斗」哇！近人謝旭升（濂）勞謙齋公餘隨筆云：「偶於某說部中得之，乃知鬥者，鬥子也，司閽之人也。斗者，斗子也，學官有學田，收取學租必用斗，指經營學租之人也。學

官係冷衙門，雜養多人，司閹者因彙司斗，此鬥所以命名也。鬥門斗爲鬥子（司閹者）斗子（司斗者）之合稱，可無疑義了。

以下白第，三回至第十九回，對於所謂維新「志士」，爲窮形盡相繪聲繪影的描寫，兼有酣暢與冷酷之妙，可作了志士「現形記讀」，有勝於李伯元文明小史中所寫者。

第十三回

講哲學妓院逞豪談
讀薦書寓齋會奇客

却說殷必佑跟了單幼仁在窰子裏吃酒，看見那個戴破崙帽子的人上來之後也不和單幼仁打恭作揖，只用一隻手在耳朵邊一颯，單幼仁也照他這們回了一個禮。單幼仁當下臉朝着殷必佑道：『這位姓李名平等，是國民會的接待員。』殷必佑道聲『久仰』，李平等却一聲兒不言語。單幼仁又臉朝着李平等道：『這位姓殷名必佑，乃是敵同窗。人極開通，李兄和他談談，便知分曉。』李平等這纔過來和殷必佑握了一握手。

彼此坐下，正待開言，樓下烏龜一疊連聲的喊着客人來。單幼仁忙巴着門帘一望，說：『原來是驚公到了。』所謂驚公的穿得也還體面，只是戴着一頂凹的灰色窄邊帽。殷必佑到底見多識廣，知道這個帽子名叫『盧梭帽』。驚公之後，繼之者還有兩三人，一色芝麻呢衣服，也有戴着金絲眼鏡的，也有吸着雪茄煙紙卷煙的，另外還有一個清瘦老頭兒，撇着幾根鼠鬚，穿着斗紋布袍子，天青哈

拉呢對襟馬褂，單幼仁忙着跟殷必佑通名道姓，驚公姓陸後面的一個叫做王開化，一個叫作沈自由，清瘦老頭兒叫做陳鐵血。殷必佑也無暇問他們幹什麼的，看上去大約都是同志。

單幼仁一數，連自己已經有了六個人，一面招呼他們吃茶抽烟，一面便吩咐擺席。娘姨答應下去，就有幾個笨漢上來搬開椅櫈，端上果碟，調排停當了。然後安放杯箸，以及四個大輩盆，另外還有糖食蜜餞，殷必佑一一都看在眼里。單幼仁見諸事妥貼，便請諸位叫局。李平等與高采烈，首先叫了兩個，以外也有叫一個的，也有一個不叫的。單幼仁又和殷必佑代叫了一個什麼花月紅，說是個清倌人，將來只要開銷半塊洋錢就是了。殷必佑自是樂於從事。坐定了，倌人上來斟過一巡酒，大家舉盃向單幼仁道謝，單幼仁舉箸釀菜。不消片刻，這些盆子，早已如風捲殘雲，烏龜把鷄魚鴨肉一樣一樣，的端上來。

衆人放量飽餐過了，然後談鋒四出，滿室轟然。只有陳鐵血一人甚是沉靜，低眉合目就如廟中塑的菩薩一般。殷必佑是初次上這種演說壇，生怕說差了話被人恥笑，只得唯唯而已。就中以李平等最爲激烈，講了半天的時事，論到官場，看他眉毛一揚，胸脯一挺，提着正宮調的喉嚨道：「列位要

曉得，官是捐來的，升遷調補是拿着賄賂買來的。就以科甲一途而論，鼎甲翰林是用時文小楷換來的，尚書宰相是把年紀資格熬出來的。大家下了實在的本錢，實在的功夫，然後纔有這們一日。什麼叫做君恩？什麼叫做國恩？他既沒有好處給人家，人家那裏有好心對他？無怪乎要革起命來！這話沒有說完，衆人一齊拍手，就和八面春雷一樣。殷必佑再拿眼睛去看陳鐵血，看他也在那裏顛頭播腦。

衆人亂了一陣，纔聽見東叢血開口，一口的杭州土白，他說得越清亮，大衆聽得越糊塗，只聽他一字一板的說道：『泰西哲學家說的，一個人有兩個公共心，這兩個公共心裏面要分出四派。』剛剛說到這裏，一個信人嬉嬉娘娘的走將進來，在他肩上一拍道：『耐做啥？甯梗噯哩咕嚕！』陳鐵血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相好，嘻嘻開嘴笑了一笑，就不往下講了。大衆也鬨然道：『林先生來了！林先生來了！』殷必佑就扯了單幼仁一把，問他誰人叫林先生，單幼仁低低的告訴他道：『就是陳鐵血的相好了，叫做林新寶。』殷必佑方纔明白。

一轉眼粉白黛綠蟬聯而至，這些人卻丟了高談闊論，一個個別轉頭去，唧唧私語起來，單幼仁

見此光景，忍不住高聲嚷道：「我有一首詩在這裏，諸公願聞否？」李平等首先答道：「洗耳恭聽。」單幼仁道：「同席久不見，渴想諸公面。」陸鷺公又嘴道：「既是同席，又說是久不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單幼仁道：「莫慌，莫慌。底下還有兩句，你聽了方知其妙。」於是乎王開化沈自由都催他快說。單幼仁又念道：「而今始得之，只有一條辯。」大衆方知道是譏諷他們的，便止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鬧了一會，烏龜端上了乾稀飯，大衆隨意用了，漸漸散去。只是殷必佑的那個局始終不會來。單幼仁一疊連聲叫去催，殷必佑忙攔道：「不必，不必。」單幼仁方纔罷了。看看時候已是亥正，單幼仁在腰裏摸出四塊下脚，同着殷必佑走出了衙堂，叫了兩部東洋車，自回學堂，不表。

且說這陳鐵血原是浙江紹興府金華縣人氏，祖上也是世代書香。他老人家是個飽學秀才，七上鄉闈，文章憎命，遂改學了幕道。出手之後，就在錢塘縣衙門裏處館。及至生了陳鐵血，自幼叫他用工念書，十三歲上擷了泮芹，二時有神童之目。及至鄉試，竟步了他老人家的後塵，兩次名落孫山，心上十分着惱。剛巧那年七月，朝廷下詔維新，飭各省督撫設立學堂，培養人才，將來好爲國家所用。他

有個母舅，是個舉人，文學兼優，聞名遠近，學堂總辦以重禮聘為教習。陳鐵血得了這個信息，一想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倒不如走了這條捷徑，也可以圖個出身。當下寫封信給他母舅，訴明來意。他母舅平日也把他十分器重，見了信自然答應，把他帶進學堂之後，先給他在賬房裏面位置一席。

這陳鐵血天資又好，記性又高，不過跟着洋文教習念念什麼柏拉瑪，福斯特，禮特，色根特，禮特，久之又久，頗能貫通。他母舅又檢些新書叫他閱看，因此學問一日深一日，見識一日高一日，竟成了一個中西一貫的人材。那年上海創辦民立學堂，遍地皆是，就有慕名來請。陳鐵血一想：『混在杭州城裏，一萬年也不會有什麼機緣。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況且又有租界，有什麼事可以受外人保護的？』主意拿定，便向他母舅說知一切。他母舅也無所不可。

陳鐵血收拾收拾，到了上海。那個學堂叫做蒙養書院，學生都是小孩子，程度尚淺，用不着高等學問，隨隨便便教些粗淺工夫。過了半年，誰知這開學堂的，因為經費支絀，就此停辦。陳鐵血失了館地，弄得進退兩難，幸虧有個朋友叫做張東海，在大馬路開了一所繙譯新書局，請他暫時住下，藉着繙譯繙譯，每月送他五十金的束修。陳鐵血這纔安心樂意，住在上海。

却說上海那些維新黨，看看外國一日強似一日，中國一日弱似一日，不由他不腦氣掣動，血脈憤張，拚着下些預備工夫，要在天演物競的界上立個基礎，又爲着中國政府事壓制，動不動便說他們是亂黨，是莠民，請教列位，這些在新空氣裏涵養過來的人，如何肯受這般惡氣？有的著書立說，指斥政府，唾罵官場，又靠着上海租界外人保護之權，無論什麼人，奈何他們不得，因此他們的膽量漸漸的大了，氣餒漸漸的高了，又在一個花園裏設了一個演說壇，每逢禮拜，總要到那演說壇裏去演說。陳鐵血局裏的同事，大半是自命爲未來主人翁的，俗語說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以陳鐵血這樣的矜平躁釋，也要被他們鼓動起來。其餘初出茅廬的少年子弟，是更不用說了。

陳鐵血與單幼仁本不認識，因得張東海介紹，說單幼仁雖是執袴子弟，却有愛國的精誠，彼此相與起來，却還投合。不過單幼仁有少年盛氣的樣子，陳鐵血有老成持重的派頭，這個裏頭不免分些界限。

這日陳鐵血赴單幼仁之宴而回，到得局中，上了樓，開了房門，點上了一盞燈，檢得一張剛纔送來的文匯西報，正在細看。忽然茶房送上一封信，說是傍晚時候有個人自己送來的。陳鐵血拈在

手中，只見信面上寫着陳鐵血君啓，下署鹿原二字。便沉吟道：「這好像是日本人的名字。」拆開之後，忽然掉下一張白紙的名片來，名片上印着黃明，角上一行是個什麼大學堂政治科卒業生。再看那信時，原來是日本東京勗志社總理鹿原中書寫來的，中言：「現有敝社運動員黃子文明，因回國運動政府，久慕先生人品，乞書以為介紹。」那些話頭，陳鐵血把信和名片攔在一邊，重複將文匯西報看完，鐘上已經敲十二下了，收拾安睡。

次日還沒起身下樓，聽得下面有人喊：「鐵公，鐵公！」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自此回至第十九回，都是竭力描寫當時混充志士之流的行為和狀態等，所謂燃犀燭怪物，無遁形也。吳趸人二十年目視之怪現狀，第三十五回下半回，「聆怪論笑腸幾斷」寫上海「詩人」的醜態，窮形盡相，儘量刻畫。原評云：「後半回形容上海名士，閱者必當疑為過於刻

薄，不知皆當日實情也。蓋報館實有轉移風氣之力。當日報館提倡詞章，故上海遍地名士，年來報館提倡民氣，故上海又遍地志士。昔日祖猶（按應是祖僧）皆名士，今日屠沽皆志士，報館實有轉移風氣之力，而所轉移者乃如此，乃如此！蓋『志士』代『名士』而興，亦是上海史料。有真名士，即有惡劣混充之名士；有真志士，即有惡劣混充之志士。真者常少，混充者常多，以致鬧得烏烟瘴氣，留下許多笑柄，此亦所謂『道高一尺魔千丈』耳。負曝聞談之寫『志士』較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之寫『名士』更寫得細緻而深刻。

此回寫『志士』羣集妓院，形形色色，煞是好看，李平等之談革命理論，陳鐵血之講泰西哲學，均妙。尤妙在『粉白黛綠，蟬聯而至』，頓使『高談闊論』化作『唱唱私語』，寫來極爲得神。

「單幼仁一數，連自己已經有了六個人，實在是七個人，著者少算了一個。」

「……以及四個大輩盆，……不消片刻，這些盆子早已如風捲殘雲。」按滬語『盆』、『盤』不分，『盆子』即是『盤子』，不知者或者要當是一到上海便如紅樓夢中劉老老所說

「食量大如牛」了，這如同北平人說話，「臂」「背」不分，所以戲報子寫子佐斷臂總寫成王佐斷背，其實王佐何嘗斬爲兩截來？

「福斯特禮特」「色根特禮特」是 First Reader 及 Second Reader 的音譯，即所謂華英進階初集及二集也。（不帶華文的叫英文進階）。

「志士」活動靠得是「上海租界，外人保護」，此亦難渝之國恥，黃子文見陳鐵血由日本人介紹，日本也是當時「志士」活動的策源地。

「俗語說的好」，「近朱者亦近，近者崇」，「按此語見傳玄箴，非俗語，不過因引用已慣而通俗罷了」。

第十四回

安壇第改裝論價值
蒼芳卑碰和起競爭

話說陳鐵血聽見有人叫他，連忙爬了起來，穿好衣裳，趕到樓下，看見一個西裝朋友一手拄着根打狗棒，嘴裏噓噓的作響。一轉臉看見陳鐵血，便把帽子摘將下來，和陳鐵血拉了一拉手，陳鐵血請他坐下，這纔動問尊姓大名。那人道：「兄弟姓黃，號子文，昨兒有封信拿過來，不知先生看見沒有？」陳鐵血拱手道：「原來就是鹿原先生信裏說的黃子文兄了，久仰，久仰！」黃明道：「豈敢，豈敢！」陳鐵血道：「請問子文兄是幾時到上海的，現在寓在什麼地方？」黃子文道：「是前天趁博愛丸輪船來的，現在寓在虹口西華德路一個朋友家裏。從前在日本的時候，聽見鹿原先生說起，先生熱心愛國，出於至誠，兄弟聽見了，恨不能插翅飛回來，與先生共圖大舉。」

陳鐵血聽了，便覺得有些不對帳，便沉吟不語。黃子文知道他的心思，便接着說道：「先生老成持重，爲守俱優，兄弟是極佩服的，但是現在的時勢，腐敗到了極點，古云：剝極必復，貞下起元，海內同

志諸君，想革命的十居其九，就和把炸藥埋在地下一樣，只要把線引着，便能轟然而起。」陳鐵血見他愈說愈不對帳，只得敷衍了幾句，把他送出大門。

雷明在路上尋思：「陳鐵血這樣的人，頑固極了，爲什麼鹿原中島說起他來，這般傾倒？」一邊想，一邊走，早走到黃浦江邊上了，覺得有些疲倦，就叫了部東洋車拉到西華德路，數明門牌，敲門進去。他的朋友正在午餐，他便一屁股望上首交椅上一坐，家人添過碗筷，虎嚙狼餐了一頓。盥洗過了，便大踏步出門而去。

心裏想，許久沒有運動了，血脈有些不和，今日天朗氣清，不如到個什麼地方去疎散疎散。主意定了，由西華德路認準了到張園那條路，兩隻腿一起一落，和外國人似的，走的飛快。不多時到了，只是累得他滿頭是汗，渾身潮津津的。進了安壇第，看看沒有什麼熟人，覺得無味，將要想到恩園去，那邊轉過一隊人來，仔細一瞧，不禁大喜。你道是誰？原來是李平等，王開化，沈自由那一班人。

你道這黃子文如何認得他們的呢？原來他們這班人立了一個出洋學生招待所，凡有出洋的學生，及至出洋回來的學生，都要上他們那裏去住，也有飯可以吃，也有牀鋪可以睡，就和客棧一般。

而且價廉物美。每日只取二百文，比起客棧裏來，既是便宜，又是便當。黃子文雖不住在招待所，然有些同伴回來的一大半住在招待所，黃子文時時去探望同回的那些朋友，久而久之，自然會熟識起來。

閒話休提，且說李平等那些人，看見了黃子文，趕忙上來招呼。立定了說了一回閒話，大家出至臺階上，流連眺望。那松柏樹林裏一陣陣涼風透將過來，吹得衣襟作響。黃子文道：「爽快爽快！」回頭看李平等王開化沈自由，却一同走到安壇第去了。黃子文也跟着進去，衆人坐下，茶博士泡過茶來。

衆人閒談着，黃子文在身上摸出紙捲煙來，吸着了。衆人聞着氣味，兩樣便問是什麼煙？黃子文說道：「名叫做菊世界，是日本東京的土產，每盒四十本。日本人的本，就是中國人的一支。價錢也不過金四十錢，金四十錢就是中國四十個大錢。」衆人都道：「好便宜，好便宜！」黃子文道：「還有一種叫大天狗，出在日本大阪，那個舖子極大，足足有半里多路，人家都管着他叫烟草大王。」衆人自是贊歎。

李平等因問黃子文道：「請教子文兄在日本留學了幾年了？」子文屈着指頭道：「有五年了。」平等道：「那邊的飲食起居如何？」子文道：「學校裏頭，什麼被褥檯椅盆巾燈水，樣樣都有，不銷自己辦得，不過飲食要自己買，自己煮，也不致於十分惡劣，有礙衛生。」王開化搶着說道：「現在這樣的時勢，豈是我們這種少年求取安樂的時候麼？只要有益於國，就是破了身家，捨了性命，也要去做他！做何況這區區的飲食起居上面？」黃子文聽了肅然起敬。

沈自由接着道：「黃大哥，你改這西裝，價錢貴不貴呢？要是合算得，我們這班朋友通通改了，豈不大妙？就是竹布大褂，一年也可以省好幾件哩！」黃子文道：「說貴呢也不貴，不過在日本穿跟在上海穿兩樣。」沈自由道：「這是什麼道理？」黃子文道：「日本極冷的天氣，也不過像上海二三月天氣，買一套厚些的，就可以過冬，你們在上海，雖說是冬天不穿皮袍子，然而綿的總要好幾層，不然一出了門就被西北風趕回去了。」沈自由道：「你不要去管他，我且問一起要多少錢？」黃子文道：「常用的衣服兩套，每套合到二十塊洋錢，或是二十五塊洋錢，軟胎顏色領衣四件，每件合到兩塊洋錢，爲什麼要用顏色的呢？白的漂亮是漂亮，然而一過三四天就要換下來洗，那顏色的耐烏精些，

至少可以過七八天，我看諸位的衣服都不十分清潔，所以奉勸用顏色的。外國人有穿硬胎的硬胎不及軟胎適意，所以以用軟胎顏色者爲最宜。白領一打，合到兩三塊洋錢，領要雙層的，不可太低，不可太小，不可過闊，闊了前面容易掉下來，掉下來沾着頸裏的垢膩，那就難看了。黑領帶兩條，每條合到半塊洋錢。鈕扣一付，合到一塊洋錢。厚襯衣三套，是冬天穿的，每套合到三塊洋錢。薄襯衣三套，春天秋天穿的，每套合到一兩塊洋錢。軟胎黑帽一頂，合到四五塊洋錢。靴一雙，合到八九塊洋錢。帶彈帶一條，合到一塊洋錢。小帽一頂，外國名字叫做「Cap」的，合到一塊洋錢。粗夏衣一套，合到七八塊洋錢。」

黃子文說的時候，沈自由早在身上掏出一本袖珍日記簿來，這日記簿上有枝現成鉛筆，沈自由拿在手裏，黃子文說一句，他寫一句，就和刑房吏錄犯人的口供一般，等黃子文說完了，他的筆也停了；而且沈自由還會算學，用筆劃了幾劃，便搖頭的說這麼要一百多塊錢！黃子文道：「我還是望省儉一路算的。」沈自由道：「不行，不行，像我這樣，每月摸不到一二十塊洋錢，那裏去籌這等鉅款製備西裝衣服呢？我還是穿我的竹布大褂罷！」黃子文見他說得鄙陋可笑，便一蹙兒不語，做出一

副不厭不睬的模樣出來。

沈自由還不覺得坐在那裏問長問短到底李平等閱歷深了些，暗扯了沈自由一把道：「天色快晚了，我們回去罷，改天再談。」當下一齊立起身來，李平等掏出幾角洋錢，會了茶鈔，一閃而出。

黃子文慢慢的走到泥城橋，轉了灣，從跑馬廳的河浜，有條橫街，就是四馬路了。看那林木青翠，清氣撲人，輪聲歷歷，鳥語繁碎，別有一番光景。少焉夕陽西下，六街燈上，就如火龍一般。黃子文想道：這時候友朋家裏將要開飯了，我就是坐了東洋車趕回去，也來不及了，這便如何是好呢？轉念一想，有個同來的朋友，叫做金慕墩的，在一家春請客，不如去找他，吃了一頓，也就完了事了。想到其間不覺欣然舉步，走到一家春門口，站定脚步，先把門口掛的水牌一瞧，見有「金公館家不號房間」八字，便整上去，問六號房間。侍者領上了樓，喊聲：「六號客來。」

黃子文進去一看，見金慕墩朝外坐着，兩旁有三個客人。金慕墩看見了黃子文，趕忙讓坐。茶房泡上茶來，侍者又拿過紙片兒來，請他點菜。黃子文寫了一樣牛湯，一樣沙田魚，一樣牛排，一樣雞，一樣加利蛋飯，一樣潑浪布了。金慕墩問他用什麼酒？黃子文道：「讓脫露斯罷。」放了筆，金慕墩指着首

座的那個鬍子對他說道：「這位錢有紳，是江南什麼學堂的總辦，是位觀察公。」又指二座的一個少年說道：「這位包占瀛，是什麼大律師那裏的翻譯？」又指三座一個滑頭滑腦的中年人道：「這位時豪人，是什麼洋行買辦。」黃子文一一招呼過了。少時侍者端酒端菜，忙個不了。黃子文一看，盤子裏只有兩塊挺硬的麪包，便對待者道：「有康生饅頭沒有？」侍者答稱沒有。黃子文冷笑了一笑。金慕敬道：「子文兄，這也難怪他們，這個東西，除掉你要，別人只怕連名字都叫不出呢！」黃子文聽了，不覺大笑。

少時外面喊六號局茶一盞，早見一個又長又大的信人走將進來，對着錢有紳笑了一笑，叫聲錢大人，在他旁邊坐下。錢鬍子頓時意氣飛揚，那信人和準了琵琶，唱了一支京調，錢鬍子更是得意。時豪人望着錢鬍子說道：「有翁先生，這位貴相好，叫捨格芳名住勒捨場化？」錢鬍子答道：「叫作袁寶珠，住在西蒼芳。」黃子文心裏想道：這麼大的個兒，什麼袁寶珠，只怕是元寶豬罷。當下袁寶珠唱完了小曲，和錢鬍子肉麻了一陣，要錢鬍子翻檯過去吃酒。錢鬍子道：「輪船局裏的柳大人和余大人約我在三馬路薛飛瓊家裏吃酒，還有要緊事情面談，今天沒有空，明天來罷。」袁寶珠一定不

依時豪人還在旁邊帮着腔。

錢鬍子沉吟道：「人太少，吃酒似乎寂寞，還是碰和罷。」袁寶珠說：「碰和也好吃酒也好從你錢大人的便。」錢鬍子當下就約時豪人，又約了包占瀛，包占瀛回說有事謝絕。錢鬍子只好托金慕，敬轉約黃子文，黃子文雖在日本留學多年，嫖賭兩字却不曾荒疏過，便答應了。錢鬍子又催侍者快上來，包占瀛道：「我還有個局沒有到。」錢鬍子不好違拗他，便叫侍者快去催催張媛媛的局。

良久良久，張媛媛方纔來了一張刮骨臉，臉上還有幾點碎麻子，坐在那裏，不言不語。包占瀛與她噴噴咬耳朵，張媛媛似理不理的。黃子文心下氣悶，便想道：他們這個樣子，到底還是包占瀛給張媛媛錢呢，還是張媛媛給包占瀛錢呢？黃子文正在肚裏尋思，張媛媛倏地起身走了，包占瀛便也趑趄的告辭而去。

當下四人用過咖啡茶，魚貫而行。出了一家春，錢鬍子自有馬車，便請三人同坐。時豪人道：「我有包車。」錢鬍子請金慕、敬、黃子文坐下，風馳電掣，不到片刻到了西蒼芳門口，相讓登樓，看房間內却冷清清的。

錢鬍子當下叫娘姨撮檯子，娘姨答應，拿出一付麻雀牌，派好籌碼，扳了座位。錢鬍子便對那娘姨道：「阿珠，你替我碰兩副，我去去就來。」一面又向衆人告罪，登登登下樓而去。阿珠坐了錢鬍子的座位，挪動麻雀牌，四人便鉤心鬪角，碰將起來。

黃子文恰恰坐在阿珠對面，一眼望去，見阿珠蛾眉淡掃，丰韻天然，不覺心中一動。阿珠也回眼過來，看看黃子文，見他把帽子脫了，露出了頭，就像毛頭鷹一般，嘻開了嘴一笑。黃子文以爲是有情於他，喜得心花怒發，意蕊橫飛，只是碍命嘉噉和時豪人，不然便要動手動腳起來。一霎時間，碰了四圈，看看沒有什麼大輸贏，四人立起身來，拈過座頭。

這一回，黃子文是阿珠上家，看見阿珠檯上碰了三張九索，三張一索，又吃了三四五三張索子。輪到黃子文發牌的時候，黃子文故意把一張七索發將出來。阿珠把牌攤下，一數，一索碰四和九索碰四和，七索與二索對倒兩和，加上和底十和，共二十和。一翻四十和，兩翻八十和，三翻一百六十和。剛剛是時豪人的莊，十塊底二四，要輸六塊四角洋錢。時豪人便鼓譟起來，說黃子文不該應發這張七索，黃子文聽他埋怨，不禁發火，便睜圓了眼睛，對着時豪人大喝了一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評 考

此回「志士」黃子文出場，以後遂就他切管發揮他這個「志士」是鍍過銀的所以他必須要賣弄賣弄。

黃子文和蹙脚「志士」談西裝一段寫得津津有味李伯元文明小史第十六回裏也有一段寫「志士」談西裝的是「黃國民道：「還是你們洋裝好我明天也要學你改裝了。」洋裝朋友道：「改了裝沒有別樣好處，一來裁縫錢可以省得不少，二來無冬無夏，只此一身，也免到了時候愁着沒有衣服穿。」黃國民道：「再場上朋友，海虎絨馬褂可以穿三季，怎麼你這件外國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洋裝朋友道：「不瞞你說，你說我爲什麼改的洋裝？只因中國衣裳實在穿不起，就是一身繭綢的，也得十幾塊錢，一年到頭，皮的棉的單的夾的，要換上好幾套，

就待百十錠錢如今只此一身自頂至踵通算也不過十幾塊錢非但可以一年穿到頭而且剩下來送到當舖裏來當舖裏也不要這一年工夫你替我想省下多少利錢」黃國民聽了不覺點頭稱是。遂說：「兄弟回去一定要學你改良的了！」正說話間只見洋裝朋友忽然把身子一扭，像是膽子上有東西咬他癢癢似的舉起手來一擡，誰知是個白虱！兩書所寫「志士」與西裝各明一義異齒同工，合看更爲有趣。

「……黃子文心裏想道：這麼大的個兒，什麼袁寶珠，只怕是元寶猪罷。」又有鑿用兒女英雄傳材料的嫌疑英雄傳第三十二回內原文是「水蛇腰的那個東西叫作袁寶珠我瞧他那個大鑼鍋子，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媽的元寶猪！」

「……黃子文心下氣悶，便想道：他們這個樣子，到底還是包占瀛給張媛媛呢？還是媛媛給包占瀛錢呢？」亦似由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二回內之「那知道羣爺們被他這一打這一罵，這纔樂了。我可就再猜不出他們到底是誰給誰錢來了！」演化而出。

第十五回

入棧房有心學鼠竊
辦書報創議起鴻規

却說當下黃子文對着時豪人道：「我要打什麼牌就打什麼牌，這是我的自由，你難道敢來干預麼！」時豪人口中尙在喃喃不絕，黃子文跳起身來，要過去揪他。阿珠連忙把牌推過一邊，上來解勸，把黃子文兩隻手拉住，嚙裏說道：「才是倪勿好，唔篤勳勳氣。」時豪人那邊，也有金喜敬解勸，兩邊這纔罷了。

又碰了幾副，方纔聽見樓梯上登登登的響，娘姨喊聲：「錢大人進來。」衆人回頭一望，只見錢鬍子吃得醉醺醺的，連面皮都發了紫澁色的了。朝着衆人拱手，連說：「對不住！對不住！」一面脫下馬褂，在炕牀邊坐下。一個大姐遞過一支銀水烟筒，錢鬍子接過捧著，緩緩的吃水煙，一會兒又立起身來，看阿珠手裏的牌，一會兒又坐下，看他忙得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少停將八圈莊一齊打畢，相幫絞上手巾來，衆人揩過。檢點輸贏帳，錢鬍子大贏，贏了三十多塊。

入棧房有心學鼠竊
辦書報創議起鴻規

洋錢。金慕墩也贏的，贏了八塊洋錢。時豪人大輸，輸了三十多塊洋錢。黃子文也輸了六塊洋錢。金慕墩知道黃子文沒有帶錢，便把贏的推給黃子文。黃子文也不同他客氣，就連餘下的兩塊頭也一齊塞到褲子袋裏去了。時豪人却只拿出十塊頭一張鈔票，兩塊現洋錢，算了頭錢，還有輸的十多塊洋錢，便與錢鬍子劃過帳。

當下衆人立起身來，娘姨將檯子抬到原處。另外在牀前一張紅木四仙桌上放下四副杯箸，八個碟子，什麼火腿、風魚之類。袁寶珠上前斟了一巡酒，衆人略用幾盃，便吃稀飯。吃過稀飯，金慕墩拉着黃子文先走，錢鬍子趕緊起身相送。

却說金慕墩與黃子文出了袁寶珠家之後，慕墩與黃子文作別，各自回四馬路鼎陸棧。黃子文坐了東洋車回到朋友家中安歇。次晨起來，盥洗過了，便到四馬路鼎陸棧，按着金慕墩所說的號頭，問明進去。慕墩正在那裏洗臉，見了子文招呼讓坐，慕墩帶來的家人送上茶來。

子文接過，一面喝茶，一面留神細看，見慕墩被褥衾帳，十分華麗，又見牀頭擺着裝夾板的大箱五六口，又堆着十幾隻網籃，網籃裏等東西放得滿滿的，可惜上面都蓋了油紙，瞧不出是什麼，當

下心中十分羨慕，暗想：「這小子從那裏混來這些油水？我何不攻打他的主意。」金慕墩洗完了臉，與黃子文寒暄了幾句，便問黃子文到上海有所高就？沒有景况如何？黃子文支吾了幾句，却細細的盤問金慕墩。

金慕墩是個老實人，便一一告訴他道：「兄弟出洋的時候，家裏帶了十年的學費，共是六千塊洋錢，到日本在鴻文學校裏肄了五年的業，便有人約到美國紐約去。到了紐約之後，把贖下來的五卅學費，一齊買了金剛鑽。此番到了上海，賣了兩顆金剛鑽，已經歸了本，餘下的多是賺頭了。」黃子文聽了，不覺把舌頭吐了出來道：「老兄的經濟學問，實在可以，兄弟佩服之至！」金慕墩也頗為得意。

兩人又高談闊論了一回，金慕墩便約黃子文到雅敘園去吃中飯，二人甚是相處得來，便分外熟絡，每天鬧在一處。金慕墩是個大手筆，整把銀子撒出來，毫無吝色，黃子文又是羨慕，又是妬忌。

有天黃子文欠了他朋友一筆賭帳，這朋友非常利害，立等着要拿去。子文腰無半文，便想和金慕墩相商。到了鼎陸棧，誰知金慕墩一早出門去了，就賸一個家人在房門口打盹。黃子文喚醒了他，

問他主人的蹤跡，家人答稱不知道。黃子文甚是悵悵，家人見他與少爺相好，又時常來的，不得不款待他，當下拿了把茶壺，出房泡茶去了。

黃子文立起身來閒躑，看見牀上丟下一件雪青紡網夾襖，黃子文將牠提起，瞥見夾襖袋裏裝着一卷東西，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紅簽信封，內套着一卷鈔票。黃子文又驚又喜，悄悄的把那卷鈔票藏在自己身上，又將來襖丟在原處，慌忙走到剛纔坐的那張椅子上，裝作不曾離開半步的樣子。家人泡茶回來，黃子文喝了，還留下一張字，寫着「過訪不值，甚爲悵悵」的那些話，道纔揚長走了。

後來金慕墩不見了鈔票，自然要尋，又想着自己不加檢點，將鈔票隨便放在衣裳袋裏，脫下來又忘了，信手一擦，如今不見了，也不能責問家人，也不能責問棧使，只索罷了。

黃子文得了這意外之財，雖是來路不正，却也不無小補。及至取出，逐張檢點，有到二百十五塊洋錢，黃子文喜出望外，心裏想，如何消繳牠呢？便撇了金慕墩，與于開化、李平等沈自由那些人混在一起。金慕墩見他驟然與自己冷落，疑心有什麼事開罪於他，叫家人請了他兩回，他不來，只得由他。

過了幾天，收拾收拾，回廣東原籍而去。

這裏黃子文可是花天酒地，徵逐起來了。看中了青和坊一個信人，叫做花最紅的，接連叫了幾回局，又吹了一個雙檯。李平等、王開化、沈自由那些人，雖是家無擔石，等到手裏有了錢，却是視如泥土。黃子文更不消說了，況且他這洋錢是僥倖得來的，不上半月，便已烟消霧滅了。

幸虧五行有救，他有一個至交朋友，姓田名雁門，是廈門一個大富翁，家裏總有幾百萬銀子。小時讀過幾句書，於文理上也還了了，到了中年之後，墮了這維新的魔障，便維新起來。先在家鄉開了一個閱報社，又造了座藏書樓，掛起維新的招牌，再請人做了些論說詩詞之類，贅上自己的名字，寄到日本新民叢報社、新小說社裏，請他們刻在報上，好叫人知道他的名字。久而久之，聲氣廣通，在維新黨界限上也算一個莫大人物了。黃子文出洋的時候，路過廈門，慕名去訪，二人見面之下，甚為要好。便學外國人換帖的法子，他送了黃子文一張照片，黃子文送了他一張照片，算是再好沒有的了。

此番因為上海後馬路一升茶棧，是他本錢，搗手先生虧了客帳，他得着了這個電報，便以查店為名，帶了幾萬銀子，坐了火輪船來到上海，住在那升茶棧裏。聽見人說黃子文來了，便派人四面打

聽。有天打聽着了，便叫人拿了張片子去尋他。

黃子文這兩天正在「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的時候，坐在朋友家中嘆氣，忽然聽見有田雁門尋他的信息，便如天上掉下來寶貝的一般，趕忙跟了來人，來到茶棧裏。田雁門一見便道：「黃大哥，你可想煞我也！我聽見有人說，你在日本卒業回來了，到了此地，我天天派人去找，幾乎把個上海灘翻了過來，也沒有瞧見你的影兒！你倒底住在什麼地方？在那裏做些什麼事體？」黃子文道：「不瞞兄弟說，我自回國之後，原想去運動政府，做一番事業，以盡我們同胞的一點義務，誰知到了上海，你也來請去當教習，他也來請去當繙譯，你想這些事我肯幹的嗎？他們却拉住我，抵死不放。我想也罷，上海是個通商大口岸，趁此調查調查一切情形，倒也不爲無益，因此擔攔下來的。」

田雁門便把自己到此查店的事告訴了他，便道：「我們別久了，須得痛痛快快的叙幾天纔好。面喊了聲『來咧』，進來一個漂漂亮亮的管家，垂手而立。田雁門道：「你去把黃老爺的行李搬了來。」管家答應了一個『是』。黃子文要過筆，寫了一張條子給他的朋友，前面說要搬到後馬路茶棧裏的緣故，後面寫了兩三句「叨擾多謝」道謝的話頭，又註明了住址。一會兒車聲隆隆，早把黃子

文的一個不滿一尺闊，不滿三尺長的一捲舖蓋，一個脫攀的皮包送了上來。黃子文看過無話，田雁門便叫在對過廂房裏排下牀舖，預備黃老爺歇宿。

安排妥當，二人便一同出門閑逛。黃子文知道田雁門是個大富翁，心裏想沾他一片大光，便向田雁門開口道：『現在我們中國貧弱到這步田地，由於政治不能改良，教育不能改良，法律不能改良。其所以不能改良之故，一言以蔽之曰，無法以開通之。這開通有什麼法子呢？除掉看新書閱新報，沒有第二把鑰匙了。愚兄打算糾合幾個同志開上一月書局，書局裏面開上一月報館，書也有了，報也有了，所費有限，而獲益之處就非淺鮮了！老弟你是個維新魁傑，必明白這層道理。』田雁門接着說道：『黃大哥，你的主意真好。我兄弟爲國民公益上起見，那有不贊成的呢？』黃子文歡喜到十二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寫「志士」遇到好名而肯化錢的富翁，得以施展驅工，真有小兒得餅之樂。「志士」好利，富翁好名，著者寫來雙管齊下。

第十六回

開書局志士巧賺人
得電報富翁歸視察

却說田雁門聽見黃子文說要開辦書局，黃子文又是他向來信服之人，因此滿口答應，便道：「先生熱誠愛國，可欽可敬！現在又爲輸灌文明起見，這點點子股本，我兄弟還敢吝惜嗎？但是要請問先生，章程定了沒有？」黃子文道：「現在不過創議，就蒙我公贊成，這書局已有了基礎了。至於章程一切，總得細細斟酌，方能呈教。」田雁門道：「豈敢，豈敢！這呈教二字，下的太謙虛了！」

黃子文見事已有眉目，不覺大喜，又和雁門談了些別的，就出了茶棧，叫部人方車，一拉拉到棋盤街鴻文書館，這書館是專購鉛字機器的，有幾十萬的資本，一應俱全。黃子文跳下車來，給了車錢，便到鴻文書館的第二層樓上，找尋陸先生。這陸先生名必奎，是鴻文書館管帳的，與黃子文本來認識，不過沒有什麼交情罷了，二人接見之下，黃子文便把來意細細告訴了他。陸先生道：「黃兄原來是要作成敝局生意的？但是敝局的機器也有好幾種，鉛字有好幾號，不知黃兄要那種機器？那號的

鉛字？黃子文道：「又要印書，又要印報，不曉得要用什麼機器？什麼鉛字？」陸先生道：「這樣說，一副十二頁的機器總要了。鉛字除掉頭號跟着六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都缺一不可的。」黃子文說道：「就請先生估算估算，要多少價錢。」

陸先生在書桌上拿過一把算盤，滴滴搭搭算了半天，這一部機器總在一千左右，一副打樣機器總在一百左右；四副鉛字總在一千五百左右，還有什麼花邊，鉛條，鉛線，鉛胚之類，一古腦兒非四千塊洋錢不辦。黃子文道：「我也是替人經手的，將來事成之後，折扣總要好些！」陸先生道：「無例不興，有例不減，人家是什麼樣的折扣，黃兄也是什麼樣的折扣。這個名堂，又叫做「欺衆不欺一」！」黃子文聽了，沉吟半響，又叫陸先生照剛纔所說的開了一篇帳，揣在懷裏，告辭而去。

出得鴻文書館之後，心中便想道：照他所開的價，卻也不即不離。我這回開書局，不過是個由頭，原要把田雁門的錢誑一大票，以供嫖賭吃喝之用，這點點子折扣，有限得緊，我不如尋兩副舊機器，舊鉛字，搪塞搪塞，也就完了！

主意定了，由棋盤街蹺到四馬路，看見出局的轎子絡繹不絕，又看見袁寶珠的大姐，穿着一件

點子花白洋紗的衫子，底下白點子花洋紗的袴子，着了一雙剪刀口的元緞鞋子，一個頭梳得光澤可鑑，不戴一些簪珥，更覺得波俏動人。黃子文立定了脚，呆呆的看她，那大姐頭也不回，逕自去了，黃子文不覺悵然。

後來回到後馬路茶棧，打聽得田雁門赴讖去了。管家開上晚飯，黃子文吃過，便在自己牀前一張外國寫字檯上，點了一支洋蠟燭，找出筆墨，寫了一張創辦書局的小啓，後面附了八條章程。把日本新名詞，填了又填，砌了又砌，都是那些文明野蠻開通閉塞的話頭。又謄正了一張，摺好放在身邊。聽那壁上的掛鐘，已噹噹噹的敲十二點了，田雁門還不見回來，心裏十分納悶，便把自來火旋滅了，單留下一個洋蠟燭的頭兒，隨手在皮包內抽出一本破書，橫在牀上細細的看，原來是本流血主義。看了一會，兩眼朦朧上來，便把書丟在一邊，扯過被頭，和衣睡去。

一霎間外面人喧馬嘶，卻是田雁門回來了。問過管家，知道子文已睡，便也安寢一宿無話。

到了次日，黃子文畢竟心中有事，絕早起來，去推田雁門的房門。一個管家低低的說道：『還早哩！老爺總要晌午時纔伸腰呢！』黃子文自是悶悶。用過早點，出去繞了一轉，回來看看田雁門，仍無

消息便急得他如熱鍋上螞蟻一般。

直到吃過飯，日色平西，纔見管家舀水進去，黃子文耐不住了，一脚踏進去，看見田雁門正坐在馬桶上，兩人便談起天來。等到田雁門解完了手，盥洗已過，黃子文便將昨晚寫的那份東西送給他瞧。

田雁門且不看，望牀上擺的那副煙盤裏一擲，管家送過打好的鴉片煙，都是什麼金沙斗銀沙斗，一個個裝好的，另外一個白磁盤，把這些裝好煙的斗，都放在白磁盤裏，只見田雁門拿來，一個個套上象牙槍，虬角槍，甘蔗槍，廣竹槍，倒過頭去，呼呼的抽了半天，方得完事。這纔伸手把那份東西取過，細細的看了一看，連聲說好，便問黃子文道：「先生高見，自是不差，但不知這份印書印報的傢伙到什麼地方去辦呢？」黃子文道：「我已經寫信到日本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日原活版部去定了，不過要先匯些定銀去，纔能算數。」

田雁門道：「這定銀要多少呢？」黃子文道：「一共要到六千銀子，至少一成總要了。」田雁門道：「這又何難？」一面叫管家把鐵櫃開了，檢出一疊紙頭來，田雁門扳着看了一遍，抽出兩張莊票，

一張二百兩，一張四百兩，遞與黃子文道：「這是六百兩，先生先拿去作定銀。」黃子文接過，喜得滿心奇癢，便道：「現在日本金融的價值不知有無上下，我須自己到正金銀行裏去問個明白，扣着中國的拆頭，然後叫他們匯過去，不致吃虧。」田雁門道：「悉憑先生便了。」

當下黃子文只推說要到正金銀行裏去，向田雁門告辭出門，到了莊上，將莊票換成鈔票，一起放好。趕到中虹橋下廣東小館子飽餐一頓，又沿路叫了部馬車，先到虹口紅幫裁縫店內，定了幾套華麗的西裝衣服，又去看金慕墩那些人，也有碰着的，也有不碰着的。

晚上却一個人到了海國春，寫了幾張客票，去請沈自由一千人物，也到了兩三個。大家鬧着要叫局，黃子文正在躍躍欲試，巴不得一聲，搶過筆硯，替衆人寫了，自己故作躊躇道：「我叫誰呢？」衆人七張八嘴的舉薦陳季香，洪如花，周飛霞，李玉環那些人。黃子文只是搖頭，落後還是沈自由道：「主權不可放棄，還是我公自己想罷。」黃子文便寫了袁寶珠，衆人不曉得前番那篇文章，却不甚留意。

少時吃過了幾道茶，叫的局陸續來了，臨末乃是袁寶珠。袁寶珠見了個毛頭鷹一樣的人，

心中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彷彿有些記得，便道：「耐阿是搭錢大人一淘格倪，一幫裏是勿做，唔個人格。」說罷，抽身便走。黃子文甚爲掃興，虧得跟局大姐，一眼瞥見了黃子文，便道：「但亦勿是錢大人格朋友，但是金大少格朋友呀。格日子是錢大人托金大少去邀得來格，礙舍介？」寶珠方始恹恹的坐下，黃子文不覺又鼓起興來。

那大姐一面裝烟，一面便向黃子文扳談，黃子文把編造的假話，子午卯酉，說了一遍。那大姐十分相信，寶珠還原是冷冷的，少時吃畢，各局紛紛而去，寶珠臨去的時候，免不得說聲：「晏歇請過來。」那大姐却把眼睛一睨，睨得黃子文六神無主。

會過了鈔，沈自由那些人便拖着黃子文去打茶圍。看看已到十二點鐘，黃子文恐怕田雁門疑心於他，便急急忙忙的回去，誰知田雁門又出去了。黃子文便自己埋怨自己道：「早知如此，我何不再逃一回呢？」沒奈何只得閉了房門，悄悄安寢。

過了兩日，田雁門忽然請黃子文到自己房裏坐下，說道：「剛纔接到舍下一傳電報，箇三個小妾病在垂危，催促兄弟連夜回去。先生的書局，兄弟既然答應了一手接濟，不便食言，如今有四千

銀子的莊票在此，先生拿去。創辦起來，以後儻有不敷，再寫信給兄弟，另行籌匯，決不致事敗垂成的。
『黃子文接過莊票便道：『我二人相見以心，那些契券文憑的故套，也可以蠲免的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必斷不負此重任就是了！』田雁門說了幾句『全仗大材』的話，便忙丟丟出門去了，一面管家細行李，打包裹，忙得不可開交。黃子文錢已到手，心滿意足，見田雁門出去了，他便故作鎮靜，回到自己房間內，秉燭觀書。等到田雁門將上輪船，他纔起身相送，彼此叮嚀而別。

田雁門既去，他想茶棧裏不能住了，到了次日，便搬到四馬路一家頂闊的棧房裏，『居移氣，養移體』的起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此回寫黃子文和田雁門的相互稱呼，欠體合。

第十四回寫黃子文看中了袁寶珠之『蛾眉淡掃，丰韻天然』的娘，袁寶珠此箇文寫袁

又填，砌了又砌」云云，的是當時「志士」的作品。在床上看流血主義，「兩眼朦朧上來，」也妙。

寫「在維新黨界限上也算一個莫大人物了」之田藤門大抽其鴉片烟，儼然官場現形記中所寫腐敗官僚的狀態，調侃不少。

上回已說得明明白白，金慕駿回廣東原籍，此回忽又漫無交代地出現他的名字，也是著者信筆揮灑時疏忽的地方。

第十七回

出鄉里用心尋逆子
入學校設計偏衰親

却說黃子文搬到了大棧房之後，過了幾日，又在新馬路華安里租了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子，又去租了兩房間外國木器，搬了進去，陳設起來，居然煥然一新。黃子文諸事沒有動手，先把一塊洋鐵黑漆金字招牌，釘在牆上，做個媒頭，招牌上大書興華書局。天天引的那賣機器的掮客，賣鉛字的掮客，來了一批，又是一批，黃子文却毫不理會，只是吃他的酒，碰他的和，人家問他，他總說是：「這事其難其慎，不是旦夕可以奏功的！」人家也懶得問下去了。

黃子文在上海如此胡鬧，早有人傳到了他的家鄉，他家鄉就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一個什麼村上，家裏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母親，守着幾畝田過日。這回聽見人家說兒子在上海發了財了，便和隣里們商量，隣里們攬掇道：「你何不自己去找他？」他母親道：「他在家的時候，常常要與我吵鬧。如今我去找他，他倘然不認我呢，這便怎處？」鄰里們道：「老太太，凡是人總有個見面之情，何況

你們自己少爺，這是天性之親，有什麼不認的？」他母親搖頭道：「我那不肯兒子，動不動就講什麼『命是要從家庭之內革起的』那一派話頭，所以和我吵鬧起來，便睜着眼睛，捏着拳頭，說：『我是平權，你能壓制我麼？』常常這個樣子。此番前去，一定受了氣回來，沒有什麼好處的。我們家裏也不知道作了什麼孽，生出這種後代，祖宗在陰司想也在那裏淌眼淚呢！」說到這裏，這老婆子便啼鬧起來，乘人連忙勸住。

過了幾日，他母親忽又心活，將門戶交代了一個小丫頭，檢點檢點，帶了個小小的包裹，趁着便船，過了江，到了錢塘門，由錢塘門雇乘轎子，直抬到拱宸橋租界大東公司碼頭。老人家是省儉慣的，只趁烟篷，只得一天半，到了上海。可憐她舉目無親，只得借住在一引小客棧裏，慢慢的打聽。打聽了三四天，方纔打聽着，問明了一切。次日起來，算清帳目，背了小包裹，拄了根拐杖，一步一步的直摸到新馬路華安里來。

且說黃子文因爲這兩天將近中秋節了，堂子裏擔盤送禮絡繹不絕。人家是要躲掉她們，可以省化兩塊錢，他却在家裏候着，以示闊綽。然而兩天之內，已去了幾十塊了，這天起來之後，心裏想道：

如何沒有一個送盤來的？算算還有小桃紅，張媛媛，王寶寶，周雪娥等二十餘家，難道她們約齊了纔來麼？一會兒在樓上躑躅，開開櫃門，取出一瓶香水，細細撫玩了一番，心裏想道：這瓶香水是要留着給張媛媛家小阿金的了！他得着了這瓶香水，不知如何快活呢！

正在胡思亂想，聽得樓下呀的一聲，像是一個人推門進來。又聽得喘吁吁的聲音，趕上樓來。心裏吃了一驚，將香水瓶放在桌子上，剛要想自己下去看，那人却早上來了，先叫了一聲『兒啊！』黃子文這一驚，如青天掉下霹靂一樣，定睛一看，不是他母親還是何人？驚定了，氣便跟了上來，老人家已經挨到寫字檯邊坐下，嚙嚙叨叨埋怨個不了。

黃子文一聲都不響，立起身來，關了櫃門，又把鑰匙開了鐵箱，把所有鈔票洋錢，盡行塞入身邊，登登登的頭也不回，下樓而去。他母親這一氣，氣得幾乎發昏。女人家有什麼見識呢？無非是哭而已矣！

且說黃子文出得門，氣得臉都發了青了。有人招呼他，他也不看見。本來想到四馬路去的，看着越走下去越冷落，止住脚步一看，原來快到張園了。心中想道：我氣了一氣，走路都會走錯了，看來養

氣功夫尚差。於是撥轉身來，叫了一部東洋車，拉着如飛而走。

到了迎春坊口停車，給了一角小洋錢，大踏步逕到張媛媛家。上了樓之後，房間裏却是靜悄悄的，媛媛尚睡在床上。一個老娘姨在那裏揩檯抹檯，見了子文，招呼進去，在炕牀上坐下。那個老娘姨去叫醒了張媛媛，便去盥臉水，媛媛道：『大少，耐捨能格早介？』子文道：『捨故歇辰光勿作興打茶圍格？』媛媛道：『作興格作興格！』一面說，一面跨下床來，鞞了拖鞋，走到炕床面前，揉揉眼睛，對着子文道：『耐是勤儉場化住仔夜出來噲？面孔浪難看得來！』子文道：『勿要瞎三話四，倪是最規矩無不！』媛媛把嘴一披道：『捨人相信？』子文道：『真格勿騙耐。』媛媛道：『耐拿面鏡子自家照照看罷！阿像格來！』子文道：『耐阿是說我的面色勿好看啊，格是剛剛搭倪老太太搽子兩句嘴舌落。』

媛媛道：『倪餽聽見耐說歇該搭有捨老太太呀！』子文道：『還是今朝勒紹興來格勒。』媛媛道：『大少，格格是耐勿是哉！唔篤老太太第一日到該搭，耐就搭俚無不好說話，格是算捨一齣！倪堂子裏格人，也勿造至於噲！耐大少是讀書人，亦懂洋務，只怕中國外國才無不格種理信格哩！』

這番話說得黃子文良心發現，滿面通紅，只得掙扎着說道：「依耐末那厚介！」媛媛道：「依耐末蠻便當格，拍拍俚格馬屁，請俚看看戲，吃吃大菜，坐坐馬車，白相白相張園。老太太噪餽到歇上海來格，看見子格種，自然勿開心也開心哉。」子文搖頭道：「勿局，勿局！我有戲勿會自家看？我有大菜勿會自家吃？我有馬車勿會自家白相張園？倒去讓格格老太太寫意，俚也勿會生好格付骨頭！」媛媛道：「耐格種人呀！」又用手指頭指着子文道：「真正是隻衆生！」

子文拿臉一沉道：「耐罵我捨哉？」媛媛正待回言，老娘姨已撥了臉水進來，說：「先生揩面罷。」媛媛過去盥漱，方纔打斷話頭。媛媛盥漱之後，小阿金與他解開頭髮，坐在窗下梳頭。

子文無精打睬，坐在那裏呆呆的思想。看官們道黃子文想什麼？原來是出脫他母親的念頭。左想不好，右想不好，到後來想定了一條絕妙主意，不覺眉飛色舞起來。登時立起身來，媛媛道：「再坐歇去。」子文連道：「勿哉，勿哉！」媛媛只得聽他揚長而去。

他出了迎春坊，看看天色尚早，便一人蹶到金谷香吃了幾樣大菜，簽過了字，仍回新馬路華安里，推門進去。新雇的小使名喚來喜的，迎着訴道：「老太太剛剛住哭，少爺你什麼地方去的？何弄

的她老人家這樣的傷心？子文聽了，心裏也有幾分過意不去，急忙趕上樓去，看見他母親正坐在他那張鐵牀上，垂頭喪氣，默默無言。

子文見了他母親，便自靠在檯子上，和他母親說道：「一個人總要自立，你苦苦的來尋我做什麼？」他娘正沒好氣，對他道：「來尋你做什麼！尋你要吃！尋你要穿！」子文道：「既然要吃要穿，更不可不自立！」他娘道：「你張口自立，閉口自立，怎樣纔叫做自立？」子文道：「自立是全靠自己，不仗人家的意思。」他娘道：「我這樣大一把年紀了，天上沒有掉下來，地上沒有長出來，難道還叫我當婊子不成？」子文道：「胡說，胡說！誰叫你當婊子！我只要是叫你讀書。讀書就是自立的根基。這裏頭什麼都有。」他娘道：「真正笑話！這不成了！」八十歲學吹鼓手了麼！」

子文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城裏有個強種女學堂，學堂裏都是女學生。可敬啊，可敬！他們都是犧牲其身而報國家的，你老人家要是進去了，於我的面上光榮不淺。」他娘道：「我只要有飯喫，有衣服穿，不要說是女學堂，就是仁濟善堂，廣濟善堂，我也去的！」子文聽了，不勝之喜。當下又窩盤了他娘幾句，他娘的氣也漸漸的平下來了。

子文當下寫一封外國信給城中強種女學堂說：『今有家母要來念書，伏乞收留。』等語，午後差了一個出店的送去了，良久良久，方得回信，說後天是開學的日子，可請老太太爾來，敝處當『拭几候教』，子文看了無話。

原來這強種女學堂總理羽衣女士，接到子文信後，心裏想道：『他的老太太一定博學多才，這回進來，是要來作教習。』剛好堂上出了一箇教習的缺，便與監院監起居那些人商量，大家一聽是黃子文的母親，有什麼不贊成的，當下商議定了，纔寫這封回信，所以下這『拭几候教』四字。

黃子文雖然通澈，他老太太從小種田出身，却是一字不識，黃子文當下又教導了他許多規矩，說：『不要叫人家笑話，掃我的臉！』他母親只得一一記下，專等開學那天，便去念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此回寫黃子文不孝他的母親，也是當時「志士」深不理於人口的地方，當時某氏所作嘲「志士」的詩有云：「四海有同胞，家族無倫理！」正是說這班人藉口「家庭革命」而不孝父母，却開口即說「四萬萬同胞」也。

寫張媛媛的談話，和黃子文相形，筆意深刻，口吻欲活，倘若翻譯為普通話，便失掉了牠的神味，於此可見「方言之學」的價值。

黃子文叫他的六十多歲的老母入女學堂，寫來有趣雖然有趣，而未免不大近乎情理，強種女學堂的誤會，亦寫得欠周匝。

寫黃子文辦興華書局，「諸事沒有動手，先把一塊洋鐵黑漆金字招牌，釘在牆上，做個媒頭，」所寫蓋不僅黃子文也，且不僅當時「志士」一流也。此可以謂之爲「招牌主義」一面「吃他的酒，碰他的和」一面說：「這事其難其慎，不是旦夕可以奏功的。」大有今日所謂若千爭計畫，或長期如何之氣象，筆致尤極刻深。

第十八回

仗義疏財解圍茶館
賞心樂事並遊名園

且說到了強種女學開學的那一天，黃子文絕早起來，等他母親梳洗已畢，便叮囑了那老婆子無數若干的話。老婆子要穿要吃，只得唯唯從命。黃子文又拚著肉痛，替他母親製了一付舖蓋，一套粗布衣裳，說是到學堂裏去，身上污穢了，有碍衛生，學堂裏就要革逐的，其實一古腦兒還不到一檯花酒的下脚。

閒話表過，子文那日送了他母親進強種女學，強種女學的董事司事人等，待她十分恭敬，且處處都按着教習的禮節。他母親預先得了兒子叮囑，說：『你此去是當學生，處處須還他學生的規矩。』所以兩邊都弄得局促不安。

第一天將就過了，第二天要請這老婆子去上講堂演說了，這老婆子如何能說呢？便把根由底細，一五一十的說出來。董事聽了，方始恍然大悟，跟手寫了一封西文信給黃子文。

黃子文正在西窗芳底，袁寶珠家磁二十塊二四架的麻雀，忽然接到新馬路華安里書局裏轉送過來的一封信，拆開一看，是張外國信箋，用拼音讀去，是：「密司脫黃：你的母親，到我們學堂裏念書，她的年紀大了，不合格了，請你另外再給他找一個地方罷。」下頭簽着名字是佛蘭英，黃子文隨手一擦道：「這老乞婆，真是惹厭！」

等到黃子文回去，他母親早端端正正坐在家裏了，黃子文咕嚕了幾句，也就丟開。第二天只得給了他母親五十塊洋錢，叫他回到紹興鄉下，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去罷，不要在上海混攪了。他母親生平沒有見過整封洋錢，現在看見這們一捲光華燦爛的東西，早笑得他眼睛沒縫。當日收拾收拾，趁便船回他的紹興去了，黃子文就如拔去了眼中釘肉中刺一般，好不鬆快。

轉瞬之間，便是中秋，黃子文有的是洋錢，早將各處店帳一律開發清楚。便有幾個同志的，什麼王開化，沈自由，平時窮的和叫化子一般，到了節上，更是束手待斃，打聽得王子文得了田雁門這筆巨款，便一個個的轉他的念頭。黃子文酌量交情，一點綴，也有念塊十塊的，也有三塊五塊的，這班人得了這個意外接濟，自然是感激涕零了。

到了中秋這一天，天氣清明，風日和美。黃子文「無家一身輕，有錢萬事足。」用過早飯，便躡到四馬路昇平樓，泡了一碗茶，看那些娘姨大姐討嫖帳的，來往如梭。黃子文想起去年今日在日本東京時候，欠了精養軒十塊金圓，被他逼得走頭無路，終久上了趙警察公署，弄得第二日讀賣報上登了這條新聞，朋友們看見了個個嘲笑。

正在那裏暗暗的紀念，肩頭上有人拍了一下，嚇了一跳，忙看時，原來是同淘的周策六周大文豪。只見周大文豪皺着眉頭，指着旁邊一個相幫一個娘姨道：「黃兄，我不過欠了他們一檯菜錢，十幾個局錢，今天竟在菜館裏冊我的台，你替我處分處分看。」那娘姨邁開鮎魚腳，上前將黃子文打諝一回，見他戴着一頂外國細呢窄頂的帽子，一身外國黑呢的衫袴，俏皮得緊，裏面露出一個楊妃色的軟胸襟，前黃澄澄的掛着一條光緒通寶銅錢表練，練上還有兩個墜子，是紅寶石的，鮮艷的如玫瑰花顏色一般，嘴裏銜着一隻密臘雪茄烟管，邊上也鑲着金子，知道此人很有錢，有他招架，就不怕了。當下吱吱喳喳的對子文說道：「外國大少倪先生末叫小桃紅，住勒噪尙仁里，格位周老，從前是搭招商局裏烏老一淘格。烏老末是倪格老客人，俚薦撥仔倪，吃仔一檯酒，叫仔十幾個局，倒說就

此野鷄縮仔頭，連人面才勿見哉呀！佢去問問烏老，烏老說：「我老早搭耐說，叫兩個局是勿礙格，吃酒是我勿管帳格。」倪聽仔急急快，尋仔佢好幾塊，尋佢勿着，今朝剛剛碰着哉，倪阿要問佢討格注銅錢格落！」

黃子文把周大文豪叫了過來，說：「現在事已至此，你該怎樣打算打算！」周大文豪道：「我有什麼打算！吃餉在肚裏，穿的身上！我的台已經坍了，聽憑他們把我怎樣罷了！」黃子文道：「該不是這樣說的！凡事總要有個過場。自古道：「殺人抵命，欠債還錢。」你難道連這兩句都忘記了麼？」周大文豪聽他一番埋怨，只得骨都着嘴坐在一旁。

黃子文屈指一算道：「一檯酒八塊。」那娘姨搶着說道：「外國大少，佢連下脚才勿會付格，要算十二塊哩！」黃子文皺着眉頭道：「這太難了！」又道：「十幾個局，算他十五塊洋錢，加上十二塊洋錢，一共二十七塊洋錢，也算不了什麼事！」一面說，一面在身邊摸出一卷鈔票。

周大文豪見他摸出鈔票，肯替自己惠鈔，便沒口子的說道：「黃兄，你代我解了這場圍，賽過重生父母，再世爺娘了！」說罷，也不管有人在旁，爬下來就和黃子文磕了一個頭。黃子文

搖頭道：『你的奴隸性質太重。』隨手檢出二十塊錢——兩張匯豐銀行鈔票，捏在手裏，對那娘姨道：『有二十塊錢在這裏，可拿去勾了帳。』那娘姨道：『外國大少！依耐算也有念七塊嘍，那疇現在只得念塊介？』黃子文道：『我是代朋友還帳，不是我自己還帳，你既嫌長道短，這事就不與我相干了，你去和他自己說罷。』說罷，便將鈔票收回。那娘姨慌了道：『外國大少！耐總算照應倪格，念塊末就是念塊哉。』黃子文方纔拿出，重新遞了過去。

那娘姨錢已到手，便對那同來的相幫道：『阿虎叔，倪去罷。』方始登登登的下樓而去。這裏看的人也滿了，還有人嘖嘖的在那裏稱讚黃子文仗義疎財。

回轉身來，且說周大文豪，見黃子文代他惠了嫖鈔，那種刻骨銘心的樣子，描摹也描摹不出來。黃子文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立起身來道：『時候不早了，我要去吃飯了。』隨手摸了兩個角子，叫堂倌算清茶帳，還多下三四個銅圓，周大文豪搶在手中道：『借給我坐東洋車罷。』黃子文又好氣又好笑，對他道：『拿去，拿去。』周大文豪笑嘻嘻的跟着下樓。到了昇平樓門口，黃子文向周大文豪拱拱手道：『再會，再會。』

同身出西首芳到金如玉家裏，是樓下房間，一掀門帘進去，金如玉已經在那梳洗了，見了黃子文，滿面堆下笑來，連說：『坐哩，坐哩！』黃子文隨意向沿窗一把紅木大理石的椅子上坐下，看金如玉披髮修眉，塗脂抹粉，如玉道：『耐是勿會吃中飯格來噲？』黃子文點點頭。如玉便喊老姆姆拿筆硯過來，黃子文寫了一樣糟溜魚片，一樣紅保雞丁，一樣米粉肉，十張薄餅，一碗酸辣湯，叫到雅敘園去叫。老姆姆接過條子，探頭出去，喊相幫快去快來。不多一回，菜已來了。老姆姆擺下盃箸。

黃子文對金如玉道：『你爲什麼不吃？』金如玉道：『倪剛剛起來勒，吃勿落來裏。』黃子文無話，便巍然上坐了。如玉梳好了頭，過來斟了一盃酒，說：『耐慢慢叫用，倪到後頭換衣裳去。』黃子文一人獨酌，甚是無聊。飲到半酣，就叫盛飯上來。用過飯，楷過面，金如玉已換好衣裳出來，坐在那裏吃水煙。

黃子文便問他道：『你今天可去坐馬車？』如玉道：『倪儂不銅錢噲，耐阿請倪？』黃子文道：『部把馬車，有什麼大不了事，你們只管到森大去喊就是了，叫他上在我帳上。』如玉自是歡喜。

一面傳話出去，一面又挨延兩個時辰，看看表上，已指在三點左右，又叫相幫去催了一遍馬車，

馬車來了，黃子文又叫他去配部轎車，預備自己坐。這不是黃子文的道學，他怕同如玉坐了，有人看見，不甚方便之故。霎時轎車配好，二人各自上車，如玉又叫黃子文同她到福利公司去買些零碎東西，黃子文只得應允。

一鞭纜發，便如風馳電掣一般，到了福利公司，如玉揀了許多洋紗之類，算帳不過二十餘元。黃子文摸出一張五十塊的鈔票來，找出二十多塊洋錢，塞在身上，覺得沉甸甸的，使用手巾包了，交代如玉帶去的娘姨小阿金。

二人又在四馬路兜了個大圈子，纔到張園，過了泥城橋，滔滔滾滾，看那大自鳴鐘上，已經三點六十分了。黃子文將自己的表拿出來一對，剛剛慢了五分，抽出法條，撥得一模一樣，仍復將表藏好。正是『車麟麟，馬蕭蕭。』一片聲響，忽聽前面發起喊來，黃子文頓吃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寫黃子文爲周大文豪解圍一段，窮形盡相。第十二回所謂「弄着幾文的便闊得發昏」，此時的黃子文也。所謂「弄不了幾文的便窮的淌尿」，此時的周大文豪也。寫來各如其分，酣暢動人。

書中於黃子文深惡痛絕，而此回回目乃稱之曰「仗義疎財」，蓋猶儒林外史第七回，深不滿於王惠之勒索致匿喪，回目却偏說「王員外立朝敦友誼」，皆所謂「直書其事，不加論斷，而是非立見」者也。

第十九回

化冤錢巧冲美人計
打急電反動富翁疑

却說八月中秋那日，黃子文與金如玉同到張園。剛剛走過泥城橋，忽然聽見前邊發喊，探出頭來一望，只見一部橡皮輪，飛風也似的擦肩而過，一個騎馬的紅頭巡捕，一頭趕，一頭嚼裏銜着一個叫子，嘩噠嘩噠的吹。子文知道是溜纏，方纔把心放下。及至到了張園之後，四處找尋，金如玉竟毫無蹤影，心中頗爲詫異。

一會兒，他平日相處的那班狐羣狗黨，一團而至，簇擁着他，四處兜圈子。兜了一會圈子，揀張桌子坐下。堂倌泡上茶來，又拿了許多栗子蓮心之類擺在桌上，那些人你抓一個，我抓一把，霎時罄盡，還不算數，叫堂倌一樣一樣的添來。

看看日色沉西，門外車聲雷動，那些人道：「不早了，我們散罷。」說着就走。黃子文那張桌上登時乾乾淨淨，等到堂倌前來算帳，茶是兩角洋錢一碗，栗子是一角洋錢一碟，蓮心也是一角洋錢一

碟，那些人吃了毛毛的三塊洋錢。黃子文叫聲晦氣，掏出一張五塊頭的鈔票，叫堂倌找了兩塊洋錢。立起身來，踱到門口，找到自己馬車，坐定了，馬夫把鞭一甩，那車便如駕霧騰雲一般的快，向來的那條路上，滔滔進發。馬夫照例兜了兩個圈子，便問在何處停車？黃子文在身上掏出一疊請客票，頭也有六點鐘的，也有七點鐘的，排好了時候，便說：『先到北西安坊。』馬夫答應。

霎時到了黃子文跳下車來，叫他明天到華安里來拿錢。馬夫不甚願意，說道：『老板，馬車錢準其明日子到華安里去挖（音駝）阿拉格酒錢是勿能欠格噲。』黃子文聽了，滿心生氣，掏出一塊洋錢，丟給馬夫，頭也不回，進北西安坊去了。馬夫自將車拉回行內。

再說黃子文進得北西安坊，認明金巧雲牌子，拾級登樓，便問陸大人可曾來？姑娘回答在小房間裏，黃子文趁將進去。只見主人陸明遠正躺在榻上，吃得烟騰騰地，見了黃子文，連忙除下金絲眼鏡，口稱『得罪，得罪！』一面請黃子文在那邊榻牀上坐下。黃子文舉目一看，便問：『還有朋友呢？』陸明遠道：『他們忙得很，要吃過一檯纔能殼翻過來。』黃子文道：『原來如此。』隨手就將帽子摘下，把打狗棒倚在旁邊，在榻牀下首躺將下來。

陸明遠打好一口煙，遞給黃子文道：「可要試一箭？」黃子文不接，嘴裏說道：「去年東洋開博覽會，弄了一個吃鴉片煙的擺在人類館裏，還是兄弟看見了，和人類館的總理磋商了好幾天，又和日本內閣桂太郎說明：『這人類館裏吃鴉片煙的，不把他攆掉，你們開會那日，我們便下黑旗以弔中國！』這樣一說，他們纔答應了。現在要我作法自斃，那可不行！」陸明遠聽罷黃子文一番議論，不覺肅然起敬。

過了一會，那些朋友，吃得醉醺醺的，登登走上樓來。陸明遠一一招呼，忙叫：「擺起來，擺起來！」姑娘答應，登時七手八腳，將盃箸安排停妥。陸明遠又請那些朋友，多叫些局，綑綑場面，黃子文搶筆在手，便一張一張的寫起來。等到別人的寫完了，自己寫了一個西蒼芳金如玉。入坐之後，黃子文也不管他們，只顧自己虎嘯狼餐。

少時金如玉珊珊而至，在黃子文旁邊坐下，黃子文問她方纔張園爲何不見。如玉道：「倪格車子剛剛過泥城橋，撥一匹斷命溜繩馬直撞過來，倪個車子幾乎撞翻。倪格車子浪格隻馬，吃子格格大嚇頭，亂跳亂碰，撞倒仔一部東洋車子。撥巡捕拉到仔巡捕房裏去，要倪存念五塊洋錢勒，放倪

出來。大少，虧得耐剛剛有注洋錢，交撥倪老娘姨格，倪就勒格當中拿仔念五塊存勒巡捕房裏，難未放倪出來格。今朝是八月半，就弄格種勿色頭事體，倪勿高興哉，所以就轉去格。『黃子文聽了，方纔明白，心裏一想：剛纔買東西贖下來的二十多塊洋錢，被她拿去了念五塊，所有也不過兩三塊洋錢了，索性送給她罷。但是無緣無故出了這注洋錢，未免冤枉，然而也不能說了，當時垂首不語。如玉坐了一回自去，黃子文還去應酬了兩三處，方纔回到華安里。

次日已是十六了，節已過了，田雁門的款子也去其大半了，不能不趕緊辦些印書的材料，撐起一個空場面。將來就是缺本，在田雁門前也有一個交代。主意定了，便去尋了一個鉛字機器的搨客，一其在內，說明白是一千五百塊洋錢，先付五百塊，到過年再付五百塊，到明年五月節再付五百塊，等到合同訂好，黃子文便到莊上劃了一張五百塊洋錢的卽期票子，交割清楚，便在樓上樓下陳設起來。又招了幾個排字的工人，搖機器的工人，將就弄起。

揀定了八月二十六日開局，這日向九華樓定了兩席酒，請了陳鷺公王開化沈自由李平等那班人，只有陳鷺公回說有事不能來，其餘多到了。少不得都要叫局，鬧到半夜，方纔散去。

黃子文又想到譯書一節，便請了兩個讀過幾個月東文的，講明白每一千字只出一塊洋錢。那兩個人起先不肯，後來一想，譬如在家中閑坐，就答應了。黃子文把校對的事情，也托了他們，樂得自己花天酒地。

兩月之後，果然譯出一部自由原理，黃子文也不會看，便叫排印。等到排印成了，封了十部，寄給田雁門。田雁門回家之後，正在記掛黃子文，忽然接到郵政局寄來一個大包，拆開一看，原來是黃子文寄來的信，信上說的天花亂墜；開局之日，各國知名之士俱到，由日本橫田武太郎演說，如何如何熱鬧。後面又說「現在譯出自由原理一書，附去呈政」那些話頭，田雁門喜之不盡。

等到打開那書一看，原來只有薄薄的一本兒，加以字跡模糊，紙張粗糙，便有幾分不快。再看那

文道：

「自由者，如人日用起居之物，不可一日而廢者也。故法以自由遂推倒拿破崙之虐政，美以自由遂贊成華盛頓之大功。我中國二千餘年，四萬萬衆，其不講自由也，如山谷之閉塞，如河

道之湮淤，所謂黃帝子孫的種種同胞，皆沈埋於黑暗世界之下。嗚呼！人心潰潰，世道昏昏！不

化冤鏡巧中美人計 打急電反勸富翁疑 二六分者

自由，毋寧死！」此歐洲各國上中下三等社會人之口頭禪也。我中國安有如此之一日哉？是書爲日本博藤太谷原著，闡發自由之理，如經有緯，如絲有綸，志士黃君子文及某某二君，以六十年之局促，成三萬言之豐富，誠擎天之一柱，照夜之一燈也。但使人人讀之而勃發其自由之理想，我中國前途其有望乎！

時在某年某月

鄭仁識

田雁門看了，心裏想：這這篇序文，筆筆有情，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看來這位鄭仁手筆也不過如此，及至一頁一頁翻閱下去，那些之字的字用的都不是地方，心理更加幾分不快。隨手寫了一封回信，虛諛了幾句，把書攔在一邊。

自此之後，便接到黃字文好幾封信，催着說款項未足，求他再匯幾千銀子，以資接濟云云。田雁門置諸不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已到隆冬時候，看看將近送竈的日子了，忽然電報局送進一封急電，拆了開來，拿電報新編逐字查去，只見寫的是：「廣東省城朝天街田雁門鑒：局款速匯一二千金，免得支

繙，否則即將閉歇候覆。文叩馬。『原來是二十一發的，田雁門不覺着惱起來，隨手擬了一個電稿，叫人送到電報局裏去，不到四點鐘，到了上海。上海電報局裏照着寫了號碼，送到華安里黃子文那邊去。

黃子文這幾日，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專等田雁門款子來，開銷那些嫖帳。這日接到回電，譯將出來，原來是：『馬電已悉，年底款不能籌，祈諒。餘聽裁酌。雁覆稜。』黃子文看了，如一瓢涼水從頂門上直灌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第十三回裏，有一個鷺公，說是姓陸，另外有一個陳鐵血，都是和玉開化、沈自由、李平等在一塊兒吃花酒的『志士』。此回寫黃子文開書局請酒，『請了陳鷺公、王開化、沈自由、李平等那些人』。於是陸鷺公忽而姓了陳鐵血的『陳』了，這也是著者不經意的一個小錯。

「兩月之後，果然譯出一部自由原理。」按清末出版界確有自由原理一部書，係馬君武的譯品，和嚴又陵所譯的羣己權界論是同書異譯。此處信手拈來，書名恰與相合，大概不是有意雷同。

自由原理的這篇序文，寫得好極了，對於當時號爲「志士」一流的不通作品，可說是模仿得維妙維肖。可以和蕩寇志第一百三回裏劉信民的告示，及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八回裏鄧九公寫給安老爺的信並讀，這都是不工而甚工，不通而甚通的妙文。

寫讀書文不肯吸鴉片煙，這個標語，「志士」還算是有一髮可取。

第二十回

學切口中途逢小竊
搭架子特地請名醫

却說黃子文正在爲難的時候，得了田雁門的一個電報，回覆他沒有錢。黃子文蹇過頂門上打了一個焦雷，看看時候，已是年終，那些派帳條子，幾乎踏穿門檻。書局裏的工匠又鬧着要算薪費，房裏有兩天不開飯了。黃子文此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瞎聲嘆氣而已。

直到了送竈日子，黃子文的同志叫做王開化的，偶然走過新馬路，便躡進了華安里，想找子文談幾句天，誰想他的印書局兩扇門上釘了兩塊木頭，黏着十字式的封皮，是『居安洋行長條謹封』，上邊還有許多帳條子，什麼一品香大菜館八十九圓四角，公大馬車行六十三圓，外欠酒錢二圓，又是什麼外國成衣店，煤炭店，米店，蠟燭店，酒店，洋貨店，綢緞店，花花綠綠的煞是好看。王開化纔曉黃子文是『桃之天天，其葉蓁蓁』的了。心內大爲詫異，回去告訴那班維新朋友，也有說他平日過於荒唐了，以致到這步田地的，也有說他如此沒出息，連我們面上也少威光的。七張八嘴，紛紛議

論。

縮轉身來，再說田雁門自從那天上了輪船之後，坐的是頭等官艙，汽筒透邊響了三遍，不多一刻，就起旋開船。一陣鈴聲，那輪船便如弩箭離絃，前往廈門等處進發。

田雁門用過晚膳，又抽了幾筒鴉片煙，家人們舖好被褥，請他歇宿。田雁門寬衣解帶，睡了下去，只是滿船的人聲嘈雜，夾着機器間內的乒乒乓乓一片價響，急切不能入夢。良久良久，方始朦朧了一會。忽然覺得房門外有個黑影一閃過去，心裏想：房門是關着的，爲何看見房門外走路的人呢？心中一驚，睜開兩眼，見房門已是太開的了，家人們却一個不在。發了極，直着喉嚨叫了幾聲，始有個家人叫錢升的遠遠接應着，跑了過來。田雁門罵道：「你個這班王八蛋，放着覺不睡，跑到那裏去了！」錢升噤着嘴，一聲兒也不敢響。

田雁門道：「房門開了，想是有人進來過了。你替我細細的查查看。」錢升道：「箱子是在箱籠裏的，不妨事的，只要看看零碎東西就是了。」一面說，一面拿了枝洋蠟燭，在各處照來照去，并不會失落一件東西。及至照到房門口，脚下踢着一樣東西，豁琅一聲。錢升倒嚇了一跳，檢起來一看，原來

是把鑰匙，什麼樣子的都有。

錢升拿在手裏，問田雁門道：『老爺，這把鑰匙可是你的麼？』田雁門道：『我的鑰匙不是高福身上帶着麼？怎麼會到此地來？』說話之間，高福已經暗暗站在錢升背後了。見田雁門問到這句，便搶前一步道：『鑰匙在奴才身上呢，況且老爺的鑰匙是一個樣兒的，這把鑰匙什麼樣兒都有，不要是輪船上的賊忘記在這裏的罷！』田雁門方纔恍然大悟，又吆喝了他們幾句：『從今以後無論什麼時候不許跑開，要是跑開了，被我查將出來，捲舖蓋替我上岸滾蛋！』家人們連連應了幾個是，順手將房門關上。錢升又掇了一張杌子，把門頂住，纔從田雁門的牀底下拖出行李來，就在地上攤開，息心靜氣的睡覺。

剛剛躺下，錢升聽見有人在門外走來走去，又打了一個呼哨，只聽他低低的說道：『我的先生呢？』說了幾遍，錢升也不去理會他。

等到次日天明，錢升起來，到廚房裏打水洗臉，只見一個茶房跑過來向他說道：『你們昨天晚上檢着什麼東西沒有？』錢升板着面孔道：『沒有檢着什麼東西。』那茶房道：『你不要作要，遠了

他們罷！他們是不好惹的！錢升覺得茶房話中有因，便細細的問他。茶房道：「他們的外號叫作水老鼠，專以偷竊扒摸爲事，始終也破不了案的。你們昨天晚上檢到的那把鑰匙，就是他們的衣食飯碗，你要是拿了去，豈不是絕了他們的衣食飯碗麼？」錢升道：「這纔恍然，吞了臉水回去，便把鑰匙帶了出來，找到那個茶房，交還了他。」

又拉住了問他道：「我要打聽你一樁事情。」茶房道：「什麼事情？」錢升道：「我們昨天晚上檢到了這把鑰匙之後，後來聽見有人在房門外連嚷：『我的先生呢？』那時已是三更多天了，滿船睡的靜悄悄的，不消說，總是他們那班人了。不然，誰還放着覺不睡，滿到四處的跑來跑去呢？這先生是誰？難道他們也有老夫子麼？」茶房撲嗤的一笑道：「你真糊塗，這先生是鑰匙的別號。如今你學了乖去，回來又好充內行了！」說罷忙忙的去，錢升回到自己艙內。那時不過八點多鐘，田雁門正自睡得濃濃的。

一直等到十二點鐘之後，田雁門方始伸腰而起。用過午膳，閒着無事，便銜了一根呂宋烟，去找買辦談天。原來這輪船上的買辦叫做楊小汀，是廣東順德縣人，與田雁門同鄉。田雁門本來也認識

他，及至到了買辦的房門口，一推門，早緊緊的鎖住了，問問茶房，茶房說在帳房裏又麻雀，田雁門再尋到帳房裏，見買辦楊小汀正和兩個帳房一個副買辦又麻雀。見了田雁門，連忙讓坐。

田雁門坐下，看他們又麻雀，法兒甚是新奇，那時正有了點風浪，輪船一搵一搵的。他們又麻雀的桌子，用竹絲和插籬笆一樣插在上面，却有兩面。每人面前二十一張牌都砌在竹絲裏面，當中放了一隻升羅。每人十三張牌，都拿在手裏，對面一個帳房問道：『一筒要麼？』下家道：『不要。』就把這一筒望升羅裏一丟，無論如何倒不出來。田雁門連說：『好法子，好法子！』

看了一會，這船越發搖蕩了，田雁門有些噁心，便辭了楊小汀，一路扶牆摸壁，回到自己房中，在自己的牀上躺下，覺得頭暈得很，側耳一聽，那邊房裏嘔的一聲，這邊房裏又哇的一聲，一時并作，如此約有一晝夜，方纔到得廣東。

輪船下了棧，家人們招呼挑夫搬運行李，逕奔省城第七甫自己家中。管門的看見了，飛也似的進去通報，大太太隨即帶了五個姨太太站在穿堂門口迎接。他那些姨太太，一半是穀埠紫洞艇上討來的，與近人做的詩所謂『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的一般模樣；只有生病的這位

四姨太太，却是從上海窩子裏討來的，生得玲瓏剔透，所以能夠寵冠專房。

閒話休提，且說田雁門到得家中，先和太太寒暄了幾句，又和各位姨太太招呼過了，洗過臉，用過午餐，便踱到四姨太太的房間裏來，却是繡幃深掩，靜悄悄的，鴉雀無聲，但聞一股藥香直參鼻觀。丫頭們忙向牀前通稟，說老爺回來了。四姨太太纔有聲沒氣的說：『老爺呢？』田雁門走近一步，丫頭掛上帳子，只見四姨太太一息慳慳，像書上所說的『西子捧心而顰，愈增其媚』似的，田雁門問了幾句病情，便問請誰瞧的。丫鬚送上一疊藥方，田雁門逐張看去，無非是防風荆芥甘草當歸之類，有一張用了左牡蠣夜交藤，田雁門搖頭道：『太重了，太重了！』四姨太太接着說道：『我也說太重了，他們都說不妨事的，所以吃下去，越加不好。』田雁門當下立起身來道：『你安心靜養罷，我去請一個有名的醫生來替你瞧，包管一帖就好！』四姨太太又微微的應了聲。田雁門囑咐了丫頭幾句，無非是『好好服伺，儻然違拗了，我要重處你們』的那些話。丫頭們齊聲應諾，田雁門就出去了。當夜太太備酒接風。

到了次日，便去看了幾家親眷，那些親眷，又來回看他，整整忙了兩日。第三日稍稍定了，便要替

四姨太太去請名醫，無奈那些名醫，他家都請過了，都不相上下，田雁門甚爲納悶。忽然有個朋友對他說道：『現在太平門外，橋溪大街，有個醫生，叫做胡變來的，甚是高明，你何不去請他呢？』田雁門聽了這話，連忙打發家人，拿了請封，騎了快馬，請胡先生隨即到來。

家人去了大半日，回來回稟道：『胡先生說，請封是每趟二十塊，轎封每趟是四塊，但是多過一重門檻要多加兩塊洋，錢要是上樓還得加倍。小的不敢作主，所以前來回覆。』田雁門道：『混帳東西，只要人病好，那個計較這些！』那家人答應一個是，飛馬又去。

田雁門以爲這一下子胡先生總可光降的了，誰知家人回來說：『胡先生已經出診去了。他們掛號的說，一共有六十餘家，論不定三更天四更天回來，只好明日的了。』田雁門聽了，急得暴躁如雷，罵那家人道：『都是你這王八蛋二十塊三十塊和他講價錢，要不然他早已來了！都是你這王八蛋誤我的事，明天仔細揭你的皮。』家人被罵，嚇得一溜烟跑了。

次日絕早，田雁門打發一個總管去，說是務請胡先生立刻就來。總管去了，回來說胡先生知道了。田雁門這日，本是要去掃墓的，爲等着陪胡先生，祖宗也來不及顧了，在家呆呆坐着儘看看日色。

平了西了，胡先生還是音信全無，急得連連躁脚。

直到用過晚飯，纔聽見大門上播的一片聲響。胡先生坐着藍呢轎子，四個人打着火把，照得通明雪亮，胡先生下了轎，氣喘吁吁的走到花廳上。田雁門朝着他深深一揖，胡先生拱拱手，嘴裏先說：『請坐，請坐！』一屁股蹲在炕床上。那時雖是八月天氣，廣東地氣又溫和，胡先生却早帶上來紗帽子，帽子上釘一塊雙桃紅顏色的披霞寶石。只見他先把帽子除下，在帽筒上一架，又從腰裏打子兒的扇袋內掏出一把名人書畫的象牙骨扇子來，捏在手中，搨個不住，又掏出小手巾來擦腦門子上的汗。

田雁門剛要和他說話，他道：『我們先進去瞧一瞧病人再說。』田雁門只得引了他在前頭走，兩個家人照着羊角風燈，進了中門，就是內堂，上得樓去，纔是四姨太太的房間。胡先生走到牀前，坐將下來，說：『請出手來診脈看。』丫頭們隔着帳子把四姨太太的一隻手捧將出來，用小枕墊着。胡先生起了三個指頭，按在脈上，便歪了頭，閉了眼睛，細細的凝了一會神，站起來，對田雁門道：『我們外邊去說。』田雁門道：『可要看看面色跟着舌胎？』胡先生道：『不消，不消。』田雁門只得又把

他引到花廳上，家人們早在紅木嵌螺甸的檯子上預備好紙墨筆硯。

胡先生更無別話，坐到椅子上，提筆颯颯的便寫。寫完了，遞給田雁門道：「吃一帖再看，要是好了些就連一帖，不好再來請我。」田雁門道：「請教胡老夫子，小妾究竟是什麼病，妨事不妨事？」胡先生道：「方子上寫的明明白白的了，雁翁你自己去看罷！兄弟實在忙得很，出去還有二十幾家哩！」一面說一面拱手道：「再會，再會！」竟自揚長走了。

田雁門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一回頭看見胡先生一頂帽子還在帽筒上，便對家人說道：「你去趕上胡先生，說他的帽子，忘記在這裏。」家人答應着，如飛而去。又一個家人趕進來道：「胡先生去遠了，不必趕了，他明日想着，自然會來取的。」田雁門點頭道：「不錯，由他去罷。」

順手拿起藥方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脈來沉細而數，審是陰血有虧，鬱怒傷肝，以致月事愆期，未火上升，故首苦微瀉，治以養血疎

肝法，即候

諸大高明指正

學切口中途逢小窺 搭架干管地請名醫

一七九

廣木香 五分

熟地 三錢

炒枳壳 一錢

杭甘菊 錢半

川芎 錢半

青陳皮 各五錢

酒白芍 錢半

歸身 錢半

製香附 五分

活水蘆根 一尺

田雁門看了一遍，讚歎不置，說：『果然名不虛傳！』

一會帳房過來說：『胡先生是二十塊錢的看封，四塊錢的轎封，走了九道門檻，二九十八塊，上了一重樓梯，是四塊，共四十六塊洋錢。』田雁門道：『知道了，我只要病人好了就是了，錢是身外之物，算牠作甚？』

當下家人又飛風也似的去打藥，打得藥來，田雁門親自監督他們煎煮。四姨太太服了下去，也不見什麼效驗。問他自己，不過說是略爲鬆動些，田雁門便連贊良醫不絕。

且說這太平門外樟溪大街上胡鑾來胡先生，本是個秀才，因爲教書沒有人要，學了醫生，俗諺說的好：『秀才作醫，如菜作鹽。』這是極其容易的。胡先生天分又好，讀了什麼湯頭歌訣，不消二十

過三十遍，便已滾瓜爛熟。後來又從了一位名師，據說是葉天士的嫡元孫，叫作葉禮仁，本領着實高強。自收了這個徒弟之後，悉心指授，拿了許多筆花、鑿鏡、金匱、秘要、仲景、傷寒論，叫胡變來仔細揣摩，不上三年，居然出手，便掛了招牌。在這廣東省裏，醫活了的人固然不少，醫死了的人也實在多，有些膽小的聞風而懼，以致胡先生生意十分清淡。

他便發了個狠，說是要有人請他，非敲他一個大竹槓不可，不然情願躲在後面屋子裏剔指甲，叫掛號的胡吹亂嚷，說是今天有幾十家，明天有幾十家，好等人家相信。他的掛號的是他的表弟，就連四個轎夫都是他的姪子和他的兒子，出門起來，華冠麗服，回到家中，只賸一件舊棉袍子，肩頭上還打了兩三個補釘。

這天田雁門請了他去，他發了一注小小的橫財，滿心歡喜不盡，因為要故作匆忙的樣子，特特爲爲把帽子留在他家。到了第二次，叫大姪子，就是當轎班的，到田雁門家中去取，誰知田雁門的門口作起刁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寫「志士」連續數回。此回開首把賈子文一逃爲他作一結束，也就爲書中所寫「志士」作一結束。著者蓋對於當時的濫竽「賣文」深惡痛絕，所以描寫得特詳，頗有抽象的史料價值。本書所寫人物，大都隨手起落，獨寫賈子文的文字爲最長，拿他作一個「志士」代表的人物。

當時的所謂「志士」一流，甚不理於人口。癸卯年新民叢報在青年之墮落的題目下，對於那班「志士」，作斥責的批評，說：「……他姑勿論，以吾所聞，上海之號稱「維新」號稱「志士」者，每日殆必有一兩段笑話接於吾耳，其傷風俗敗道德之事，殆不忍悉數也。此輩當其初聞一二新論時，志高氣盛，未嘗不以世界上有關係之人自命，乃不轉瞬而頓如兩人者，未必其性之惡，習使然也。後生小子，未嘗一見世事，未嘗知行樂之具，疇昔或束縛於父兄不能自由，

或窘制於金錢無從揮霍，及一旦至上海，加以現時風潮驟盛，書局如餽，彼後生小子者，讀日文未及三日，即率爾操觚，從事於譯事，日譯數千言以易數金，欣欣自得。而所謂遊學生之歸國者，復蕩棄一切閑檢，以煽其焰而揚其波，且爲之說辭曰：「是豪傑之本色也，辦事不得不如是，聯絡同志不得不如是，一浸假而忘其本來，相與汨溺矣。而揮霍者無底之豁壑也，所入雖驟多，終不敷所出，遂不得不爲一二虧損道德之事。初時猶慍然若甚，有愧於其良心者，第二次而愧漸減矣，第三次而愧更減矣。不及數月，而前此之面目遂皆變盡，豈必其所欲哉？有迫之不得不然者矣。誰迫之？我自迫也，我之肉慾迫我之良心也！是之謂我爲我之奴隸……以我所聞，去年歲杪，而此輩惡少年以迫於花債而逃遁者已五六輩矣……自作自受，何足憐惜，然使內地人士將以談「維新」爲忌諱，以「志士」二字爲一極不美之名詞，其爲罪於一國又何可勝道也！……」這篇文章，說得頗爲透澈，看來是梁任公的手筆，很可以和負隱閒談及文明小史所寫上海「志士」的情狀參觀。梁任公在壬寅年的新民叢報裏，有論公德一篇文章，極言公德的重要，而說不宜專尙私德。後來鑒於「志士」披猖，頗以他的文章爲藉口，趕緊又在癸卯年的

報裏，做一篇論私德的文章，大聲疾呼地提倡『正本』、『慎獨』、『謹小』、『打算補救』、『志士行爲不端之弊』。青年之墮落一文裏，有這樣的句子：『嗚呼，是則蒙亦有罪也夫！』正是自己引咎的意思。

上回裏寫田雁門接黃子文馬（二十一）電的時候，是『將近送竈的日子』，當係十二月二十一日所發，而田雁門『隨手』覆電，乃署梗（二十三）字，已嫌稍遲。且即係送竈日，此回寫黃子文接電逃走之後，王開化去找他，忽又有『直到了送竈日子』字樣，好像又經過若干天的樣子，未免不合。（或者這個『送竈』的『送』字是『接』字之誤。）

旗人宅門裏的僕役，對於主人自稱『奴才』，所以兒女英雄傳安老爺（漢軍旗）家中，『奴才』、『奴才』之聲洋洋盈耳。北京有非旗人而模仿旗派的家中僕役，也有『奴才』的自稱。至於本書此回寫田雁門的家人高福，對主人自稱『奴才』，不知是什麼道理。（此回寫田雁門頗有官派，而官派之下的僕人也用不着自稱奴才。）

第十五回說田雁門是廈門的一個大富翁，由廈門到的上海。第十六回，得電報富翁歸

視妾，自然歸的是廈門，此回乃寫爲回至廣東省城了。（第十六回田雁門對黃子文說：「第三個小妾病在垂危。」此回害病的却是「四姨太太。」）這也是著者信筆揮灑不經意之失。（又如第十三回說：「陳鐵血原是浙江紹興府金華縣人氏。」紹興府沒有金華縣，金華縣是金華府治，和第四回說黃樂材「原籍是湖州府嘉興縣」其錯相同。或者是著者故作疑陣，亦未可知。）

「他那些姨太太，一半是穀埠紫洞艇上討來的，與近人做的詩所謂「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的一般模樣。」按袁子才（枚）隨園詩話卷十六云：「久聞廣東珠江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宴，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句。」此其所本。又詩話卷七云：「廣東珠江皆惡劣，無一可者。余偶同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也是罵廣東珠娘的。」

寫滑頭醫生之「搭架子」，文頤絢爛，有可以和宮場現形記卷三十五寫唐二亂子請醫

生，及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寫洪憨仙參看的地方。

寫田雁門急請名醫不計醫金及渴盼名醫之到來，正和第十六回寫他在上海聞「病在垂危」之電而急忙歸去相應。不過到家之後，過了兩天，纔張羅請名醫，寫來又似乎太從容不迫了一點兒。

第二十一回

掉畫船夕陽奏簫鼓
開綺筵明月照琴檠

却說田雁門的門口，爲着胡先生那天看病，裝腔做勢的，他心中暗暗好笑，他們是在外頭走慣的，什麼事情都知道，胡先生平日的行徑，他們早已瞭如指掌了。這回看見胡先生的轎班來拿帽子，故意和他作耍，開口道：「那天我看你們先生匆忙得很，不要是忘記在別人家裏去了罷。我們這兒可是沒有。」那轎班來回了幾次，門口一定不給他，胡先生想着，帽子上一塊雙桃紅顏色的披霞，是他祖老太爺傳給他的，也曾向珠寶舖裏估過，說要值到百十來塊洋錢，他從前窮的時候，有人勸他買掉了罷，他說：「這是先人手澤，不可輕棄。」於今因爲到田雁門家看病，故意拿牠裝裝幌子的，一旦丟了，豈不可惜。這樣一想，就發了急，告訴那轎班道：「你去對他們門口說，說先生那天只有你們一家請他看病，是斷斷乎不會記錯的。」轎班照直說了，田雁門的門口少不得大笑一場，把帽子拿出來，交給了他們轎班去了。

聞言休表，且說田雁門回家之後，便有些人替他備酒接風，有天得着一封請帖，上面寫的是：「八月二十九日六句鐘，

駕臨穀埠區家紫洞艇便酌一叙，包光頓首拜訂。」

原來廣東的穀埠，就和上海的四馬路差不多，一種繁華熱鬧，不可以言語形容的，穀埠對面就是花田，花田栽的茉莉花，素馨花，一望成林。到了好月亮的時候，望過去便如天上下了雪的一般，這些紫洞艇，都在穀埠兩邊停着，真個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田雁門那天便坐轎子出了城，問到區家的紫洞艇，便有人上來招接，田雁門吩咐轎夫及跟來的一個管家回去，叫他們明天一早打轎子來接。原來廣東一省，盜風甚熾，一到黃昏便將城門緊閉，無論什麼人都叫不開的，所以到城外來逛的總是一夜，第二天纔能進城回去。

當下田雁門走到船裏，包光早站在艙門口拱手而立，彼此謙遜幾句，到得艙中落坐，田雁門舉目一看，那艙可以擺得下四席酒，就和人家的廳屋一般，四壁俱鑲嵌着紫檀紅木，雕刻就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無不栩栩如生，一切茶酒的器皿，都是上等官瓷，與上海窰子裏殘缺不全的碗盞，便有

天淵之別了。船上的服侍人，獻上一道烏龍茶，又是八碟甜食，什麼蓮子糖，冬瓜糖，生薑糖，荸薺糖，杏仁糖，糖金橘，糖藕，糖佛手之類，擺滿了一桌。包光當下請田雁門隨意用些，兩人閒談着，少時伺候人又報客到，只見一個有鬍子的，是順德的紳士，叫做王占梅，與田雁門本來相識；又是一個中年的，叫做熊夢渭；一個年輕的，叫作方亞松，彼此厮見，通過名姓，其時已在太陽落山之後，艙中點起燈火，越發照得四面金碧輝煌。

駕船的上來問：「老爺們客齊了麼？」包光答言：「齊了。」駕船的回艙上，扳着柁，六七個人走到船頭上撐着篙，那船慢慢的開到對河，與那一排鐵鍊鎖住的船，面對面一排停着，船頭相接，賽如一條弄堂。田雁門心中想道：這真是「花爲四壁船爲家」了。當下包光吩咐盪起酒來，伺候的擺上八個碟子，無非是魚肉鷄鵝之類，但是廣東派，不是下面襯着幾葉生菜，就是上面撒着一把芝麻，酒却入口津津，醞醇得很，田雁門知是青梅酒。

五個人淺斟低酌了一會，包光便問叫的條子來了沒有，伺候的答道：「田老爺的銀松姑娘，還在李家瓊華艇上呢，王老爺的細鳳，熊老爺的萬仔，方老爺的采姑，與你老爺的玉美，立刻就來。」包

光方始無言，果然不多一刻，叫的條子陸續來了，一個個挨着肩膀坐下，烏師等人齊了，便上來了傳候的掇了一個凳子，讓他坐下，却只帶着一把胡琴，一面銅鑼，姑娘們自己打着鼓板，便呼呀啞啞的唱起晴雯補裘來，鬧了大半天，又陸續的去了。這面船上撤去殘席，煮茗清談，倒不十分寂寞，但是耳輪子裏聽得一片管絃絲竹之聲，自東而西，自南而北，其中隱隱約約又夾着些鶯啼燕語。

這面船上直到十點餘鐘之後，方擺正席，五人重新入座，却有幾種新奇的大碗，一種是西瓜燒鴨，一種是葷齋切成薄片煨雞，大約是兼着甜鹹兩味，田雁門道：「我們廣東菜，竟有些像外國大餐了，外國大餐有些都是兼着甜鹹兩味的，譬如一盆烤豬肉，牠旁邊擺上了玫瑰沙士或是蘋果沙士，就是這個道理。」王占梅道：「雁翁平日精於飲食，自然有此體驗，據兄弟看起來，外國大餐所以兼有甜鹹兩味，其中還有化學在裏頭，甜主升，鹹主降，一升一降，適劑其平。還有一說，他們吃的果子，不取其甘而取其酸，酸能助養氣以化胃中之物。」衆人聽了，連連點首，正在議論風生之際，先前叫過的那些條子又陸陸續續的來，坐了一會，又陸陸續續的去了，當下五人飽餐一頓，臍下的就給管家們吃。

田雁門是不能熬夜的，吃過了這頓飯，便躺在炕牀上睡着了。王占梅熊夢渭方亞松被人拉到別的船上吃酒去了，就賸包光一人，坐着無聊，橫在煙榻上燒起鴉片烟來。可巧是個外行，剛剛燒好了一筒煙，想要上在斗上，不料用力太猛，斗又滑，簽子在斗門口一個偏勢，直戳到手上來，着了一下，阿呀一聲，急回頭看看他的手，一件香雲紗長衫袖子，在煙燈上轟轟烈烈的着起來，趕忙撲滅，弄的一溜糟，伺候的笑將起來，這一笑方把田雁門笑醒，便問何事？包光自己訴說一遍，田雁門也笑起來，隨即伸了個懶腰，慢慢坐起。

伺候的絞上一塊手巾，田雁門揩過眼睛，伸手向身上表搭襠裏摸出打簧表來，只用指頭一戳，噹噹的響了兩下，又噹噹噹的響了三下，田雁門知是兩點三刻了，四邊一看，除掉包光之外，王占梅熊夢渭方亞松那些人一個個不知去向，因問包光道：「他們呢？」包光道：「他們在別人家船上作樂呢。」田雁門聽了無言，一會王占梅熊夢渭方亞松等吃的醉醺醺的，回到這邊船上，又灌了許多茶，方纔坐的坐，立的立，睡的睡。

鬧到四更多天氣，伺候的擱上稀飯，也是八個碟子，什麼排骨，又燒肉，香腸，鹹魚之類，先煎時過

的條子，不召而自來，這回却長久了，直等衆人吃罷稀飯，每人在身上掏出兩塊現洋錢給她們，她們接了，稱謝而去。

少時東方大亮，這船仍撐回原處，大家上岸，那時賣茉莉素馨花的個個都提着小筐子，嚷成一片，有些人家在樓窗上丟下幾個錢來，他便抓了一把，用一張樹葉包了，樓窗上的人也放下一個小筐子，他便把花放在小筐子裏，樓窗上的人掣着繩抽上去，田雁門看着，不禁稱羨。當下王占梅熊夢渭方亞松分頭去了，田雁門的管家，招呼轎子這邊來，田雁門又向包光作別，這纔匆匆而去。

且說廣東穀埠的紫洞艇，就和吳門畫舫差不多，那穀埠又叫作珠江，是天下聞名的，紫洞艇大的用鍊條鎖着，在江裏如雁翅般一字排開。紫洞艇旁邊，有一種小船叫作皮條艇，是專門預備客人帶着姑娘到其中過夜去的。這皮條艇雖緊緊繫着紫洞艇，一個太矮，一個太高，相距總有五六尺光景，要是惜家，一跳便跳下去，不然一翻身跌下水去，那可無影無蹤的了，名曰安樂窩，其實險境，這都是廣東風俗，看官們不可不知道的。正是珠江風月也無邊，不讓吳娘只掉船茉莉爲城蘭作障，酒香花氣自年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寫廣東景物，頗饒趣致，「一盆烤豬肉」按上海小說家慣以「盆」字代「盤」字，因滬語「盆」「盤」不分之故，未知粵語此二字是否也沒有分別。

王占梅之甜鹹升降論，頗肖當時號稱中西兼通的人之談吐。

掉盡船夕陽

簫鼓

開綺筵明月

照琴

五

第二十二回

祝萬壽藍頂耀榮華
借十金綠毛招福患

話說田雁門回到廣東之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已是十月初頭了。那天在家裏坐着門上，傳進一張知單來，是用活板印的，上面寫的是：「謹啟者，十月初十爲皇太后萬壽之期，普天之下，率十之濱，允宜同伸祝嘏之忱，略表獻芹之意。是日五鼓，衣冠齊集城中長樂寺，恭候隨班祝嘏，是爲至要。粵省紳商公啟。」傍邊還註着一行小字，是「每位隨帶分銀三大圓」。田雁門看了，便隨手把牠撂過。

到了十月初十這日，田雁門閒着無事，便帶了兩個家人，蹣跚到長樂寺。原來這長樂寺已是數百年香火，住持僧名喚智利，專門結交仕宦官員，前年化了無數若干銀子，到京城裏去了一邊，請來一套龍藏真經，因此他的名氣一天大一天，他的交情也一天廣一天。田雁門是講究新學的人，不喜歡與僧道來往，所以這智利至今沒有見過面，不過耳聞其名罷了，今番來到寺裏，心裏想倒要留神看

祝萬壽藍頂耀榮華 借十金綠毛招福患

看這位住持如何舉動。

剛剛走到山門口，早聽見一片吆喝之聲，兩個親兵穿着太極圖的號褂子，手裏拿了籐條，在那裏驅逐閒人，寺門上掛了一疋紅綢，紅綢下面掛了四盞『萬壽無疆』的金字燈籠，被風吹得飄飄蕩蕩的，旁邊牆頭上貼着誦經的榜文，田雁門也看不盡許多。

走進山門，兩旁松柏參天，青翠欲滴，正中一條甬道，直接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外面有個台階，台階上歇着許多轎子，也有藍呢的，也有黑布的。台階下歇着十幾匹馬，馬夫在旁邊守着，田雁門進了大雄寶殿，只見殿上供着一座『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龍牌，還有一張椅子用黃龍繡花緞子搭着，想就是御座了。地下鋪着氍毹，有幾個戴紅纓帽的管家垂手站在旁邊，頗有嚴肅整齊氣象，田雁門心裏想：那些祝嘏的呢，爲何一個多不看見了！

回身轉到方丈，聽得一陣嘻嘻哈哈之聲，望將去，許多穿蟒袍補褂的在那裏坐着談天，田雁門站定身軀，定睛一望，只見一個酒糟面孔有兩撇黑鬍子的，戴着藍頂花翎，籠着馬蹄袖，在地下繞灣兒，田雁門認得，是大街上恒泰綢緞店裏的掌櫃。一個頤而長五品冠戴的，是鹿芝堂藥舖裏的賬房。

再定睛一望，連酒館店的老板，洋貨店的跑街，他們一個個都來了，田雁門心裏想：這糟不糟呢！

只聽得藥舖的賬房說道：「今天天好，真真是國家的洪福齊天！」在地下繞灣兒的那位綢緞店裏的掌櫃接嘴道：「可不是麼？要一下雨，別的不打緊，人來的少了，咱們的分子就收得少，一個人三塊洋錢，那是兒戲的麼！」洋貨店跑街正端着一碗茶在那裏喝，聽見藥舖賬房和綢緞店掌櫃兩人說話，便把茶放下，對二人道：「今天是你們二位起的頭，居然聚到一二百人，收到這一大堆分子，也算不容易了。」二人道：「這不算什麼，我們開銷也要好些呢！什麼和尚念，鴉片煙，水煙，茶葉，煤炭，柴火，一切零星雜用，我估了一估，怕不夠本！」酒店老板便叉口道：「和尚念一天經，我知道你的價錢是念四塊洋錢，一應在內，加上借地方兩塊，香工酬勞兩塊，打掃人等兩塊，化不到（？）三十塊洋錢。鴉片煙是你自己吃的，人家不過抽一袋水煙，喝一碗茶就是了。門上掛的那疋紅綢，是這位仁翁本店裏的貨色。四盞燈籠，值不了五角錢，加上煤炭柴火，頂多到了四十塊錢，那是關門落門的了，你自己說收到了二百個分子，就算他一百五十個分子，一三得三，三三十五，就是四百五十塊洋錢，除掉四十塊開銷，可以多到四百塊洋錢，還說夠本不夠本，這不是欺人麼！」這番話把二人氣得

面皮紫漲，意思想要發作，洋貨店裏跑街的使了一個眼色，二人方纔不響。

田雁門聽了，不覺好笑，趲出來走旁邊一扇門進去，有幾竿修竹，數本芭蕉，地方甚爲幽靜，一條石子砌的羊腸路，由羊腸路進去，三間廣廈，當中設了一張檀香木做成的交椅，兩旁一邊架着一支天台籐杖，一邊插着一把塵拂，上面寫着「方丈」二字，旁邊一副對，寫的十分奇崛，句子是：「金杵力摧魔霧黑，玉缸光閃佛燈紅。」四邊一望，鴉雀無聲，一個人兒沒有。

田雁門東張西望了一會，忽然一個小沙彌從裏邊跑出來，看見田雁門人物軒昂，衣服華麗，便過來問：「施主是那裏來的？」田雁門隨口捏造了一個地方，告訴了他，小沙彌道：「施主請坐。」飛風也似的跑了進去，少時一個和尚，頭戴元色縐紗僧帽，身穿元色縐紗僧袍，慢慢的踱將出來，看見了田雁門，蒙頭蒙腦的打了一個問訊，問過名姓，那和尚便道：「久仰！」田雁門也回問他上下，他說叫廣慧，是智利的大徒弟，田雁門問：「令師那裏去了？」廣慧道：「到制臺衙門裏念延壽銷災經去了，還是十月初一去的，要月底方能回來。」

小沙彌泡出茶來，田雁門東轉西轉，轉了半天，正在口渴，端起茶碗要喝，一摸滾燙，開開碗蓋，讓

他出出熱氣，然後再喝，誰想鬧了一嘴的茶葉，吐之不迭，而且茶味甚苦，如吃藥一般，田雁門只得蹙了眉頭，嚙將下去。

和尚當向田雁門開口道：「施主就在本地城裏，想是發財做買賣的了。」田雁門道：「正是。」廣慧又問：「做什麼買賣？」田雁門道：「是開書畫舖的。」廣慧聽了，不覺變成一臉怒容，忙把頭別轉去，釘了小沙彌一個白眼，田雁門心知其意，便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廣慧發話道：「你可請了回來。」番禹縣大老爺要借此地請客，你在此有些不便。」田雁門道：「我本來要去了。」說罷，站起身來，叫那個跟來的管家道：「你到門口去，把我那匹禿驢配好了鞍子，我騎着要回去了。」一句話把廣慧罵得面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帶着小沙彌快快的走開了。

田雁門哈哈大笑，出了方丈，由原路抄到大雄寶殿，見臺階上的轎子和臺階底下的馬，都不在那裏了，想是什麼綢緞店老板，藥舖帳房，酒店老板，洋貨店跑街都走了。等到出了山門之後，看見酒店老板，也沒有坐轎，也沒有騎馬，換了便服，慢慢的在前面走哩。一個學徒的肩上擡着兩隻靴子，腰裏挾着衣包，一頂金角大王的紅纓帽沒處放了，便合在頭上，緊一步，慢一步的，跟在酒店老板後面。

田雁門又避了一陣，回轉家下，剛剛他有個堂弟，叫做田龍門，從福建而來，田雁門接着自是歡喜，當夜便命備酒，與他接風，談論之間，龍門似乎有些不高興，田雁門便細細的盤問於他，龍門道：「不要提起，我爲着一樁打官司的事。」田雁門道：「你好端端在家裏守着和人打什麼官司呢？」龍門道：「哥哥你不知道，你兄弟在福建做了幾年生意，公買公賣，從不欺人，別人也不來欺我，於今爲了一樁頑意兒，鬧出一場官司，豈不可笑，哥哥，你知道了，是一定要埋怨我的。」田雁門道：「什麼事你自己說罷，我不來埋怨你就是了。」

龍門道：「我在福建，歷年是做的茶葉生意，倒也賺了許多錢。有個朋友，他是開骨董店的，與我甚是投契，不是我到他家去，就是他到我家來。有天他急忙急促的跑來，問我借十塊洋錢，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收了樣貨，缺了錢，我就借給他去了。明天傍晚，我到他店裏去，他便喜形於色的告訴我：「昨天收到了一件至寶！」我問是什麼至寶？他說是綠毛烏龜，我叫他拿出來，原來弄了一缸水，把他養着，那毛浮在水上，就和青苔一般。我問他有什麼好處？他說可以辟火，我一時看他可愛，就叫他讓給我罷。他說：「可以，我昨天就是拿你那十塊錢買來的，你既要，你拿去就是了。」我說：「咱們就此

「不帶欠」說罷，便叫了個人，把綠毛烏龜弄回店來了。誰知惹了一場大禍！田雁門聽了，不覺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考

我國舊例，商人不得與士大夫爲伍。清代自「捐官」之例廣開，「市儈」拿出錢來，照願政府，就可以頂戴榮身，闖入搢紳之林。一般智識階級的人們，深以「名器假人」爲惜，此回之寫「祝嘏」，蓋著者站在讀書人的立場上，特致「沐猴而冠」的譏嘲。

清季以大開「捐」例而頂戴榮身者多，頂戴榮身者既多，於是乎就是並沒有「捐」過實官或虛銜的人們也，隨便濫用章服，無人究詰，此回所寫，也似含有「譴責」這類事的意思。

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寫季恬逸、蕭金鉞、諸葛天申三人向報恩寺和尚尋寓所一節，有云：

「……：……：……：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此擺酒，看見成什麼樣！

「……蕭金鉞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裏住，豈但買辦厨子是用兩個人，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罵的白瞪着眼。」負曝閒談此回所寫長樂寺和尚與田雁門情事，有脫胎於外史這個的地方。

第二十三回

斷烏龜難爲堂上吏
賠烏雀訛盡路旁人

話說田雁門聽田龍門說爲了一隻綠毛烏龜惹出一場災禍，急於要聽，催他快說。田龍門道：「我歡歡喜喜把牠拿回家後，換了一個磁缸，好生養着，便有人知道了，要來看看。我怕叫人看看，這又何妨呢？誰想那人去後，便有個像貴公子模樣的，問我要買，我说不賣，他便怒氣沖沖走了。第二天便有差人出差傳我，說：「漳州縣大老爺有話要同你講。」我說：「我上不欠皇糧，下不欠私債，你們大老爺傳我却是爲何呢？」差人道：「不必多言，到了堂上自然明白。」及至到了堂上，漳州縣大老爺戴着水晶頂子，拖着花翎，捋著鬚鬚，問我道：「你知道你家裏藏的那樣東西是那裏來的？」我說：「是朋友賣給我的，難道是搶來的偷來的不成？」漳州縣大老爺哼冷笑，說：「我對你實說了罷，這樣東西是內務府裏辟火之寶，後來賞了桐重桐大人，桐大人做了本省將軍，可就把它帶來了，前幾天還在他家玉石池子裏面，聽說這兩天到了你家了。桐大人少爺桐益吾好容易打聽出來，給你個

面子，問你買回去，你倒跟他裝起傻來，要起筭來！你知道私藏禁物是個什麼罪名！哼，你的膽子可比磨盤還大！」我那時一句摸不着頭腦，就回他道：「老公祖的明見，這烏龜可是實實在在化十塊洋錢在朋友那裏買來的，不曉得什麼叫做銅大人鐵大人！」漳州縣大老爺一拍驚堂木道：「胡說八道！我本縣難道是誣賴你麼？」我又回道：「如此說來，大老爺你倒成了這烏龜的嫡親干證了！」漳州縣大老爺氣的鬚鬚直豎，連說：「這還了得！」他竟罵起本縣來了！回頭望差人，一望道：「來啊！」差人答應一聲是。」

田雁門更着急道：「這光景要打你了。」龍門道：「你別慌！我雖不算什麼，還是個監生老爺，他打了我不犯處分麼？當時漳州縣大老爺只說得一聲：『替我看起來。』兩個差人便把我帶下來了，後來我們掌櫃知道了，趕忙把烏龜送到衙門去，說他既愛烏龜，就送他一個烏龜罷，他收到烏龜之後，這纔糊裏糊塗開釋的。」田雁門聽他說畢，不禁太息道：「玩物喪志！」古人的話真不錯。」

兩人談着，用過了幾盃酒，便叫拿飯上來，吃畢，雁門回房安歇，龍門就攔在他家裏，過了兩三日，仍回福建做他的茶葉本行去了。

於今且說這桐重桐大人原是鑲黃旗人氏，出身筆帖式，識字無多，從小在內務府當差，熬了二十來年資格，纔爬到內務府員外郎。他的令郎桐益，吾是個繙譯舉人，爺兒兩個，在北平城裏什麼事都幹，有人送他父子兩個徽號，桐重叫做「老不要臉桐」，桐益叫做「小不要臉桐」。他們一黨還有倆，叫做混帳寶，倒亂平，京城裏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當初窮得淌尿，連半個大錢都沒有，天天在街上說大話，誑嘴嘍。

有天，老桐到大柵欄一座茶舖裏去喝茶，揀了一張桌子坐下，叫夥計泡一壺開水來，在腰裏掏了半天，掏來幾片葉子來，讓他浮在水面，夥計說：「你老怕這茶不濃罷？」他說：「你真沒有見過世面，這是真正武彝葉子，一片要換一兩多銀子呢！我喝過了，還要把牠撈起來，用絲綿揩乾了，帶回去，還好請十幾回客呢！」旁邊人瞧了瞧，看見就是尋常喝的香片，便問他道：「這位朋友，你說你這茶是真正武彝葉子，何以見得呢？」他把茶壺一掀道：「遲了，遲了！你要早問我，我就把稀稀罕兒給你看看，現在可不成了！」旁邊人問：「怎樣的稀稀罕兒呢？」他道：「這葉剛下壺，把壺蓋兒一蓋，悶了一刻鐘時候，把蓋一掀，就現起一朵雲來，雲裏頭還現出一隻大仙鶴！」旁邊人聽他擣鬼，便嘻嘻開嘴，笑

了笑，走過去了。

等到喝完了一壺水，他站起身來要走，夥計說：「你老走了一文開水錢，現給了罷。」他說：「好糊塗小子！你大爺這葉子就值個十多兩銀子！你把牠撈出來，將來碰着了行家，還可以買好價錢哩！」夥計說：「你老，我不願意發這個財，你把一文錢給了我罷！」他說：「你大爺身上帶慣銀子票子，誰還帶一文錢呢！記在帳上，明兒給你就是了！」說罷，揚長而去，夥計只好白瞪着兩隻眼，說：「北京城裏那裏來這種不要臉的東西！還充大爺，大爺是幾文錢一劬！」引得一茶鋪人無不哈哈大笑。

還有天，小桐提了個百靈鳥，走到大街上，看見前面來了個戴夾紗帽子玳瑁眼鏡的老頭子，一步一步，蹣跚將過來，小桐暗想：「這是糟豆腐，好訛他一訛了！」故意迎了上來，用力一碰，那人叫聲嘎啞，便跌倒在地下了。小桐也趁勢望地下一坐，順手把雀籠一攢，雀籠本來是舊的，經這一攢，雀籠登時散了滿地，百靈展開翅膀，騰的一聲飛了去了。

小桐回身把那老頭子劈胸一把，說：「你賠我的百靈！」老頭子正跌得天昏地暗，又有人將他劈胸一把，氣的連話都說不出來，旁邊有小桐的黨羽，先把老頭子架了起來，顛倒問道：「你這糟豆

腐你走道怎麼走到人身上去了！小桐在地下直着嗓子嚷道：「諸位別把他放走了！他得賠我的百靈哪！」便有個做好人的，走過來把小桐架起來了，說：「你們二位有什麼話到茶舖子裏去講，別躺在地下，回來給車壓死了，倒要連累街坊吃人命官司哩！」一面說，一面把兩人簇擁到一家茶舖子裏。

先問老頭子，老頭子道：「我好好的邊兒上走，他把我一碰，碰倒在地，跌得我遍身生疼，我正要找他呢！」又問小桐，小桐提着他那條賣估衣的嗓子說道：「他倒說乾淨話兒，我提着雀籠也在邊兒上走，這老亡八一棍一棍碰到我的身上來，把我雀籠碰在地下，成了兩半個。這雀籠呢，原不打算，倒是我那個百靈是個無價之寶，什麼都會叫，貓叫，狗叫，馬叫，驢叫，還有笙簫鼓笛，件件齊全，這兩天又學會了外國山歌，你們想想，可愛不可愛！這一下可跑了，不是去了我的命嗎？」他說得出，便做得出，登時號咷大哭起來，那老頭子急得目瞪口呆，計無所出。小桐一頭哭，一頭還嚷道：「誰把他放走了，咱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等他哭完了，又是劈胸一把，說：「咱們上刑部衙門去！」那老頭子嚇得身體如篩糠一般，便央求衆人道：「衆位朋友，給我撕擺撕擺，我定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

衆人又勸小桐道：『你剛說要他賠，他現在肯賠了，你倒底要多少呢？』小桐把指頭一伸道：『一百兩』老頭子道：『豈有此理！一箇百靈值到這箇價，你檢直是訛我了。』小桐啐了他一臉唾沫道：『我把你這亡八羔子，你就是賠了我一百兩，我還不願意呢！走！咱們上刑部衙門！』老頭子央求衆人道：『諸位大哥，你們公公道道替我酌量箇價錢罷。』衆人道：『一百兩呢太多，八十兩是不能少的了。』老頭子初還不肯，衆人做好做歹的逼他出了六十兩銀子說，明白跟他回寓去拿，這裏衆人纔一閃而散。

小桐拿到了六十兩銀子，回到家中，剛纔在外面飛掉的那只百靈，好好的在那裏啄小米子吃了。原來牠是養家的，常常借此訛人的，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漳州縣大老爺……」按前清福建有漳州府，牠的首縣是龍溪縣，並沒有漳州縣這個名詞，此蓋言在漳州府城的縣大老爺，不如說「龍溪縣大老爺」較為明白。

「我雖不算什麼，還是個監生老爺，他打了我，不犯處分麼？」按前清審案子，監生是不能打屁股的，但是手板兒是可以打的。

胡適之官場現形記序有云：「向來人民對於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這個時期，政府的紙老虎是戳穿的了，還加上一種儻來的言論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禍的人，都敢明白地攻擊官的種種荒謬，淫穢貪贓，昏庸的事蹟，雖然有過分的描寫，與溢惡的形容，雖然傳聞有不實不盡之處，然而就大體上論，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部官場現形記裏大部的材料可以代表當日官場的實在情形。」這是說清末的作品所以的老實不客氣地而且往往逾量地「譴責」官場，梁任公的新民叢報，當時政府三令五申，懸為厲禁，可是叢報在內地幾乎成了家絃戶誦的寶典，（我那時在濟南，也是常看叢報的一個，）甚至鄉會試的時候，應試的先生們帶進場去，作為很好的參考書，（因採用叢報的材料或套襲叢報的筆調而中

舉人中進士的，頗有其人。庚子以後，政府的紙老虎戳穿，威信喪失，這也是一個極明顯的例證，民與官間之不平，得以大鳴，既如胡博士所云，而漢與滿間之不平，亦因政府紙老虎戳穿而大加發洩。有清入關，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滿漢之待遇不平等，漢人敢怒而不敢言，至此時遂無復顧忌，許多作品爭向旗人大施「譴責」，如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中，有對於旗人極深酷的插寫，官場現形記對於旗籍官兒，也有特別的形容。負曝閒談在這個潮流，對於旗人，也不肯輕輕放過，而把來作為社會描寫的對象，博得讀者的歡迎，這種情形，可謂辛亥革命一舉而成事的先聲。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第六回有云：「有一天，高升到了茶館裏，看見一個旗人進來泡茶，却是自己帶的茶葉，打開了紙包，把茶葉盡情放在碗裏，那堂上的人道：『茶葉怕少了罷！』那旗人哼了一聲道：『你那裏懂得！我這個是大西洋紅毛法蘭西來的上好龍井茶！只要這麼三四片就夠了！要是多泡了幾片，要鬧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聽了，以為奇怪，走過去看看，他那茶碗中間飄着三四片茶葉，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三

的水，莫說沒有紅色，就黃也不黃，竟是一碗白冷冷的白開水……立起來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錢，他笑道：「我叫這孩子氣昏了，開水錢也忘了開發！」說罷，伸手在腰裏亂掏，掏了半天，連根錢毛也掏不出，嘴裏說：「欠着你的，明日還你罷。」那個堂上不肯，爭奈他身邊認真的半文都沒有，任憑你扭着他，他只說「明日送來，」等一回送來，又說那堂上人，「不生氣，你大爺可是欠人家錢的麼？」那堂上說：「我只要你一個錢開水錢，不管你什麼大爺二爺！你還了一文錢，就認你是好漢；還不出一文錢，任憑你是大爺二爺，也得要留下個東西來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爲了一文錢到你府上去收帳！」那廝人急了，只得在身邊掏出一塊手帕來抵押……」和負隲閒談此回所寫老不要臉桐在茶舖（應作茶館）喝茶情事差不了許多，蓋根據一類的「話柄」而各行演繹成文的。

寫「小不要臉桐」詛人，蓋亦就一種「話柄」渲染而成，此種詛人法，相傳爲這類人的慣技。

負隲閒談在繡像小說上披露的時候，每回均有兩個圖，藉助讀者的興味，但是繪圖的人

見聞太狹，似乎僅限於上海等處之事物，於是不免舛錯。最奇的是，此回所繪的小不要臉桐，成了一個西裝的壯士（而且貌似西洋人）。在那時，中國人穿西服的甚少，尤其是北方人，以小不要臉桐的人物而穿西服，蓋爲事實上所絕無。當日我看到這裏，就甚以爲疑，後來推測繪圖者誤會之由來，蓋書中叙小桐的脚色，說他「是個繙譯舉人」。繪圖者因而誤會他是個鍍過金的西洋留學生，即不然，也是個鍍過銀的日本留學生，所以有穿西服的可能，乃叫他自頂至踵完全洋化，了殊不知西文繙譯東文繙譯之，外更有「大清朝」之道地國貨滿洲文繙譯也。頃又思之，繪圖者或非一定誤認爲留學生，也許是因爲在上海見過穿西服的洋行繙譯，就叫小桐援例辦理吧，總而言之，根本上不曉得那時的「繙譯舉人」是怎麼回事。

第二十四回

擺架子空添一夜忙
鬧標勁浪擲萬金產

上回書說小不要臉桐訛人的那些故事這回再說他父親老不要臉桐。原來老不要臉桐，起初家道極貧，住在爛糊胡同，家裏窮的淌尿，他還要滿口大話，架弄他的身分。

他住的宅子，倒是他祖上留下來的，到他手裏，又沒有錢去修理，弄得破敗零落，很像一座古窰。他間壁住的乃是一位戶部郎中，姓文名璧，是蒙古鑲紅旗人氏，和老不要臉桐還沾親帶故，文璧的書室，緊貼着老不要臉桐的上房。

有一年秋天，文璧喝醉了酒，回家一覺曹騰大睡，及至醒了，已經是酉牌時分了，想要再睡，却又睡不着，便一個人點了一個燈，到書室裏來寫信。

只聽見隔壁老不要臉桐叫着丫頭道：「來啊！拿我的帳子掛起來。」丫頭道：「老爺什麼帳子？」他道：「是白的。」丫頭道：「連黑的都沒有，別說是白的了！」他說：「是長的。」丫頭道：「連短的

都沒有，別說是長的了！」過了一會，丫頭道：「哦哦哦，我知道了！」

帳子事情完了，老不要臉桐又道：「來啊！把我的枕頭墊起來。」丫頭道：「什麼枕頭？」他道：「是高的。」丫頭道：「連矮的都沒有，別說高的了！」他說：「是方的。」丫頭道：「連圓的都沒有，別說方的了！」他說：「是硬的。」丫頭道：「連軟的都沒有，別說是硬的了！」又過了一會，丫頭道：「哦哦哦，我知道了！」

枕頭事情完了，老不要臉桐又道：「來啊！把我的被窩舖起來。」丫頭說：「什麼被窩？」他道：「是寬的。」丫頭道：「連窄的都沒有，別說是寬的了！」他說：「是厚的。」丫頭道：「連薄的都沒有，別說是厚的了！」他說：「是直的。」丫頭道：「連橫的都沒有，別說是直的了！」又過了一會，丫頭道：「哦哦哦，我知道了！」

北方節令較早，這年雖是七月，天氣已經很涼了，只聽老不要臉桐道：「今兒晚上有點涼颼颼的，我把皮袍跟着靴子都穿上罷，省得明兒鬧咳嗽。」

文璧也不在其意，把朋友來的信，覆了一封，又是一封，直寫到天亮，有些倦了，伏在桌上打盹。猛

然間聽見隔壁老不要臉桐屋子裏嘩哪一聲。文璧登時驚醒，只聽丫頭嚷道：「老爺你的靴子打爛了！」文璧十分詫異，心裏想：靴子怎麼會打得爛？就是打得爛，爲什麼會這樣響？

正在疑疑惑惑，聽見老不要臉桐打了幾個呵欠說：「天不早了，該起來了。」說着，又聽見他叫那丫頭道：「金鈴兒，金鈴兒，你也起來罷！太太昨兒晚上上王府去吃酒看戲，沒有回來，你該早早的梳好了頭，洗好了臉，套車去接纔是！」丫頭應了一聲，旋即聽見老不要臉桐穿衣裳窸窣窸窣的聲音，打火的聲音，吹着了煤紙，抽潮烟的聲音。

又聽得叫道：「來啊！你把枕頭放到臺階底下去！把被窩安到門框兒上邊去！」丫頭答應了，忙亂了一會，老不要臉桐又道：「你再瞧瞧：帳子還有沒有皮衲還有沒有？」丫頭道：「帳子燒完了！皮袍喝完了！靴子打爛了！」

文璧更是不懂，進去告訴了他太太。他太太聽了，也稀罕得很，悄悄打發一個老媽子順便去問那丫頭。等到文璧衙門裏下來，太太迎着告訴他道：「剛纔老媽子過去，把老不要臉桐的事情一齊打聽明白了，你知道這帳子是什麼？原來是蚊煙！」文璧道：「還有枕頭被窩呢？」太太道：「枕頭是

臺階底下檢得來的磚頭，被窩是門框兒上脫下來的門。」文璧道：「靴子怎麼會打爛？皮袍怎麼會喝光呢？」太太道：「靴子是酒壇子，皮袍是酒。」文璧這纔恍然大悟。繼而一想，拊掌大笑，不知不覺把眼淚都笑將出來。

過了一陣，文璧看他漸漸的光鮮起來了，一打聽，纔知道投了一個主兒，所以吃喝穿着都不愁了。你道他的主兒是誰？原來是木魯額木中堂的大少爺。

木中堂在日，做過文淵閣大學士，執掌軍機，他的大少爺，名字叫做春和，號蔚然。北京城裏算是數一數二的闊少，什麼都不用說，單就鼻烟壺一項，也值個十多萬金。

京城裏人用鼻烟壺，有個口號，叫做「春玉，夏晶，秋料，冬珀。」玉字所包者廣，然而綠的也不過是翡翠，白的也不過是羊脂。晶有水晶，有墨晶，有茶晶，還有髮晶。料的那就難說了，有要是真的，極便宜也要五六十金，還有套料的，套九色的，套四色的，套三色的，套兩色的。紅的叫做西瓜水，又叫做山查糕，黃的有南瓜地，白的有藕粉地，其餘青綠雜色，也說不盡這許多。

春大少爺春和，他除掉這些之外，還有磁鼻烟壺，磁鼻烟壺，以出自古月軒為最。扁扁的一個，上

面花紋極細，有各種蟲豸的，有各種翎毛的，有各種花卉的，有各種菓品的，春大少爺他有不同樣的磁鼻烟壺三百六十個，一天換一個，人家瞧着，無不納罕。

京城裏有個積房頭，也講究此道，他單有一個料鼻烟壺，上面刻着兩個老頭子，又刻着兩個小孩子，一個編了條辮子，一個囟門口留着一搭胎髮，據說這個壺的名字叫做「七十九，八十三，歪毛兒，淘氣兒」，是頂舊的舊貨，現在再要找也找不出來了。

有天這積房頭在茶館裏誇說：「咱這壺無論什麼人他都不配有！你們別瞧木府那們闊，他們的壺那們多，要找得出一個跟這同樣的，我把這個砸碎牠！」衆人聽了，默無一語，便有耳報神，把這話傳給春大少爺聽。

春大少爺聽了，這一氣非同小可，心中暗想：這小子如此可惡，必得蓋他一下子，叫人把裝烟壺的匣子搬下來，自己細細的檢着，檢了一天，果然沒有這件東西，心裏納悶道：這回輸給這小子了！誰想他兄弟成二爺成貴，看見他哥哥面上有點不自在，便問他哥爲了什麼事，春大少爺如此長短告訴了他一遍，成二爺道：「七十九，八十三，歪毛兒，淘氣兒，」這個壺不能沒有，沈吟了一會，又說

道：「咱們老爺子有這麼一個，不知道是賞給了誰了。」

正說着，他府裏的老人家王富便上前回道：「老中堂有這麼一個，在世的時候賞給了奴才了。」春大少爺一聽大喜道：「這話真嗎？」王富道：「奴才不敢撒謊。」春大少爺道：「現在還在不在呢？」王富道：「奴才爲着是老中堂賞的，不敢拿出來用，現在還好好的藏在家裏呢！」春大少爺一疊連聲的道：「你快去拿來！你快去拿來！」

不多時，只見王富捧了個紫檀木匣子，打開來，把棉絮扯掉了，露出壺來。春大少爺把牠放在掌心，兩邊細看，和槓頭的一模一樣，而且槓頭那壺口上缺了一粒米這麼大，木中堂賞給王富的這壺一些破綻沒有，春大少爺大樂，掖在腰裏四喜袋裏，匆匆忙忙吃完了飯，騎着牲口，便去找那槓頭。

那槓頭可巧不在家中，出門去了。春大少爺一團高興，登時打滅，回來之後，家人們去打聽，知道這槓頭天天在前門外一月清風居茶館裏喝茶的。第二天一早，春大少爺便趕了去，槓頭恰恰在那裏開煙呢。

春大少爺便朝他說道：「你是說過的，誰能覓找出一個跟你合樣的壺來，你就把你那壺砸碎，

這話可是有的麼？」槓頭擡頭一看，見是春大少爺，連忙站起說：「大爺別聽他們混說！」有個虞人德五，在旁又嘴道：「那天你自己說的，我還在旁邊聽見的呢！你今兒想賴可不成！」槓頭兩臉漲紅，一聲也不言語了。春大少爺把壺掏出，來給他看道：「你瞧瞧，殼得上你那個殼不上你那個？」大夥兒聽見了，便圍上來了，春大少爺拿槓頭的那個壺，又拿自己帶來的那個壺，對着大夥兒道：「你們都是行家，瞧瞧，誰好誰不好？」大夥兒都認得春大少爺，那有不奉承春大少爺的，春大少爺握着槓頭那壺說：「是你自己碰，還是我替你碰？」槓頭見事不妙，便嬉皮笑臉的把壺搶在手中，一溜烟逃走了。

春大少爺這回得意非同小可，回到家中坐下，便叫人把田地房產契券的箱子搬來，掏出鑰匙，把箱子開了，翻出一搭市房的契紙來，隨手檢了一張，原來是花兒市的一所房子，每年可得租價一千多銀子，留在外面，叫把箱子搬了進去，便對王富道：「拿這所房子跟你換這個壺罷！」王富歡喜之狀，也就難以言語形容了。

春大少爺手筆如此之闊，這回老不要臉，糊粘上了他，豈不要發財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真學問談評考

第二十四風

五十四

評考

此回對於老不娶臉桐之描寫好像也有所本的，不過我近來記憶力太差，一時想不起曾在什麼書上見過了。

「一位戶部郎中，姓文，名璧，是蒙古鑲紅旗人。」按既是蒙古旗人，而云「姓文名璧」，欠酌，應當說「名叫文璧」。

寫鼻烟壺的一段，文字甚爲絢爛生動。旗人之好玩鼻烟壺，也是一種習慣，文芸閣（廷式）聞塵偶記云：「宗室名子有絕鼻者，蘇字輩某將軍，好鼻烟壺，長名奕鼻，次名奕烟，三名奕壺。」鼻烟壺迷，一至於此！鼻烟壺質玉晶料珀四種，獨於珀未加銓析。

第二十五回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

話說老不要臉桐，自認識春大少爺之後，車馬衣服，都漸漸的架弄起來。春大少爺本是個糊塗蟲，只曉得鬧標鬧閻，於銀錢上看得稀鬆，老不要臉桐又是老奸巨猾，始而買東西上賺點扣頭，有些家人們妬忌他，他倚着和春大少爺要好，任憑他們如何妬忌，只是沒奈何。

光陰荏苒，已是隆冬時候了，有天春大少爺在估衣舖裏瞧見一件索庫倫的貂馬褂，原來這貂馬褂是老貂皮，毛深而緊，與那些秋貂冬貂大不相同，春大少爺用五百銀子買了回來，十分歡喜。

十二月初一，是他母舅華尚書壽旦，他在華尚書宅子裏充當戲提調，這天定的是玉成班，一早掌班的戲箱發來了。春大少爺穿着白狐氅氣袍，套着海龍馬褂，腰裏掛着鮮明活計，都是長圓壽字的，嚷着叫家人單拾奪一間屋子，家人們請示：「單拾奪一間屋子幹嗎？」他又嚷道：「單拾奪一間屋子，讓叫天兒抽烟呀！」家人們唯唯的去了。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

少時拜壽的絡繹而來，都是些什麼尙書侍郎之類，春大少張羅了這一個，又去張羅那個，早忙得他氣喘如牛，等到開了席，端上麵，他匆匆忙忙的吃了一碗，擦過臉，鑽到戲房裏去了。

那時檯上已唱過兩三齣吉祥戲了，他四邊一望，只有小朵兒一個在那裏扮粧呢，他便走過來，替他理簪環，調脂粉，亂了一陣子。

外邊一疊連聲說：「大人請春大少爺！」春大少爺跑到了裏邊，華尙書正在那裏聞鼻烟呢，他說：「舅舅有什麼話吩咐外甥？」華尙書道：「沒有別的，前回軍機上陸大人說過，他喜歡聽叫天兒的戲，今天他有事，光景下半年纔來，你好好的叫叫天兒伺候着，別走開，回來找不到！」春大少爺答應了幾聲：「是！」退下去，便嚷着叫家人們去催譚老板，家人們說：「催過了，譚老板還睡在被窩裏呢！」春大少爺打身上掏出表來看道：「現在已經十二點鐘，他怎麼還不起來，真混帳！」家人們說：「他家夥計提過，就是上裏頭當差使，也得兩點鐘纔去呢！」春大少爺無言可答。

一會兒小朵兒上場唱過了花田錯，便是孫怡雲的宇宙峯。孫怡雲宇宙峯完了，是李吉瑞的長板坡。這時已經兩點多鐘了，陸大軍機也來了，春大少爺本來認識，上去見過了，陸大軍機只說得一句：

「今兒你當提調辛苦了！」便扭轉頭和華尚書說別的去。春大少爺在上頭沒有意思，便又溜進戲房裏，看看戲單。李吉瑞的長板坡下來是金秀山德珺如的飛虎山，飛虎山下來是余莊兒的馬上緣，余莊兒的馬上緣下來就是叫天兒的討魚稅了。春大少爺躁腳道：「怎麼還不來！怎麼還不來！」

道言未了，家人趕來說：「譚老板來了！」春大少爺大喜，趕着跑出來，只見叫天兒穿着捨剎襖袍子，翎眼馬貂褂，頭上戴着皮困秋兒，皮困秋兒上一塊碧霞璽，鮮妍奪目，後頭跟着夥計，拎着烟槍袋，挾着皮包，另外還有行頭。春大少爺便說：「秋峰，你怎麼這個時候纔來呢？」叫天兒慢理斯條的道：「起遲了，累您等了！」春大少爺便讓他到剛纔捨剎的那間屋子裏去坐。

叫天兒進了這屋子，夥計打開烟槍袋，揀出一枝犀角槍，擱在炕上烟盤裏，另外有一個紫檀木的小方匣子，開了蓋，共有三層，每層上是四個烟斗，三十一十二個烟斗。夥計又在一個小口袋裏掏出一個玻璃罐子來，玻璃罐子裏滿滿的盛着一罐子烟泡，夥計們替他一個一個的，上在烟斗上，這裏叫天兒脫去翎眼貂馬褂，裏面原來穿着鹿皮坎肩兒呢。春大少爺忙着叫家人泡好茶，家人們端上茶來，又擺上許多茶食，紅的綠的，共有十幾種。

叫天兒端起茶來，喝了兩口，便說：『我告罪，要抽兩口。』春大少爺忙說：『請便！請便！』春大少爺却不走，一邊坐着陪他，叫天兒躺下去，呼呼呼一連抽了七八口，這纔有點精神，一面抽着烟，一面和春大少爺閑談道：『大爺，您去年買的那個銀合馬還在那哈兒嗎？』春大少爺道：『喂着呢。』叫天兒道：『腳底下可不錯？』春大少爺道：『也還下得去。』叫天兒道：『我前兒買了一對醬色騾子，化了四百銀子，毛片兒一模一樣，連城根周家那對都趕不上，您明兒瞧着罷！』

叫天兒正在高談闊論，他夥計急得什麼似的跑進來道：『老板，場上余莊兒唱了一場了，你老扮戲去罷！』叫天兒道：『我知道了。』又抽了七八口，這纔站起身來，對春大少爺道：『我扮戲去了，回來見罷。』春大少爺格外周旋，又把他送到戲房裏，叫天從從容容的扮好，余莊兒已經下來了，接着討魚稅，外面場上的鼓，打得雨點兒似的，叫天纔放下京八寸，掛上鬍子，一掀門帘出去了，春大少爺知道大功告成了。

這時候天黑了，內外點起燈燭，照耀如同白晝，春大少爺出來歸座，一會兒覺得身上那件海龍馬褂太累贅，便叫『來啊！』家人們答應着，春大少爺道：『拿那件貂馬褂上來。』家人們在衣包裏

取了出來，春大少爺換上。

這時候叫天兒正唱着昨夜晚一段，台下鴉雀無聲，靜靜的側着耳朵在那裏聽，唱完這一段，陸大軍機連聲喝采，叫賞。跟班的答應着，便掏出一封銀子，呈上。陸大軍機過目，陸大軍機皺着眉頭道：「這裏纔五十兩，太少了，再加上一封罷！」跟班的又掏出一封銀子，兩封一齊扔到台上去，台上出過紅人謝過。陸大軍機便欠身向華尙書告罪，說是要早點回去歇着，怕明兒誤了差，華尙書不便強留，送了陸大軍機出去。

回來朝春大少爺一看，便和春大少爺道：「你來，我有話跟你說！」春大少爺摸不着頭腦，只得跟着他到一間書房裏，華尙書道：「你這件馬褂是幾時買的？」春大少爺道：「前兒纔買，舅舅看好不好？」華尙書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虧你是世家公子哥兒，連這點規矩都不懂！你可知道，這件馬褂，主子打圍的那一天纔穿上一回，你配嗎？快給我脫下來罷！」春大少爺羞的滿面通紅，只得把馬褂脫下來，華尙書叫小跟班的進來吩咐道：「你到上房裏去，對管衣裳的十九姨奶奶說，把我前兒收拾好的那件甘尖的馬褂拿出來，請春大少爺穿，你把這個帶進去罷。」說完了這句話，便踱出

去了。春大少爺只得在書房裏呆等，等那小跟班的把甘尖馬褂拿出來換上，纔搭趲着出來。

少時開席，開過席戲也完了，各客俱散，春大少爺無精打采，混出了華尙書的宅，回家安歇，不提。且說這華尙書名叫華林，是滿洲貴族蘇九瓜爾佳氏，少年時由一品蔭生出身，現任禮部尙書，在朝裏也是個有名角色，這日是他散生日，沒有大舉動，不過唱唱戲，請請客罷了，已經鬧得人仰馬翻了。

第二天到過衙門，又到各處去謝了步，回到宅裏，門生故舊已經擠滿在書房裏了，華尙書一一接見，便是部裏的司官趕來畫稿，諸事完了，快天黑了，華尙書極好的酒量，終日醉鄉，伺候慣的家人們，便擺上幾種小廚房裏弄的肴饌，捧上酒來。

華尙書自斟自酌了一回，忽然門上傳進一封信，信上圖書花押重重，華尙書暗自猜疑，拆開信封，面上蓋着一張小字名片，是薛機。華尙書低頭一想，想起了薛機，是軍機章京達拉密，心裏忐忑道：什麼事呢？再看那信上寫道：

今日周權遞呈封口摺一件參 公賈缺得賄情節甚重 上意頗怒 公速求陸軍機

以解此圍否則恐有不測 十二月初八日 名叩 閱後付丙」

華尙書看罷，把他酒都懨醒了，連忙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楞了一會，又想周措這人名字好熟，想了半天，恍然大悟道：「就是有天在吳侍郎席上他請教我，我沒有理他，那個人，這真是杯酒戈矛了！」一面換衣服，一面叫提轎，上陸軍機宅裏去，求他解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寫名伶譚鑫培（叫天兒）之聲勢，排場，架子，神情，談吐，繪聲繪影，維妙維肖，真是極出色的文字。譚鑫培因受西太后之寵遇，聲價特高，當時至有譚貝勒之稱，此回寫春大少爺之竭力恭惟，語非泛設。

「戲提調」是唱堂會戲的一個最重要的職務，必須懂戲，且熟於伶界情形的人纔能勝任，而支配脚色，排列先後等事，不至發生爭執，招待伶人中之大好老，自亦是其職務上應爲者。

湯顯公（用彬）新談往記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軍機大臣袁世凱做五十歲正壽事有云：「當祝壽日……集各名班演劇，譚鑫培亦至，那桐任戲提調，（原注「前清季年，凡大宴會演劇，必有戲提調以指揮諸伶，任此者惟端方爲最稱職，他皆不及也。」）戲謂譚曰：「今日宮保壽誕，與尋常堂會異，君能連唱兩齣，爲我增顏色乎？」譚意不欲，徐答曰：「除非中堂爲我請安耳！」那大喜，謂：「此甚易易！」乃屈一膝向譚曰：「老板賞臉！」譚無奈，是日竟演二齣，王公貴人羣嘖嘖稱道曰：「那中堂真有能耐，會辦事！」可參觀。那桐以赫赫相國之尊，向伶人屈膝，固見其慘佻無威儀，而譚鑫培在清末之勢態，自可見。

「大人請春大少爺」「請春大少爺穿……」按此「大少爺」均應改爲「大爺」方合北京之語氣。

寫華尙書勒令春大少爺換馬褂一節，蓋本於相傳之「話柄」李伯元（寶嘉）南亭筆記卷二有云：「某侍郎嘗賀相國寶鑿之壽，登堂四顧，客皆赫赫簪纓，入席，酒三巡，羣起更衣，侍郎服紫貂馬褂，寶見而駭，招待侍郎至密室，謂之曰：「老弟呀，你可知道紫貂馬褂只有一個人可

以穿嗎！你快快的脫下罷，省得人家笑你不開眼！」言已，呼從人以「倭刀」者進，侍郎乃易之而出。蓋紫貂馬褂專爲清帝打圍時所御之衣，雖親王閣部大臣等亦不能僭越。『卷八述曾國藩軼事，又云：「會典載四品以上得衣貂褂，此貂褂乃貂外褂，非貂馬褂也。貂馬褂惟內臣從獵，賜以禦寒，然事後當敬謹收藏，不能衣之面聖也。曾於同治朝入覲，已至等「起」房中，恭邸瞥見曾所衣貂馬褂，詢其「曾經從上畋獵，實穿此服乎？」曾曰：「無之。」恭邸曰：「若是，則不能穿也！」曾窘甚。恭邸揭視其褂，則黃緞面也，因令正穿入覲，始獲無恙。」此類「話柄」，當爲此同寫華尙書勅令春大少爺換馬褂所本，至「話柄」流傳，內容大同小異，或寫在寶璽等的賬上，或寫在曾國藩的賬上，或再寫在其他人們的賬上，一頂帽子往往可以給許多人戴也。

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總督受驚惶
入禁省章京逞權力

且說華尙書聽見御史周楷有參他的信息，連夜趕到陸大軍機宅裏求他轉圜，及至停下轎來，門口上擋着說：「中堂醉了，請大人明兒來罷。」華尙書再三央告，門口說：「大人不知道咱們老中堂的脾氣嗎？他喝上酒，別的就顧不得了，無論什麼人去見他，他給你一個糊裏糊塗。他要高興起來，論不定還灌上你幾盅。」華尙書無奈，只得快快的回去。

第二天便上去請了三天病假，暗地裏託人到大總管那裏去打點，面子上算是託了陸大軍機。到底錢可通神，這樣一場大事，大總管不過得了華尙書三千銀子，周楷那個刻款糾參的摺子，弄成了個留中不發，華尙書這纔把心放下，又去謝過大總管，謝過陸大軍機，從今以後，也稍爲斂跡些，不敢再把他那盛氣凌人的樣子拿出來了。

且說陸大軍機陸顥，號筱鋒，山東濟南府新城縣人氏，二十來歲就進學中舉，點翰林，好容易熬

到開了坊，轉了侍郎，又放過一任巡撫，在巡撫任上，升了總督，舊年出了個岔子，『着開缺來京，另候簡用。』陛見之後，把兩任所得的好處，分了一半，裏頭孝敬大總管，外面孝敬軍機王大臣，不多時候，就署了戶部尚書。那時正值人才零替，什麼吳中堂、呂中堂都病故了，朝廷推算資格，陸穎也是個老人了，就下了一道上諭：『陸穎着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這一下可跳高了。

但是陸軍機有一種脾氣，叫做嗜酒如命，量又大，誰都喝他不過。北京的風俗，四月向盡，就要搭上天棚了。他是個大胖子，異常怕熱，四月裏家裏就弄了冰桶，楊梅桃子都攔在冰桶裏，每天在軍機處散班之後，回到宅裏，隨意見過幾個客，就在天棚底下，開了個獨座兒，伺候他的燙上酒，擺下盤子碟子，他却正眼也不瞧一瞧，單就着冰楊梅冰桃子下酒。喝了四五斤酒，有點意思了，把長袍寬去，再喝下一斤，索性把上衣裳寬去，光着脊梁，小辮子繞成一個揪兒。喝到八分醉了，伸手下下去拉襪子，及至十分醉了，坐在椅子上，便呼呼的睡着了，跟班的拿了條毯子給他輕輕蓋上，這一睡不知道睡到什麼時候，也許晚上一點鐘，也許晚上兩點鐘，等到醒了，洗洗臉，漱漱口，飽餐一頓，便要進內城去了。

且說在軍機處當差從王大臣起，到章京爲止，四更時分一個個都要僱齊車馬趕進內城去的。章京有值宿的，王大臣總是四時進去，春夏秋三季，倒還罷了，最苦的單是冬天，萬木蕭條，寒風凜冽，便是鐵石人也受不住，何況是養尊處優的那些官兒？

單說這天，陸大軍機酒醒了，跟班們伺候過一頓飯，便出門上車，其時正是隆冬，悠悠揚揚，飄下一天大雪，陸大軍機是經慣了，也不甚覺得寒冷。跟班們跨在車沿上，只是瑟瑟縮縮抖個不住，及至到了內城城門口，陸大軍機下了車，便有蘇拉接着，提一盞燈小小籠，這燈籠是葫蘆式，中間圍了一條紅紙，除非甯機處和着兩齋纔能有這個燈籠，餘外都是摸黑摸進去的。

蘇拉在前，陸大軍機在後，一路上也不知踏碎了幾許瓊瑤，忽然覺着有一個人，氣喘吁吁的追蹤而至，陸大軍機便停了脚步，大聲問道：「你是誰？」那人低低答道：「兩廣總督馮文毅。」陸大軍機叫蘇拉把燈舉起，細細一照，只見馮文毅身上拖泥帶水的，不勝詫異，便說：「你跟着來罷。」

原來馮文毅那天剛剛召見，他進了內城門，不知路徑，內城門一轉彎，就是一道御河，這時被雪填滿了，也看不出什麼河不河，一個不留神，踏了一脚空，便跌向御河裏去了。幸虧一則御河水淺，二

則御河裏結了一層厚冰，否則要載沈載浮的了。馮文毅把心捺定，摸着一根木樁，慢慢的把身子掙扎起來，拖泥帶水的上了岸，正苦辨不清路徑，遠遠看見一盞燈籠，把他喜的什麼似的，放開脚步，跟將上去，原來是陸大軍機。當下三人進了西華門，馮文毅到了朝房，便自踱了進去，伺候召見。

陸大軍機逕奔軍機處，原來軍機處的屋子，極像一座對照廳，一邊是王大臣起坐之處，一邊是達拉密章京跟着那些章京起坐之處，陸大軍機歇息了一會，上頭叫起，陸大軍機就和一班王大臣陸續進去，等到退下來，已經是辰牌時分了。

各軍機回到軍機處，叫達拉密章京進來，今天有幾道什麼什麼上諭，軍機大臣一面說，達拉密章京一面用手摺記清，然後回到自己的那間屋子裏去，分派擬稿。某某兄擬那一道，某某兄擬那一道，一霎時筆如風雨，達拉密章京看過了，又斟酌幾個字，然後拿給軍機大臣看。軍機大臣裏面，有兩個滿洲人，文理都不甚通透的，還得漢軍機細細的講給他聽，大家以為爲可用，就發下去，叫蘇拉膠清了，送到上頭去。送上去的時候，蘇拉和太監，都不準講話，單是提着氣，在嘴裏噤的一聲，太監知道了，拿了上去，少停拿出來，交給蘇拉。蘇拉回到軍機處，那底稿後面有了個指甲印的，便已蒙上頭允準。

了，然後發出去，頒行天下。

這裏王大臣各各退班，陸大軍機最性急，總是頭一個走，達拉密章京看見王大臣走了，他也照樣，除掉那幾個值宿的不能離開一步，其餘也都溜之乎也。值宿的是兩個人一夜，像輪缺一樣，個個要輪到的，不過到了輪着某人的那一夜，某人有事，可以托朋友替代，不必限定是要原人的，在內值宿的，也無他苦，只是淒涼寂寞罷了，那夜還有半桌酒席，有樣攤黃菜，外頭是做不來的。這都不在話下。

再說軍機章京裏面，分爲兩班：一班是漢章京，一班是滿章京。漢章京有五個字的口號，叫貂、珠、紅、葫、靈。貂是貂掛，每年立冬，軍機處、南書房、如意館、太醫院，上頭都有得賞下來的。珠是朝珠，紅是紅車沿，葫是葫蘆燈，靈是熏人。滿章京也有五個字的口號，叫做吃着困，躺着困，吃着困，吃着困，困在牀上，躺着困，坐着困，坐着困，坐着困，坐着困。漢章京跑得精光了，他們還沒有散，這是什麼緣故呢？他們原來想把幾條不要緊的土諭出去熏人。

看看日色平西了，滿章京就發急了，口中混帳王八蛋的把蘇拉大罵，叫他去抄上諭蘇拉說：

我的老爺，上頭還沒下來呢，你叫我到那裏去抄呢。」滿章京更發急，連連跺着腳說：「瞧這是什麼時候了，上諭還沒有下來，你想賺錢！真有你們這班混帳王八蛋！」蘇拉被他罵不過了，只得走過去，把那不打緊的抄個一兩條給他，而且寫得潦潦草草，歪歪邪邪，有幾位認不大真的，還左一安，右一安，央告同班的人把認不真的字一個個用恭楷注在旁邊，這纔一閃而散。

同是一樣的章京名目，這樣一看，真真是分隔雲泥了。並不是漢章京裏面都是精明能幹的，滿章京裏面都是昏聩糊塗的，不過滿人裏面念書的太少，他們仗着有錢糧吃，仕途又來得比漢人寬，所以十成裏頭，倒有九成不念書的。朝廷滿漢並用，既有了什麼官什麼官的名目，就是不行，也只好拿來將就將就，搪塞搪塞了。

漢章京裏面也有些不行的，透拉密章京了然於胸，有些事情都不去驚動他，到了忙的時候，把批好的摺子，什麼「知道了，」「該部議奏，」「都一條一條的夾在摺子裏面，叫他用漿糊一條一條的粘上去就是了，這又叫做「麪糊章京。」

看官，這并不是做書的挖苦他們，實實在在有這麼一回事，正是賢愚分兩等，高下集羣材，一入

軍機處，青雲足底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寫陸大軍機喝酒的情形，蓋本於關於孫毓汶之傳說。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十述孫之軼事云：「孫嗜杯中物，一日，內廷賞戲，孫坐夾幕之中，西太后撤賜看饌以酒佐之，他人略一沾唇而已，孫飲之立盡，已而，胸聲大作，逕入睡鄉。恭王恐其失儀，以手撐柱之，而孫一若不知也者，迨醒，始倉皇謝恩而出。孫畏熱，四月即進冰果，每退值，端坐天棚下，左右奉酒，既醉，始卸衣冠，繼去靴襪，終且挽辮髮，赤半身，陶然而寢，醒即趨朝，數十年如一日也。」惟夾幕中入睡鄉一段，「話柄」未被著者收入毫端耳。

「中堂醉了，」「大人不知道咱們老中堂的脾氣嗎？」按陸大軍機並未寫爲大學士或協辦大學士，不應有「中堂」之稱。

落御河德督受驚惶 入禁省寧京退權力

寫軍機處之形形色色，甚有致爲他種小說所無，軍機處爲中樞要地，不知者以爲其中必甚堂皇壯麗，其實簡陋得可憐。

「上頭叫起陸大軍機就和一班王大臣陸續進去。」按此處「陸續」二字，稍有語病，可刪。

「大家以爲可用就發下去叫蘇拉膽清了送到上頭去。」按軍機處所擬上諭應由章京膽寫，蘇拉（滿洲語）是僕役性質。

「軍機章京裏面分爲兩班：一班是漢章京，一班是滿章京。」按軍機章京滿漢各分兩班，共四班。（每班之領袖章京，稱領袖班，亦稱達拉密章京，滿洲語也。）

漢章京之五字口號，滿章京亦可通用，體制相同也。至滿章京之五字口號則謹而虐矣。

第二十七回

紫禁試說軍機苦
白屋誰憐御史窮

上回書說了軍機的樂處，於今再說軍機苦處，有個御史叫做汪占元，是浙江人氏，有天要遞個摺子，那時佛爺已住在園子裏去。這個園子在西直門外，單有一條大路直接這園子，兩旁是參天老樹，夾着桃李梅杏，又有許多楊柳。到得春天，紅是紅，綠是綠，真是天然圖畫。那時堅冰未解，地凍天寒，一路上不過枯木桴槎而已。汪御史坐上車子，出了西直門，逕奔園子而來，那刮面尖風，常常從車帷子裏透進來，汪御史雖穿了重裘，也不禁肌膚起粟。

及至到得園門口，汪御史下來了，趕車的把車拉過一旁，汪御史整了整衣冠，兩手高擎摺盒，進了園門之後，一直甬道，有座九間廣殿，這廣殿正門閉着，旁門開着，汪御史由旁門進去，到了奏事處，口稱：『河南道監察御史汪占元遞奏封事一件。』隨即在臺階底下跪了下去，值日太監接了盒，過去，汪御史朝上叩了三個頭，站起身來，退了三步，一直走出來，這纔留心四望。

紫禁試說軍機苦
白屋誰憐御史窮

只見奏事處對過有間抱廈窗檣上糊的紙，已經破得不像樣子了，門上用紅紙條貼了三個字，是軍機處。汪御史心上一凜，曉得攬進軍機處，無論什麼皇親國戚，都要問斬罪的，因偷偷的立在抱廈外面仔細端詳。只見裏面共三間，一間做了軍機處王大臣起居之所，一間裏面有幾副板牀都是白木的，連油漆都不漆，擺着幾付鋪蓋，想是值宿章京的了，那一間不用說是達拉密章京及閑散章京起居之所了，心中暗暗歎道：原來軍機大臣的起居，不過如此！

園裏雖說森嚴禁地，有些做小買賣的可隨意進來，太監們及有宮門執事的，爲着就食便當，所以不肯十分攔逐。看官們試想想，那些做小買賣的，有什麼斯斯文文，自然是嚷成一片。少時看見兩個蘇拉，戴着紅帽子，跑出來，高聲說道：「王爺中堂們爲着你們這兒鬧不過，叫你們一起滾出去，要不然送你們到衙門裏去打板子。」說罷，有一個蘇拉，手裏拿着根馬鞭子，在着裏劈頭劈臉的亂打，那些做小買賣便一霎時闕然四散，却多閃在樹底下，或在牆邊，都不肯走開去。汪御史不知他們是什麼意思，少時見他們又漸漸圍攏來了，汪御史心中又暗暗的嘆道：原來軍機大臣的威權，不過如此！

少時太陽漸漸的直了。蘇拉們都一箇箇跑到小喫擔子上買東西喫，有兩箇給錢給少的，拉住了袖子，不肯放他走的。有的把碗端了過去，錢也不給，碗也不給，買喫的人在那裏叫罵的，一時不能盡述。少時一箇紅頂花翎的慢慢吞吞的走出來，巴着門兒，對那賣冰糖葫蘆的招手。汪御史細細的一看，原來是陸大軍機。只見賣冰糖葫蘆的把一串冰糖葫蘆遞在陸大軍機手裏，陸大軍機在身上掏出幾箇錢來，給賣冰糖葫蘆的。看他拿着一串冰糖葫蘆，回過頭來，四邊一望，早已三脚兩步的跨進軍機處去了。又是一個蘇拉，拿着銅錢在手里裏數，又掉了兩箇，毛腰檢起，跑到賣糝糰的擔上，買了兩箇糝糰，嘴裏還說：『你多擱糖，這是裏頭孫中堂喫的。』旁邊又一箇蘇拉說道：『他一把的年紀，喫這箇黏膩東西，回來不怕定食嗎？』買糝糰的蘇拉道：『麻花他又嚼不動，還是這箇爛些。他現在餓的慌，定食不定食，也就不能管了。』說着托了糝糰去了。汪御史心中又暗暗的歎道：『原來軍機大臣的飲食，不過如此。』

一會兒又是兩個蘇拉嘻嘻哈哈從汪御史面前走過，一頭走，一頭說：『老塔呀，你剛纔沒有聽見王爺埋怨孫中堂嗎？』那箇蘇拉說：『爲什麼事情要埋怨他呢？』說是：『他上去的時候，有樁事

向錯了話，碰了釘子下來，又給王爺埋怨了一場，你不看他臉上那種怪不好意思的樣子……」
以下走遠了，聽不清楚，汪御史心中又暗暗歎道：「原來軍機大臣的榮耀，不過如此！心裏一頭想，不知不覺的走了出來，走到園門口，看見侍衛們在那裏閑談，一箇道：

「老玉，咱們那哈東頭開了座羊肉舖子，好齊整的餡子，咱們明兒在那裏開一壺罷。」那個刁着小煙袋，一聲不言語。這箇就說：「你放心啊，不喫你的。」那人方纔把小煙袋握在手裏，在牙齒縫裏迸出一口唾沫，吐在地下，說：「那到不在乎此。」

汪御史搶前了幾步，那邊又有兩箇侍衛在那裏敬鼻烟呢，這箇接過來，且不聞烟，把箇磁針筒的磁壺翻來覆去，說：「這是寒江獨釣，可惜是右釣，要是左釣就值錢了。」說完了這句，把烟磕了點在手心裏，用指頭粘着望鼻子管裏送，接連便是幾箇噴嚏，那箇哈哈大笑道：「你算了罷！回來嗆了肺，沒有地方貼膏藥！」那箇把壺遞過去，嘴裏還說：「好傢伙，好傢伙！包管是二百一包！」

汪御史又搶前了幾步，便到空場上，跟班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

汪御史走過去，跟班的服伺着主人上了車，自己跨上車沿子，趕車的把鞭子一磨，那車便望來

的那條路上，滔滔的去了。

汪御史在車子裏，心中感歎道：方纔看見軍機大臣的樣子，令我功名之念登時瓦解冰銷，正在出神，車子已進了西直門，趕車便問：爺要上什麼地方去？還是回家？汪御史道：『我要到浙江會館去拜個客。』趕車的聽了，便把車子望東趕去，不上二三里，就是正陽門，正陽門一條大路，車馬往來，自朝至暮，紛紛不絕。

汪御史在車子裏忽然覺得車輪停了，探出頭來一望，原來是叉車，後來愈來愈多，把一條大路擠得水洩不通，汪御史十分着急，看見人家也有下車來買燒餅吃的，也有在車箱裏抽出書來看的，也有扯過馬褥子來蓋着睡覺的，無不神閑氣靜，汪御史也只得把心捺定了，在車裏呆呆的等，等到太陽沒有了，方纔漸漸的疏通，汪御史看時候遲了，客也來不及拜了，便說：『回去罷。』

趕車的把車趕到家門，汪御史進去了，寬去衣冠，太太便同他說道：『今天煤沒了，米也完了，跟班的和老媽子，要支工錢，你明天要打算打算纔好。』汪御史聽了，異常愁悶，便道：『太太，我何嘗不打算？帶大京城地面像我們這麼樣的官兒，正不知論千論萬，照這樣一年一年熬下去，實在有點

煩難，就是同衙門的幾位光景和我不相上下，除掉賣擗子得那幾箇斷命錢之外，還有什麼意外出息麼？」

兩人說着，又相對唏噓了半日。太太忽然想起道：「你不是前天說你有箇堂房兄弟進京引見來了，他是箇闊人兒，可有什麼法子弄他幾箇？」汪御史搖頭道：「那是我一脈之親，什麼好意思去想他的錢財呢。」太太道：「現在家裏，這箇樣子，年又來了，也叫無可奈何了。」當夜無話。次日汪御史便去找那箇堂房兄弟，他堂房兄弟叫做汪占魁，很有家財，在杭州城裏專事游蕩，他父親愁的不得，看看他年紀大了，什麼事不能做，還是替他捐上一箇官，雖不望他耀祖宗，也給他留下一箇衣食飯碗。那年秋裏，黃河決口，急待賑捐，便到處設了局子，只要七成上兌，他就化了五千銀子，給汪占魁捐了箇大八成知縣，這回進京引見，嫌店裏嘈雜，借住在一箇人家。這箇人家，他原本是在杭州織造那裏當茶房的，不知如何被他認得，此番與汪占魁結伴來京，汪占魁就住在他家裏。

臨行時他父親給他一封信說：「京城裏有你堂房哥子在那裏做御史，一切事體托他，諒無不妥的。」他到京之後，到汪御史家投信，汪御史剛剛拜客去了，不會會着，他因為着居停主人連日替

他擺酒接風，忙得不亦樂乎，也不會到汪御史家裏去過第二遭。這天剛剛起身梳洗，外面傳進一張片子，他一瞧，知是堂房哥子來了，連忙叫「請」，欲知汪御史見了汪占魁，面後有什麼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那時佛爺已住在園子裏去。」按此指西太后住頤和園，不過應作「老佛爺」。「佛爺」是宮中對皇帝之稱。

「汪御史心上一凜，曉得擅進軍機處，無論什麼皇親國戚，都要問斬罪的。」按軍機處爲樞密重地，定制關防甚嚴，孟樹（清末曾爲軍機章京）金鑾瑣記有云：「榜示煌煌，御翰排，世宗嚴諭記吾儕，慶王奉命同商議，屢請張公不上階。」自注：「癸卯，值湖園，慶王奉命請南皮張公到軍機議特科事，張公不上台階，瞿相忽悟，請慶邸及王鹿諸公到階下，與張公面議。蓋世宗

御筆榜示內開云：「軍機重地，有上台階者斬」之語，張公是以不上階也。雖大臣奉命前往議事，亦不敢上台階，定制之森嚴可見。軍機處之設，卽始於雍正帝，本名軍機房。

寫軍機大臣的起居，威權，飲食，榮耀之「不過如此」，頗有興味，但亦有所本。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十一有云：「汪鳳墀侍御，一日至頤和園遞摺，歸語同僚曰：「軍機處三間破屋，中設蓼床，窗紙吟風，奇寒澈骨，則軍機大臣之起居不過如此。門外以食物求售者，殊爲嘈雜，軍機大臣震怒，立予驅除，一剎那間，散而復聚，則軍機大臣之威嚴不過如此。日將過午，榮相出買饅飴，王相出買糖葫蘆，鹿相出買山查糕，聊以充飢，則軍機大臣之享用不過如此。少焉，召見某某二人，頗遭申斥，面有愠色，相對歎歎，而榮相在旁譏諷，瞿子玖附和隨聲，則軍機大臣之榮耀不過如此，而我之做官意興，頓時冰消瓦解。」這就是負曝閒談寫「軍機苦」所據以推演的本事。此項「話柄」蓋先見於報章，李伯元乃輯入筆記的，我記得最初見到這項「話柄」是在選報（那時上海的一種定期刊物）上。寫侍衛們閒談，其「羊肉舖子」（「舖」應作「館」）一段，襲自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四回，且在第二回已經套用过一次了，（參看第二回評考。）下

文「敬鼻烟」一段，也是襲自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四回裏，而且也就是「羊肉館兒」一段的下文，原文是「……往前搶了幾步，又見還有二位在那裏敬鼻烟兒，一個接在手裏，且不開，只把那個爆竹筒兒的磁鼻烟壺兒拿着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說「這是獨釣寒江啊，可惜是右釣的，沒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咧！」說着，把那鼻烟兒磕了一手心，用兩個指頭擲着，抹了兩鼻翅兒，不防一個不留神，誤打誤撞，真個吸進鼻子一點兒去，他就接連不斷的打了無數的噴嚏，鬧得涕淚交流，那個看了，哈哈大笑，說「算了罷！這東西要嗆了肺，沒地方兒貼膏藥！」他纔連忙把鼻烟壺兒還了那個，還道：「一嚥，好霸道傢伙！這保管是一百一包的。」寫正陽門又車一段，頗爲得神，是舊日北京市政未興之时的光景，從西直門到正陽門，約有十里之譜，「不上二三里」，寫得太近了。

「捐了個大八成知縣」按「大八成」亦稱「大花樣」，「捐」這種「花樣」是爲早得補缺起見。

第二十八回

急告窮窮員謀卒歲
濫擺闊敗子快游春

且說汪御史兄弟，自得杭州織造家人介紹，認識一個書辦，到京之後，就住在書辦家裏，連日狂嫖濫賭，樂不可支。這天汪御史前去看他，他却坦然高臥，及至家人把他搖醒了，他纔慢慢的披着衣裳起來，靴着鞋子，踢躄踢躄的趕到前廳，汪御史已經等的不耐煩了。

二人見面之後，少不得談些家鄉的故事。他兄弟舉目一看，只見汪御史這樣冷的天氣，還穿着一件舊繡袍，上頭套了一件天青哈喇呢的羊皮對襟馬褂，繡袍子上却套着雙沒有槍毛的海虎袖頭，心中十分詫異。

少時那書辦出來相見，請教名姓，方知姓尹名仁，是直隸人，在吏部有二十多年了，衣服倒也樸實，只是生了一隻狗眼，幾撇鼠鬚。汪御史少不得周旋他兩句，說：「舍弟在尊府上打擾，不安得很！」那些套話，尹仁便趾牙裂嘴的說道：「汪老爺，您別鬧咧！令弟二爺既和咱盟兄周老壽要好，就跟咱

要好一樣，舍下有的是房子，只是三餐茶飯沒有什麼好東西吃罷了。」說罷哈哈大笑。

一會兒又說道：「現在已經是晌午了，汪老爺住的老遠，趕回去怕府上的飯已經吃過不知道可肯賞臉，就着舍下的破碟兒破碗兒吃一頓窮飯。」汪御史看這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本來想辭他的，只是肚子不爭氣，咕嚕咕嚕的叫起來了，當下只得連說：「客氣！客氣！奉擾就是了！」尹仁聽了，便喊：「來啊！」有兩個小子跑了出來，尹仁對他們賊賊喳喳的一陣，兩個小子又跑進去了一會兒，用一個木盤先端出茶來，尹仁敬了汪御史，然後又敬汪御史的兄弟，臨了自己拿了一盃，尹仁一面喝着茶，一面兩個眼珠子望着茶在那裏發怔，像是想什麼心思似的。

汪御史看他這個樣子，便拉着他兄弟問長問短，他兄弟纔把要捐官的事一一告訴了汪御史，汪御史想道：怪不得尹書辦這樣的款待他，原來他想賺這注上免的扣頭呢！

正在狐疑，又聽得碗盞叮當之聲，兩個小子早搬飯出來了，一面調排坐位，自然是汪御史首坐，他兄弟二坐，尹仁下陪。汪御史舉目看那菜時，十分豐盛，方明白剛纔尹仁賊喳喳了一陣，是叫小子到廚房裏去多添幾樣看饌出來的緣故。

不覺的微微笑了一笑，汪御史羞的臉紅過耳赤，忙把銀子揣在懷裏，把手一拱，說聲「多謝」，匆匆而去。

他兄弟送到大門口，尹仁也跟着出來，彼此彎了彎腰，汪御史上車走了，他們倆方纔進去。尹仁不禁歎了口氣道：「難啊！難啊！」汪老二道：「你說什麼？」尹仁道：「我就說你們這位堂房令兄，他還算是好的，有些窮都窮到有腿沒有褲子的都有。」汪老二聽了，又十分詫異。

尹仁說：「你怎麼把那封銀子全給了他？」汪老二道：「怎麼不全給他？一起只有一百兩銀子，不算什麼事，咱們昨兒打一百銀子一底二四的麻雀牌，我一付牌就贏了六十兩，只要今兒出去再和上兩付三百和，他借去的這一兩就有在裏頭了。」尹仁道：「不錯，不錯，借給了他，就跟輸掉一樣，你譬如給人家敲了一付莊罷。」

兩人說說笑笑，不知不覺已是四點鐘時候了。尹仁道：「你今兒出去不出去？」汪老二道：「怎麼不出去？昨兒不是在順林兒那裏，許他今天喫個飯嗎？你先答應了，我纔允他，你現在又裝起糊塗來了，可是開我的頑笑？」尹仁道：「哦！哦！是的是的，我真該死。」又道：「你坐了我的車去罷，回來

我來找你。」汪老二道：「你自己怎樣？」尹仁道：「說不得，拿鴨子了！」汪老二繃着眉頭道：「這個我心裏怎麼過意得去呢？」尹仁道：「你別裝腔了！老實的坐我車罷！你要心裏過意不去，多請我喫幾回相公飯，那就補報了我了！」汪老二道：「何消說得！」一面汪老二上樓去換衣服，一面尹仁叫小子喊趕車的套車，伺候汪二爺出去，自己便揚長走了。

汪老二換過一身時新衣服，拿鏡子照了又照，方纔停當，出得尹家門，坐上車，趕車的問：「二爺上那裏？」汪老二道：「韓家潭。」趕車的知道去玩相公窩子，不是喝酒，就是喫飯，又有車錢到手了，便格外起勁。鞭子一灑，那拖車的牲口如飛而去，不多一會，到了韓家潭，找着了安華堂條子，下了車，車夫用手去敲門。那門叫的一聲開了，走出一個跟兔，問爺那裏來的，汪老二說了一遍，跟兔說：「請裏面屋子裏坐。」

汪老二進了大門之後，細細的看了一遍，只見進了大門之後，便是一個院子，院子裏編着兩個青籬，籬內尚有些殘菊，有一株天竹，纍纍結子，就如珊瑚豆一般，鮮紅可愛，一株臘梅樹開滿了花，香氣一陣陣鑽進鼻孔裏來，上了臺階，跟兔在外面說了聲：「有客！」裏面有人把帘子打起來。

汪老二一看，原來是一排三間，兩明一暗，兩邊都有套房，正中那間屋子裏擺了一張炕牀，炕牀上一只天然几，供着瓶爐三事，兩邊八把紅木椅，四個紅木茶几，汪老二站定了，跟兔說：「請老爺書房裏坐。」便掀起一個白綾澹水墨的門帘。

到了裏邊，汪老二隨意在一把楠木椅上坐下，四面一看，身後擺着博古廚，廚裏擺着各式古董，什麼銅器玉器磁漆，紅紅綠綠，煞是好看，壁上掛着泥金鏡對，寫的龍蛇天矯，再看下款是薄華。汪老二知道這薄華是現在軍機大臣，又是四條泥金條幅，寫的很娟秀的小楷，都是什麼居士，什麼主人，底下圖章，也有乙未榜眼的，也有辛巳傳臚的，還有一位，底下圖章是「南齋供奉」，便知道這些都是翰林院裏的老先生。

跟兔早把紫檀茶盤托了茶來，是淨白的官窰，汪老二揭開蓋，碧綠的茶葉，汪老二是杭州人，知道是大葉龍井，很難得的，細細的品了一回，又問：「這水是什麼水？」跟兔說：「這是玉泉的泉水。」汪老二點頭贊歎。

忽然門帘一啓，一個美少年走了進來，頭上拉虎貂帽，身上全鹿皮做的坎肩兒，下面是駝色庫

綴白狐袍，脚上登着漳絨靴子，原來就是順林兒。順林兒對着汪老二把腿略擡了擡，算是請安了。汪老二已是喜形於色，順林兒又奉承了他幾句，汪老二更是心花怒放。

隨即叫拿紅紙片，跟兔答應着，送上一疊紅紙片。汪老二走到書案邊，一張樹根獨座上坐了，順林兒便來磨墨。汪老二連忙止住他道：「你別髒了手！」順林兒笑道：「不妨事的。」汪老二寫了幾個客，什麼西單牌樓張兆璜張老爺，南橫街李繼善李老爺，爛麵胡同周繩武周老爺，還有浙江會館兩個同鄉：一個姓王，叫做王霸丹；一個姓胡，叫做胡麗井。汪老二寫畢，叫跟兔的拿出去，速速打發分頭去請。

正在忙亂的時刻，門帘外突然鑽進一個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菊

此回所寫和上回有不接銜處，上回明說汪占魁住在一個織造茶房的家裏，此回忽改爲

住在一個書辦家裏，雖以『織造家人介紹』作補筆，究嫌不符。上回寫汪御史往訪汪占魁，剛剛起身梳洗，外面傳進一張片子，他一瞧知是堂房哥子來了，連忙叫請。此回乃變爲『這天汪御史前去看他，他却坦然高臥，及至家人把他搖醒了，他纔慢慢的披着衣裳起來……』又『只見汪御史這樣冷的天氣，還穿着一件舊綿袍……』也和上回『穿了重裘』欠脗合。上回說『給汪占魁捐了個大八成知縣，這回進京引見。』此回又說汪占魁『把要捐官的事一一告訴了汪御史……』也不接筭。

『底下的圖章，也有乙未榜眼的，也有辛巳傳臚的，還有一位，底下圖章是『南齋供奉』……』按光緒乙未榜眼是喻長霖，辛巳則並無殿試，這都不過是著者隨意而寫，蓋非實有所指，『南齋供奉』是南書房行走的翰林之稱。

第二十九回

坐華筵像姑獻狐媚
入賭局狎友聽雞鳴

且說汪老二在韓家潭順林兒家請客，正在拿紅紙片寫條兒的時候，門帘外鑽進一箇人來。汪老二定睛一看，原來是尹仁，連忙起身讓坐。尹仁坐下，順林過來招呼了幾句，便出去了。

這裏汪老二便和尹仁到套間裏那張嵌螺甸紅木小榻牀上，叫跟兔拾奪煙槍。汪老二并不抽煙，不過借此躑躅罷了。尹仁却是大癮，每天要抽一兩多，抽的臉上變做鐵青色了。當下二人對面倒下，尹仁也顧不得說話，一上手，颼颼颼就是十幾筒，這纔和汪老二說話。

一會兒順林出條子去了。有兩箇徒弟：一箇叫做天喜，一箇叫做天壽，走進來伺候他們。天喜便爬在坑上，替尹老爺燒煙，天壽無事，幫着上斗腳紗。汪老二看那兩個小孩子，生得也還清秀，便問他二人是那裏人？天喜說是揚州人，天壽說是蘇州人。汪老二又問他們現在學了幾齣戲，再過幾年可以滿師。二人一一回答了。

看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外面跟兔嘍聲「客來」。汪老二連忙爬起，一看是王霸丹和着胡麗井，二人都是猢猻獠袍子，戴着熏貂皮困秋。彼此作過揖，尹仁纔慢慢從榻牀上爬起來，與他們厮見。

他們和尹仁是熟朋友，向來頑笑慣的。尹仁看見胡麗井鈕扣上掛着赤金剔牙杖，手上套着金珀班指，腰裏掛着表搭褲，象牙京八寸，檳榔荷包，翡翠墜件兒，一撈袖子，一隻羊脂底硃砂紅的漢玉金剛箍，這箍要值好多銀子，便皺着眉頭對胡麗井道：「老麗呀，你要打架可不了！」胡麗井道：「你瞧見我和誰打架來？」尹仁道：「別認真，我不過這樣說罷了！」大家哈哈一笑。

回頭再看王霸丹，身上一切，着實鮮明，就是底下鞞着雙毛窩子。尹仁又道：「老八你穿着這就出來了麼？」王霸丹道：「我爲着他很舒服，所以懶得換了。」尹仁道：「你圖舒服，那還是蒲鞋。」王霸丹道：「你別耍你那貧嘴了，瞧瞧你自己罷！」尹仁道：「我自己沒有什麼呀，不過這件繭綢袍子配不上你那箇猢猻獠就是了！」王霸丹道：「要拿好的衣裳望你身上擱，也稱不起你那腦戴！」尹仁道：「我這腦戴還推扳嗎？」胡麗井在旁插嘴道：「這可成了蝦蟆跳在戩盤子裏，自稱自贊了！」

三人說說笑笑，還不見張兆璜、李繼善、周繩武三人到來，把他們等得不耐煩。問問催客的，說是

統統知道了，良久良久，李繼善來了，張兆璜周繩武尙無影響。汪老二在身上摸出表來一看，已經八點多鐘了。李繼善說：「我們擺罷，兄弟今夜要早回去，明天有事。」汪老二無法，便道：「也好，我們吃着等。」一面招呼跟兔的端整酒菜，一面又叫拿花紙片，請各人叫條子。尹仁頭一箇高興，把筆搶在手中說：「我來寫！」李繼善說：「我叫琴儂。」於是王霸丹叫紅喜，胡麗井叫二奎，落後尹仁自己寫了箇綺芝。一共四張條子，發了下去。

打雜的端上盤碗，早有人把檯子搭開。等到盃箸上來，安排停妥，天喜在旁邊便叫拿邊菓，這邊菓就是瓜子。衆人相讓入坐，自然是李繼善首座，又單單留了二坐三坐給張兆璜周繩武，胡麗井坐了第四位，王霸丹坐了第五位。尹仁與汪老二擠在底下做陪。這時候順林已經回來了，便上前斟過一巡酒。先生在門外拉動胡琴，順林唱了一折桑園會的青衫子，大家喝采。

相公飯的酒菜，向來講究的，雖在隆冬時候，新鮮物事，無一不全。什麼鮮茄子煨雞，鮮辣椒炒肉，這些鮮貨，都是在地窖子裏窖着的，衆人喫着，讚不絕口。還有一樣蝦子，拿上來用一隻磁盆扣着，及至揭開蓋，那蝦子還亂跳亂跳，把他夾着用麻油醬油醮着往口裏送。尹仁說：「你們別粗魯，仔細喫

到肚子裏去，他在裏面翻筋斗，孽精變像西遊記上孫行者鑽到大鵬金翅鳥肚子裏去一樣，那可不是玩兒的！衆人大笑。順林便攆了他一把道：「你又在那裏胡說八道了！」

喫不到一半，胡麗芹的二奎來了。尹仁便拍手道：「恭喜恭喜，打着了頭彩了！」胡麗井面上也很得意。少時綺芝紅喜都陸續來了，惟有李繼善的琴儂沒有來。李繼善忽忽如有所失，面上更露着一種慙愧之色，便道：「這王八蛋真可惡，他裝紅！」順林道：「你別怪他，他今兒可真忙！」李繼善方纔不語。

忽地跟兔一掀帘子，衝着李繼善說：「老爺的條子到！」衆人回頭一看，只見琴儂穿着倭刀馬褂，款步而來，但是身軀肥胖，一隻眼睛又是蘿蔔花。汪老二心中暗暗的好笑，見他望李繼善旁邊兒一坐，一聲不言語。李繼善便咕嚕道：「好大的架子！」琴儂不聽猶可，聽了之後，歛立地起身來說：「得罪了，我要上天和堂去！」說罷就走，也不招呼李繼善。李繼善這一怒非同小可，登時嚷道：「好王八蛋！明兒送他！」順林勸道：「他是小孩子，李老爺你何苦跟他一般見識！」李繼善也無顏再坐，只得迤迤的告辭走了。

汪老二送過，回到屋子裏，說：『琴儂今兒怎麼發起標來！』順林道：『不怪琴儂！李老爺先前叫過十幾個條子，半個大錢沒有給他！今天來了，沒有問他要帳，還算是好的！』衆人方纔恍然。

這裏胡麗井王霸丹揮拳鬧酒，鬧到三更多天。汪老二道：『我也乏了，讓我歇歇罷！』胡麗井王霸丹方纔罷手。一會用過稀飯，盥漱過了，胡麗井王霸丹同叫套車。汪老二攔住他們道：『你們回到會館裏去睡覺也怪悶的，不如咱們來打小牌罷。』胡王二人道：『有理有理！』於是重復坐下，彼此談天，一面又催尹仁快過癮。

他們談天的檔口，打雜的早把殘席撤去，泡上上好的茶來，四人喝着。尹仁又抽了十幾筒烟，這纔精神奕奕。順林兒叫天喜進去，拿麻雀牌和籌馬，一面在套間那張紅木小檯子上點上四支洋蠟，照得通明雪亮。順林替他們分好子籌馬，叫天喜天福好好伺候着，『我告假。』說着進裏邊去了。

這裏四人扳位就坐，尹仁便問：『我們打多少底？』汪老二道：『你怪煩絮的，一百塊底么？』就着了。胡王二人還嫌大。汪老二道：『算了罷！這還嫌大，已經再小沒有了！』胡王二人祇得勉強答應，四人打了兩圈莊，沒有什麼大輸贏。剛剛到得第三圈，順林出來了，坐在汪老二身後。汪老二和他

鬼混着，也不顧手內的牌了。不隄防對家胡麗井中風一碰，發風一碰，自摸一索麻雀，三翻牌攤了下來了。一數是中風四和，發風四和，自摸一索麻雀十四和，二十二和起翻，一翻四十四，兩翻八十八，三翻一百七十六。汪老二正是莊家，應該雙倍輸，足足三十五塊二角。汪老二却毫不介意，尹仁也聲色不動。

只有王霸丹便嚷道：『老二，你真正害人不淺！』汪老二道：『與我什麼相干？』王霸丹道：『這中風發風不都是你打的麼？』汪老二愕然道：『怎都是我打的？』王霸丹嚷道：『奇！奇！不是你打的是誰打的？』汪老二細細一想，笑道：『不錯，不錯，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王霸丹嚷道：『你固然不要緊，我們都得輸十七塊六角一家哩。』汪老二道：『老尹不是一樣的陪你輸麼？他却一聲不言語，你這樣喉急，不怕他笑你麼？』王霸丹方始無言，又說：『你叫順林打幾副罷，等你靜靜心再來。』再要這樣不顧人家死活，我們的帳都要你一箇人認的。』汪老二道：『也是也是。』便讓順林坐下，自己躺在烟榻上，一會兒便朦朧睡着了。順林叫天喜到裏面問師娘要件狐皮一口鐘來，替汪二爺蓋着，回頭省得涼了他！

直到又扳過了位，打完八圈莊，天色漸漸的明了，方纔把汪老二推醒。汪老二揉揉眼睛坐起來，跟兔絞上手巾，汪老二措過，便問：『怎麼樣了？』順林道：『替你輸掉了一底半。』汪老二道：『有限得很！』掏出靴頁，拿出一張一百塊的票子，一張五十塊的票子，說：『你們拿去分罷。』三人中尹仁本是大贏家，贏了一百塊，胡麗井贏了三十塊，王霸丹贏了二十塊。三人分完了，尹仁因為自己是大贏家，便給了屋子裏人二十塊。順林替他們謝過了，打雜的端上稀飯，衆人喫過，方纔各自出門。欲知移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考

此回和上回，描寫舊時相公堂子的情形，有社會小史料的價值。

第三十回

割靴腰置酒天祿堂
栽勛斗覆試保和殿

却說汪老二在順林兒家擺飯，飯後約了三人打了一場麻雀，直到天明，算過輸贏帳，伺候人搬上稀飯，大家用畢，胡麗井等紛紛告辭而去。汪老二在身上摸出一隻打簧金表一看，已經到七點鐘了，汪老二連說：『遲了！』便提了他那條賣估衣的驢子，叫聲『套車！』外面答應一聲『瞧！』

汪老二站起身來，整理衣服，順林兒忙着上來去替他穿馬褂，扣鈕子。汪老二整理衣服已畢，便說：『我走了。』邁步跨出房門。順林兒在後相送，一面緊握着他的手，說：『您今兒總得來一盪。』汪老二諾諾連聲。順林兒看他上了車，方纔關門進去，不提。

且說汪老二回到鄒家，已經九點多鐘了，上了樓倒頭就睡。睡到天快黑了，方纔起來。鄒家送上晚飯，汪老二喫過，便問伺候人道：『你家老爺呢？』伺候人回道：『老爺上天祿堂去了。』汪老二問道：『是人請他呢？還是他請人呢？』伺候人回稱：『人請他，就是前面胡同裏的戶部劉四爺。』汪老

二道：『不是常常跟你們老爺在一塊的劉理臺劉四爺嗎？』伺候人回道：『正是。』汪老二說：『我也請過他好幾盞，今兒他請客不請我，我去請席，看他怎樣。』說罷，便換了衣服，坐車直奔天祿堂。

在櫃上問明白了戶部劉宅定的第六座，一直從堂裏走進去，拐個灣兒就是了。汪老二依言往裏直闖，其時已有六點多鐘了，正值上市，滿院都是絃管之聲，夾着大鼓書，二簧京調。汪老二尋着了第六座，跑堂的嚷聲：『客來！』裏面有人打起門帘。汪老二定睛一觀，上面坐着兩位年輕的，面貌約摸是南邊人，橫頭坐着鄒仁，底下坐着主人劉理臺。

汪老二便嚷進去道：『劉四爺，您好呀！您請客，不找我。』劉理臺聽得聲音熟，回過頭來一看，也嚷道：『了不得了！老二找了來了！』汪老二接着說道：『你爲什麼這樣失驚打怪，怕我喫了你的心疼嗎？』劉理臺一面讓坐，一面罵家人說：『剛纔叫你們去請汪二爺，你們說汪二爺一早出門了，原來是你們躲懶，編着話兒哄我，明兒一箇箇和我滾蛋。』汪老二忙解說道：『我雖沒有一早出門，可是起來得不多一會。或者是我的底下人知道我睡的正濃，不敢上來回，所以隨口說了句一早出門，叫你死了心，別讓他倆再跑腿，也是有的。於今瞧我面上，恕了他們倆罷。』劉理臺這纔收筵。

汪老二說話的前頭，鄒仁和那兩個年輕的都和他招呼過了，坐下了，便先請教兩位年輕的尊姓大名。二人囁嚅了一句，汪老二聽不清楚。劉印臺便告訴他道：「他們是哥兒倆，一位叫做江文波，一位叫做江澄波，江南鎮江府丹陽縣人，是上京裏來會試的兩位舉人老爺。」汪老二記在心裏。少不得江文波江澄波也要問他的名姓籍貫，汪老二一一回答了。

主人斟過酒，便讓汪老二再要一箇菜。這是北京的風氣，凡客人後到，席上已要過菜了，總得讓這個後到的客人另外要一個菜，以示恭敬。

閑話休提，再說汪老二隨便要了一個菜，便嚷着要叫條子，鄒仁抿着嘴笑道：「你別叫了，一會兒就來，馬上快！」汪老二詫異道：「怎麼說？」劉理臺見鄒仁業經把那一重公案揭破，當下便站起來深深一揖道：「大哥，你老人家總得恕我兄弟的罪！」汪老二更詫異道：「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說我更糊塗了！」

鄒仁這纔告訴他道：「他那天在你席上看見了順林兒，他賞識了他，叫了他幾個條子了！今天這局所以不會約你，是怕你喫醋，並不爲別！他剛纔看見了你，就嚷「汪老二來了，這可了不得了！」

名堂叫「賊人心虛」！說到這裏，劉理臺在鄒仁肩上拍了一下道：「你纔是「賊人心虛」呢！」鄒仁道：「我好好的替你在這兒打圓場，你不謝，還來拍我一下！我要是加上兩句火上添油的話，汪老二不通你的刀子，算你天月二德！」劉理臺道：「自己兄弟，好意思嗎？」鄒仁還說了一句道：「那個論不定。」

一席話說得汪老二開口不得，心裏暗想：這是劉理臺割我的靴腰子，今天被我撞着，我倒要瞧瞧他倆的神情！嘴裏便說：「理哥你太小心了！叫箇條子，算什麼事，也值得請安作揖！你還怕我跟你鬧醋勁嗎！我說句老實話，要是一個相公認定一箇老斗，一箇老斗能夠在他身上化多少，他家家上下下，幾十口子人，不要喝西風麼！」鄒仁接着笑道：「好一個寬洪大量的汪二爺！這纔真真够朋友呢！」

說話之間，順林兒已到。一掀帘子，驟見了汪老二，便一聲兒不言語在汪老二旁邊一坐。鄒仁拿筷子敲着桌子叫好。劉理臺渾身不得勁兒。順林兒坐了坐，便向汪老二告假說：「我今兒還要上絢華堂去，二爺你原諒罷！」說着就走，却扭過頭來，朝着劉理臺一笑。劉理臺至此方纔六脉調和，順林

兒這番做作，汪老二把方纔那些意見早已渙然冰釋。

以後陸陸續續有兩個小相公來到，是鄒仁叫的，唱了一兩支曲子，告假去了。

汪老二再看那江家兄弟，酒也不喝，菜也不喫，儘着對了他們呆呆的瞧着。汪老二儘着和他們攀談幾句，又吞吞吐吐的，一口丹陽話。汪老二聽了，甚是氣悶。

鄒仁見席間不甚熱鬧，便道：「我來搯兩拳罷！」劉理臺道：「甚好！」鄒仁便和汪老二先搯了一個「三拳兩勝」，挨次到江家兄弟。江家兄弟拿手按着杯子，推說不會呷燒酒。鄒仁說：「那就是黃酒罷！」江家兄弟十分無奈，每人乾了一小杯，作爲過關。鄒仁又和主人劉理臺搯了十拳，看看天已不早，便叫拿稀飯。

大家用畢，謝過主人劉理臺，紛紛各散。汪老二自和鄒仁同車回去。這裏江氏兄弟帶了一個暫充跟班的村童，回到江蘇會館。

二人因爲試期已近，到了會館，還在燈下很很念了幾篇東萊博議，方纔安寢，一宵無話。到了次日，江氏兄弟既擾了劉理臺，少不得找箇地方還席。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已是殘冬。汪老二鎮日鬧得發昏，把帶來捐官的銀子，用得七零八落。到了除夕，除掉罄其所有，開銷各帳，還托鄒仁借了一千銀子，纔能够敷衍過去。到了新年，逛琉璃廠，逛白雲觀，自有一番熱鬧。暫且把汪老二按下不表。

且說江氏弟兄，在客中過了新年。轉瞬之間，各路大幫舉子紛紛趕到，緊接着裏頭傳出日子，各省舉人在保和殿覆試。這保和殿是輕易不開的，地下的草長到丈把多長，殿上黑洞洞的一無所有，所有的是烏雀糞，蝙蝠屎，蜘蛛網三樣東西而已。覆試前幾日，方纔有人上去打掃打掃。

江氏弟兄於銀錢二字最爲吝嗇，他們本是寒士，無怪其然，又捨不得出箇二兩三兩借住文淵閣實錄館那些所在，只得坐着半夜，趕進城來。穿了衣裳，戴了帽子，手裏提着考籃，背上背着可以支起來寫字的小桌子，兩箇人一步高，一步低，和着幾箇同鄉同年進了中直門，到保和殿門口。

其時雞纔叫過了一遍，看看天明尙早，雖是春天天氣，然而北地嚴寒，刮面尖風吹過來，令人膽戰心驚。大家商量着，蹲在房簷下，把背上的桌子卸了，把手裏的考籃放了，趁着油紙燈籠圍在一處喫潮烟。那江澄波更是不濟事，守到四更多天氣，他也不要什麼，頭靠在滾肚石獅子上，就胸然入夢。

了。大家也有些倦意，隨便打箇盹兒。

將及五更，遠遠聽見吶喝之聲，角門上點起燈籠，原來是監試的王大臣來了，少時天色微微透亮，各處靴聲踢禿，都是些覆試老爺們。這裏大家揩揩眼睛，把東西收拾好了，湊上淘去，良久良久，角門上方纔點名。點一名發一本卷子，進去一箇。江文波叫江之濠，江澄波叫江之涯，二人聽得叫着自己名字，上去接了卷子，魚貫而入。

江澄波是箇近視眼，走路本來不甚仔細，接卷子的時候，又摘去了近光鏡子，拿在手裏，不想接了卷子剛剛跨步，不曉得那一位在他背上推了一下，他鏡子拿不住，掉在地下，拍撻一響，想是碎了。他正嚷着，蘇拉吆喝着：「勒汗勒積。」原來這「勒汗勒積」是滿洲話，叫做禁止喧譁，他也不懂。有箇同年是老內行，拉了他一把，說：「這地方可鬧不得！」江澄波無奈，如瞎子失了盲杖一般，一步一步摸進去。

等到上保和殿的臺階，那臺階有一百多層，比房子還高，大家正上得五六層，只聽見嘩嘩一聲，原來江澄波一個失脚，身子一歪，考籃脫手，裏頭的東西滾落台階，發出這個聲音，接着江澄波一個

筋斗栽倒。大家連忙把他攙扶起來，幸喜還沒有受甚麼傷，又幫他把東西檢好，放入考籃，忙亂一陣。江澄波得大家幫助，勉勉強強的上完了台階，進入保和殿，可是因爲丟了眼鏡，又受了一場驚，心神不寧，竟至不能完卷。江文波考在三等，准其一體會試三場已畢，名落孫山之外。弟兄二人，失意還鄉，也就不必再提他們了。

說書的隨意閒談，至此已經十萬言光景了。現在向列公告罪，休息休息。從前張文虎先生晚年丹鉛餘暇，每至茶寮小憩，茶寮無雅座，流品混雜，有人同他說：「這裏如此煩囂，你老先生何以不怕鬧的慌，喜歡到這裏來呢？」他道：「我會看全椒吳敬梓所撰儒林外史——這部書於一切人情世故，描寫盡致，在這裏頗能看見如他所描寫的情形，我到這裏來，不亞於重溫儒林外史！這就是我常常來此的緣故了。」言罷大笑。其實列公只要在各種社會上冷眼體察——也不必一定到什麼茶寮，所見到聽到的怪怪奇奇的事情，形形色色的狀態，想來比聽在下饒舌，必然覺着更有趣味的多呢！正是：「相逢何必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評考

上回寫汪老二是住在尹姓書辦家裏，主人姓尹名仁，而這一回說是住在鄒家，主人姓鄒名仁，前後矛盾，恐係著者忽視之故。

負曝閒談共出三十回，此回未告段落，戛然而止，或是牠未印單行本的原因；但是我記得繡像小說所刊載的小說作品，頗有兩三種是未經結束而印單行本，聽其不完。現在我就此回之末，略加補綴，作一結束。原目，原文，均不加改竄，仍存其真。原書本是集錦之體，篇末似可不必回顧全書，總結一番。儒林外史，經後人羅列書中人物，增出『幽榜』一回，作一總結，已爲論者所嗤矣。

大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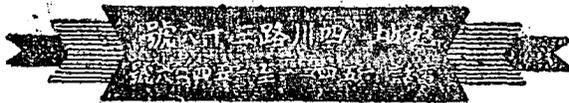
消息最靈通

言論最公正

編輯最新穎

本埠銷數六萬份以上

廣告效力最大



申 時 電 訊 社

SHUN SHIH NEWS AGENCY
SHANGHAI, CHINA.

地址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九八二八 一七七三四 一五四二五 電報掛號一四〇九

本社以發展我國新聞事業爲主旨。對於各國規模宏大之電訊社。如英之路透。法之哈瓦斯。美之聯合。日之電通。俄之達斯等。均多方攷察。精密研究。採其優點。普遍服務。成立以來。業經九載。承各方匡助。歷年擴充。已定基礎。茲凡全國重要都市發電訪員。已增至三十餘處。各省市每日重要消息。靡有遺漏。此本社之所以爲全國軍政經濟教育實業等消息綜合之樞紐也。計目前訂約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合國內外計之。共得百十七家。本社組織。除外埠之分社訪員外。上海總社現分(一)收電部。每日國內外電訊。分班到社。按時登記統計。(二)譯電部。無論有綫無綫。水綫陸綫。中外文字電報。均聘有專門人員。專司翻譯(三)編譯部。因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營業範圍大小不等。需要電訊之質量亦各有異。故外來電訊須經編譯專員按照訂約各報之需要供給。(四)發電部。發給訂約各報社之電訊。經發電部登記後拍發。(五)長途電話部。本社在長途電話綫通達區域以內。爲經濟與便爲利起見。大都用長途電話。聘請專門人員。以電碼收發消息。(六)密碼電訊部。本社備有密碼電訊收發處。可與訂約報社。迅捷通報。機要而又嚴密。

四社文庫已刊行者：

四社文庫甲部目錄						
第一種 A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一集 (一九三〇)	潘公弼著	一	元		
第一種 B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二集 (一九三一)	潘公弼著	一	元		
第一種 C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三集 (一九三二)	潘公弼著	一	元四角		
第二種 A	大晚報評論集 第一集	曾虛白著	八	角		
第三種 A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 第一集 (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	元		
第三種 B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 第二集 (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	元		
第三種 C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 第三集 (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	元		
第四種 A	日本現代 <small>政治人物</small> 評述 第一集	老拙 著	六	角		
第五種 A	時事新報每週國際彙編 第一集	項遠村 編	七	角		
第六種	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制度	墨索里尼 <small>著</small> 錢九威 <small>譯</small>	五	角		
第七種	希特勒組閣	本社 編	三	角		

四社文庫乙部目錄

第一種	紅花瓶上、下	陳大悲著	一元二角
第二種	女人的心	廬隱女士著	四角五分
第三種	時代姑娘	葉靈鳳著	六角
第四種	故都秘錄上、下	陳慎言著	一元四角
第五種	新路	崔萬秋著	一元二角
第六種	負曝閒談評考	適園原著 徐一士評考	五角
第七種	辣椒與橄欖	本社編	二角五分
第八種	江南的春天	林疑今著	二角

負曝閒談評考

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評考者 徐 一 士
發行人 張 竹 平
發行所 四 社 出 版 部
印刷所 四 社 出 版 部 印 刷 所
門市部 時 事 新 報 館
經售處 各 埠 各 大 書 局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時事新報 大陸報 申時電訊社 合組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上海四川路十一號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時事新報 大陸報 申時電訊社 合組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上海四川路十一號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7.52
443060

443060

